【校園愛情】那年夏天 煙花很美

作者: 照君

Powered by 紙言

1。錯過你

這條上學的路，季夏喬已經走了四年，今年是第五年。每天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左右，她都會如常經過家樓下的小公園走路回瑪嘉烈中學，今天也不例外。
瑪嘉烈中學是區內的名校，雖然比不上那些傳統名校，但也絕非容易考進的。校內有不少家境富裕的學生靠關係混進去，然而季夏喬不屬於這類別。
季夏喬是出了名的勤奮好學，在老師和父母眼中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季夏喬從不放過任何學習的機會，走在上學的路上，她依然專心地背誦課文。剛繞過小花圃，就在偶然抬頭一瞬間，她看到花圃上躺着一個人。她當下被嚇了一跳，止住腳步，這大清早的就躺着個人，該不會是死了吧？
季夏喬遲疑一下，好奇心驅使她走近，那是個與自己年紀相若的男生。九月中旬，早上的陽光陰暗得宜，剛好把那他的輪廓映照得清晰無遺。長長的睫毛，高挺的鼻子，還有小麥色的皮膚，看上去該是個陽光運動男。季夏喬沒想那麼多，只想搞清楚他是生是死，便伸手小心翼翼地拍一下那男生的手臂：「喂。」
手剛拍下去，那男生霍然跳坐起來，把季夏喬嚇得退後了幾步。他眨幾下眼睛，抓了抓凌亂的短髮，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也沒有在意是誰把他拍醒，緩緩地從褲袋中取出手機一看：「快八點了。」
那語氣鎮定冷靜，沒有一絲趕急的感覺。話剛出口，他便一個翻身跳下花圃，頭也不回地離開。而此刻季夏喬的反應是：他剛剛是在睡覺？在街頭睡覺？
早上七點五十分，季夏喬還站在家附近的花圃，這是她第一次耽擱上學的時間。

———————

十分鐘前，余偉麟已站在這轉角等着。依平日的時間，季夏喬應該早在這裏與他碰上，今日卻是怎麼等都沒見到她的人影。這該不會是早就走了吧！余偉麟看了看手機上顯示的時間。沒關係！還早，再等一下看看。
「喂！大喬。」
一個束長馬尾，鵝蛋形面的女生經過，把他的目光瞬間吸引過去。季夏喬聞聲看了過去，伸手接過余偉麟拋來的小袋子：「你為甚麼還在？今天晚了，還以為會碰不上。」
「我今天剛好也晚了出門。」
季夏喬點點頭，與他一同並肩走着，又打開小袋子看看。余偉麟道：「白饅頭賣完了，妳不愛吃肉，所以給妳買了個麥饅頭。」
不知從何時開始，余偉麟每次買早餐，都會多買個白饅頭給季夏喬，然後每天準時站在她家附近，等待她出現。這一切，好像是從初中已開始，余偉麟把這行為視為一種習慣。
「嗯！我沒所謂的，謝你囉！我待會兒回班房吃。」
余偉麟點點頭：「昨日的數學作業如何？」
「OK啦！」季夏喬是個用功的孩子，各科成績向來都是班上拔尖的，卻唯獨搞不定數學。不管她多用功，花多少時間，數學成績還是如舊徘徊在合格多一點的邊緣。這些年來家教也請過，補習班也上過，就是怎麼也無法走重圍，季夏喬是個名副其實的數學白痴。她與余偉麟從初一便認識，身為學霸的余偉麟，便常常陪她解題複習。從初一到現在，一解便是四年多。
「妳今天甚麼上數學課？」
「午飯之前。」
「下課後如果有問題就來找我，我隨時候命。」
「我不是你女朋友，不想聽你嘰嘰咕咕的。」
余偉麟瞟了她一眼：「昕語才沒有妳這麼笨，數學白痴！」
「笨你個頭臭魚鱗！」季夏喬反盯他一眼，揮拳便打在余偉麟的臂上。余偉麟來不及避開，被打得正痛着，卻聽見手機聆聲響起，他向季夏喬做個鬼臉便接了電話。
「快到了，我在學校門口。」
「嗯」
「好，我去幫妳買，待會兒見。」

聽他輕聲細語的，季夏喬便知道來電話的是方昕語：「怎麼了？女友查崗？」
「查妳個頭！我家昕語絕對是百分百相信我的，打來讓我買份早餐而已。」余偉麟把手機放回褲袋，便說：「不說了！我去食堂幫她買份三文治。」他轉身便衝衝跑進校門去。
季夏喬站校門外看着余偉麟的背影，她知道她的確是錯過了。那年中三暑假，她與余偉麟去了遍樂園。以前她不曾察覺，原來自己是如此享受與他在一起的時光，就算只是玩幼稚到不行的旋轉木馬，只要身邊的人是他，季夏喬就已經很滿足。她很想對他坦白，但她更清楚學校與父母都不同意求學時期戀愛，她不想別人對自己失望，所以只能把這份感情藏在心中。直到中四下學期，季夏喬終於下定決心要向余偉麟坦白一切，他卻先一步告訴她：「我戀愛了。」
因為怕令身邊人失望，季夏喬一直不敢向余偉麟坦白一切；因為怕失望，她把自己最真摯的感情吞沒了。
———————
班長陳星打開5A課室，慢慢走到第五排後列喬依的身旁，他伸手拍拍她：「喂！小喬，大喬呢？地中海叫她去教員室。」
季夏喬與喬依在中一時同班而認識，因為都是性格爽朗而份外投契，誇張點說就是一見如故。同學見她們常常走在一起，便以二人名字的巧合，取了大喬、小喬這兩個綽號。
喬依拿下手中潤唇膏，微微轉頭向後看，瞪了陳星一眼：「拍我這麼用力幹嘛？我唇膏塗歪了你負責？」
「幹嘛這麼兇？唇膏塗不塗妳都是這張醜臉。」
「我哪裏醜了？」喬依生氣是有道理的。她是出了名的校花，學校裏明着暗着追她的人多的是，能勉強與她相題並論，也的只有隔鄰5E的方昕語。
陳星向來是個耿直不屈的人，就是看不過喬依常把追她的男生當跟班般使喚，對喬依的印象向來不好。如今二人既然罵上了，當然就停不下來。你一句，她一句的，整個課室都充斥着二人的對罵聲。
「嘈夠了沒有！」桌子被踢而發出的巨響從課室最入的角落傳出。孫昊怒目滿臉，直瞪向喬依和陳星：「我要睡覺，吵架就滾到外面去！」這個霸王一出口，班上瞬時靜了下來，沒人敢哼半個字。
此時，季夏喬剛好推門進內，課室寧靜一片，只剩風扇轉動的聲音。她眨眨眼睛，不知所以地看着滿課室的人這是歡迎我的節奏嗎？
———————
趁着第一節課小休，季夏喬草草地吃過麥饅頭便去一樓教員室找地中海。張立海是5A的中史科老師，同時是學校訓導主任。因為頭髮所剩無幾，加上為人嚴肅古板，學生私底下都叫他地中海。季夏喬的中史成績向來優秀，在學校也守規聽話，地中海很看重她，這個學年挑了她當科代表。
地中底的教員室在一樓中梯右手第二間，與他同室的還有幾個教授文科的老師。他扶一扶金絲眼鏡：「前天的測驗我已改好，妳發還給同學，讓他們回去複習，分數不夠三分之二的通通要重做。」
「好的老師。」
「這次你們班表現不太理想，只有妳和陳星、孫昊三個人接近滿分，稍為高分的也只有幾個。題目明明很簡單，為甚麼答得丟三拉四？」
季夏喬公式化地回答：「也許是審題不夠小心，我回去會提醒他們。」
地中海繼續講個不停：「聽說妳跟喬依關係挺好，有空就勸勸她，叫她不要顧着亂搞男女關係，把學業給耽擱了」
他的話源源不絕，但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講過千萬次的內容。那一大堆教導剛湧入季夏喬左耳，又從右耳溜了出去。季夏喬心想：要是我說兩句就會聽勸，那就不是小喬娘娘了！
「打擾了張主任，我想找一下季同學。」辦公室門被緩緩打開，幾下叩門聲把季夏喬的靈魂喚了回來。
叩門的正是季夏喬的班主任兼中文科老師，趙媛。三十來歲的她是個深得學生喜愛的老師，她一向對學生規管不多，待人親切友善，總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在趙媛心中，季夏喬雖然是個數學白痴，卻是個乖巧好學的學生。
地中海向趙媛點一下頭，向季夏喬道：「沒事了，妳去趙老師那邊吧！」
季夏喬如得大赦，連忙捧着測驗本走出辦公室，卻因趙媛身旁的男生愣住了。那是一張既認識，又陌

生的面孔。

2。我叫謝我

謝我看着迎面的人，腦海浮現出今早那張清新宜人的臉。是她，那個人就是她。
班導趙媛示意季夏喬走近：「這是新轉來我們班的謝同學，今早因為有事所以遲了來學校報到。我待會兒還有課，幸好碰巧遇到妳，麻煩妳帶他去班房。」
她又看看謝我：「你先跟季同學上去，一會兒上中文課時，我會向班上同學介紹你。」謝我沒有作聲，只點一點頭。
季夏喬問：「老師，謝同學坐哪裏？」
「孫昊旁邊不是空着嗎？謝同學坐那個位置吧！」
孫昊旁邊？那個霸王肯讓他坐嗎？雖是如此想，季夏喬卻沒有說出口，只點點頭，便帶着謝我回班房。
從一樓中梯回班房的路不短，要上四層樓梯再向右走經過兩個課室才到。季夏喬一直走在前頭，二人沒說半句話。
「喂。」
季夏喬被叫停了腳步，她回過頭去，謝我指着她手中的測驗本抬了抬下巴。
「你要幫我拿？」
謝我帶着一張冷冰的面點點頭。
「不用了，反正不太重。」
謝我沒有理會她的話，一手搶過測驗本便走上樓梯。季夏喬怔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急急跟上謝我的腳步：「謝謝你！」謝我依舊一言不發。
「你認得我嗎？」剛剛在辦公室外見到謝我時，這個問題已經憋在季夏喬心中，她還是忍不住開口問了。
「哦。」
「所以你是認得我了？」
「哦。」
季夏喬按捺不住好奇心：「你為甚麼會露宿街頭？」
「沒帶鑰匙，家裏沒人。」
「喔！所以是無家可歸？」謝我被季夏喬問得煩，回頭瞄了她一眼。季夏喬傻氣一笑，向謝我伸出右手：「我叫季夏喬，四季的季，嚴夏的夏，沒有雙十在頭的喬。班裏人都叫我大喬，你叫甚麼？」
謝我沒有伸手回握她，只懶懶道：「謝我。」
季夏喬一時間反應不過來，吓了一聲。
謝我止住步伐微微回頭，一個一個字從口中吐出：「我-叫-謝-我。」
季夏喬恍然大悟：「喔！你叫謝我。這名字太過非主流，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妳太笨。」
從小到大，會用「笨」來形容季夏喬的只有余偉麟。於季夏喬而言，這個「笨」字有着一種特別的意思。那不是一種貶義，而是一段感情的證明。因為太熟悉，就算是說着貶低的話，也會帶着淡淡的幸福感。季夏喬呆了呆，因謝我口中的「笨」字怔住了。
「喂。」
謝我把季夏喬從思緒中拉了出來，她看着謝我，不禁自嘲一句：「是呀！我還真是挺笨的。」她的確笨，因為太笨才會錯過了一切。
從一開始，季夏喬給謝我的感覺都是開朗傻氣，如今她卻忽然自嘲起來，面上還有絲絲失落的神緒，這下倒是換謝我呆住了。一個喜歡傻笑的笨蛋不應該這樣。

回到班房時老師已開始上課。5A是純文科班，學校硬性編定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歷史為5A班選修科，正在授課的是中國文學科老師王國新。季夏喬向他報告過便帶着謝我走到孫昊旁邊的位置。此時的孫昊正跨桌伏睡着，絲毫沒察覺二人步近。孫昊是校長的獨子，在學校習慣了橫行無忌，隨心所欲

，班上同學早已習慣。上課睡覺、玩手機都是他的一貫作風，為了這事，地中海已不只一次當眾責罵他，但無奈的是，儘管他不聽課、不交作業，還是能考到好成績。加上他的特殊身分，久而久之老師們也由着他。季夏喬輕叩桌面道：「孫昊醒一醒，你的同桌來了。」
孫昊勉強睜開眼睛懶懶地抬起頭，聲音沙啞得像是開了幾天通宵不曾休息：「怎麼了？大喬妳暗戀我，要派人坐我旁邊監視我？」
孫昊一向狗口長不出象牙，調戲季夏喬是他的日常，季夏喬早已免疫。她不以為意一笑：「是呀！你快點滾開吧！」
孫昊笑了笑，瞧了一眼她身後的謝我便揚聲道：「老師！大喬暗戀我，還派人貼身監視。我很害怕，想申請政治庇護。」
班上同學的目光都投到他們那一角去，男生們更帶笑起哄。王國新向來隨意，放下了講義裝出一副認真的樣子說：「申請理據不足，個案未獲接納，已被駁回。」
同學的笑聲頓時此起彼落，孫昊也乾笑一下：「唷！老師很沒良心啊！」說着，便坐直身子，讓出了近通道的位置。季夏喬懶得理他，朝謝我點點頭便拿回測驗本回座位。
5A班女多男少，男女比例是一比二。季夏喬是高個子女生，總是坐在後排男生堆中。她的位置在第四排最後列，同桌是楊凱明。他的身分出生是個謎，小學、初中時轉校的次數比小賈斯汀和賽琳娜分手還多。除了身邊好兄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頭。他往孫昊那邊瞧了瞧：「新同學非法入侵昊哥的領土，不知死字怎麼寫是吧！」
坐在季夏喬前面的江林回過頭來，他向來嘴多：「喂！大喬，那新來的甚麼人？」
「不知道，想知道自己去問。」
江林的目光掃過她桌上的測驗本：「看來地中海很空閑，前天才測驗，今天就改好了。」
季夏喬翻開王國新講課的內容，順道駁了他一句：「再空閑也比不上你，上課有空談天，下課有空打籃球。」
楊凱明恥笑江林一聲表示同意：「還是我們昊嫂厲害！今早小喬和陳星吵醒昊哥，差點就被罵死。你看！換了是嫂子，昊哥不只沒哼半句，還順道打情罵俏。」
孫昊在中一那年追過季夏喬的事沒多少個人知道，只有孫昊和季夏喬身邊的幾個人知情。那時，孫昊是死纏爛打，送這個、送那個，季夏喬仍是無動於衷，再三拒絕。中五分科後剛好同班，季夏喬本來很擔心他會借機報復，卻沒想到孫昊是明擺着對季夏喬好，對她更是有着超高的容忍度。
季夏喬知道沒感覺就是沒感覺，加上求學時期她是絕對不能談戀愛，她更不能為了忘記余偉麟而逼自己接受孫昊。這樣對自己不是件好事，也對孫昊不公平。她不是沒有跟他說清楚，而是孫昊每次都用同一句話回她：「誰說我還喜歡妳？我才沒這麼長情。」
季夏喬踢一下楊凱明的椅子，細聲罵道：「別瞎扯亂叫，誰是你嫂子？我要聽課，別煩我。」
「嫂子別生氣，小的遵命。」
季夏喬瞄了他們一眼，沒氣地翻了個白眼。
———————
鐘聲響起，王國新剛說下課班房裏的人就走了一半。季夏喬抄記下作業內容便分發着中史測驗本。喬依從洗手間回來後，纏着季夏喬問個不停：「新來的帥男妳認識嗎？」
季夏喬在班房裏走來走去，按人名把本子逐一發在學生桌上。她往課室右上角落一瞧，謝我正戴着耳機，翻着文學雜誌，而同桌孫昊早已在下課鐘響那刻消失得無影無蹤。季夏喬說：「只知道叫謝我，其他的一無所知。」
「謝我？人長得帥也就算了，連名字也這麼有深度，真是不得了。」
季夏喬看她一副花痴的模樣，便道：「怎麼了？被男生追多了，想試試倒追？」
「我喬依是個有原則的人，只允許自己被追，我的字典裏沒有倒追這兩個字。」
季夏喬把喬依的測驗本扔過去，道：「有時間就多花在學習上吧！想甚麼亂七八糟的東西？看妳自己這次測驗考了多少分？」
喬依敏捷地伸手一接，並把本子打開一看，25分的考題她才得6分。喬依沒有絲毫意外感，合上本子說：「我又不是喜歡唐太宗，為甚麼要知道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年代的事，唐太宗是他祖宗，妳醒醒好嗎？」

喬依把本子隨手扔在面前的桌上，口中吐了兩個字：「隨便。」
「別說我不提醒妳，地中海已經不只一次『關心』你了，小心以後日子不好過。」
喬依不懷好意一笑，把臉靠近季夏喬：「地中海這麼關心我？下次記得告訴他，小心別愛上我喲！」
季夏喬輕輕一推她的額頭：「離我遠點！沒見過妳這樣不要臉的人。」喬依捂一下額頭，伸手把季夏喬的面推回去便轉身逃跑。
喬依的座位與季夏喬距離不遠，中間相隔着一條通道。趁季夏喬不為意，喬依悄悄翻開她的測驗本，只見24分三隻紅字出現在眼前。這個女人也太狂了吧！喬依忍不住又吐了一句：「地中海是在暗戀她吧！」

3。說好的陽光運動男呢？

趙媛在上課前來了段新生自我介紹，謝我在全班的注視下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筆寫下「謝我」兩個大字。
「我叫謝我。」沒了？說完了？
四個字的自我介紹簡潔而精，班上的同學卻聽得目定口呆。這人也太有性格了吧！
站在一旁的趙媛也呆了一下，說：「要不謝同學再多講幾句吧！好讓同學多了解你。」
謝我抿一抿嘴，開口道：「我叫謝我，謝謝的謝，你我的我。黑板上已寫了，沒有其他補充，謝謝。」
楊凱明差點就笑了出來：「這個小子挺有意思的，他剛剛到底講了多少個『謝』字？」
移到楊凱明前面坐的江林回過頭來：「好像五次？還是四次？」
坐在江林旁邊的本是班長陳星，但因為江林和楊凱明話太多，陳星終於受不住，向趙媛申請調到第一排近窗那邊去。陳星走後，江林乾脆獨佔兩個位置，想坐那邊就坐那邊，跟楊凱明聊起來更是肆無忌憚。剛開始時季夏喬很是反感，但忍着忍着便習慣了。這並非任何人都能忍受的，趙媛沒讓謝我坐這裏也是情有可原的。
此時，孫昊的聲音在班房角落響起：「我的新同桌好冷淡啊！老師，這樣叫我們怎麼相處？」
「是呀！」
「對呀！」
「昊哥沒錯！」
班上男生的聲音隨即此起彼落，附和孫昊的話。趙媛正要示意他們安靜，謝我卻繼續冷着面，淡淡然地說了一句震撼眾人的話：「不是人人都像你話多。」
孫昊霍然站了起來，「啪」的一聲打在桌上，他凌厲眼神直逼謝我，謝我卻沒看他一眼。
趙媛不慌不亂地帶笑道：「同學之間開玩笑而已，別太認真。」
「我不是開玩笑，他騷擾女同學，讓我覺得很反感。」謝我的話猶如是火上加油，全班連同趙媛在內都呆住了，不懂反應。
「你甚麼意思！你覺得我很想跟你做同桌嗎？」
趙媛趕緊上前調停，孫昊卻不肯作罷，一腳踢向謝我的桌子，一手指着他：「不能算！他不跟我賠禮道歉，這件事就沒完沒了。」趙媛向來與學生關係好，孫昊總會給趙媛面子，但這次，他是真被謝我氣炸了。孫昊發怒的樣子趙媛不是沒見過，然而這次是份外的凶狠，她也被嚇到了。
江林伸伸舌頭，拉一下季夏喬的衣袖：「大喬，趙媛也沒辦法，只剩妳了。」
楊凱明也認真地點頭道：「是呀！就看妳了嫂子。」
「靠我？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我們每次提起妳，昊哥都會不自覺地傻笑，還騷得要命呢！」江林模仿着孫昊的羞澀笑容，卻只讓季夏喬覺得嘔心，抬手便往他臉上拍下去。
趙媛按一按孫昊的肩，說：「先別激動。你不想坐這裏不要緊，老師幫你換位置。」
孫昊二話不說，道：「不是幫我換，是讓他滾，讓他走。」
謝我卻看了他一眼，依舊淡然地反擊着：「理虧的人是你，走的人也該是你。」
「你找死呀！」孫昊直衝向黑板前的謝我，只見謝我一動不動，不怕死地看着孫昊。就在孫昊的拳頭高舉那刻，整個班房都噤聲靜默，誰也不敢猜想那拳頭打下去的後果。
「老師，我想跟孫昊同學當同桌。」
孫昊的拳頭停了下來，與眾人一同回頭看着站起來的季夏喬。季夏喬硬着頭皮看着趙媛，道：「我數學不好，孫昊同學搬過來可以教我數學，謝我同學也不用換位置，可以嗎？」
趙媛當然覺得沒問題，但決定權卻不在她手中。
「可以，絕對可以。」孫昊的拳頭徐徐放下，一抹笑容悄悄出現在他面上。
楊凱明和江林看着孫昊面上騷得要死的笑容，心中不禁讚嘆一句：厲害了我的嫂子！
楊凱明像陣風一樣，不用幾分鐘就打包好東西搬到前面去。孫昊更是霸氣，甚麼都沒有收拾，直接把

原本的桌子和椅子移過去。不到五分鐘，整個班房回復平日的上課氣氛，彷彿剛剛不曾發生過任何事。
「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
季夏喬皺眉看着旁邊的孫昊，對他說的話一頭霧水。
「我是說，妳是從甚麼時候喜歡上我的。」
我X！季夏喬差點就要爆髒話：「孫先生，請問你是從哪裏看出我喜歡你了？」
「你說要跟我當同桌其實是怕我打那個小子，是在關心我。我知道，女孩子嘛，就是愛裝矜持。不用怕，我不砸穿妳。」
聽了這段「夢話」季夏喬開始後悔了。她剛剛就應該任由孫昊一拳打下去，反正一拳而已，謝我死不去的。她瞄一下旁邊的人，認真地說：「孫昊，我覺得你有病，有神精病。」
———————
數學科老師是經驗老到的郭陽，孫昊是他最喜歡的學生，他總是讓孫昊到講台給同學解題，這天也不例外。孫昊很快便把一道12分的題解了。郭陽看看黑板上的算式：「不錯！解得挺詳細，只不過還能再精簡一點，你先回座位。」
孫昊的面色頓時沉了一下，郭陽向班上人問：「有人知道更簡短的方法嗎？」
孫昊的數學成績向來是班上最好的，就算是班上的學霸陳星也總在數學這一項輸給他。連他都寫不出的算式又有誰能寫到？
「我知道。」
郭陽和班上人的目光一併投在謝我身上，郭陽有點驚訝，問：「新同學你知道？」
謝我點點頭，從容不迫地走到講台。他拿起粉筆，不用兩分鐘就把更簡短的式算完整寫出。郭陽笑着點頭，說：「很好！簡而精，不讀理科浪費了。」
「我不喜歡理科。」謝我斬釘截鐵地說完，便隨手丟下粉筆走回座位。
這一連串動作落在班上女生眼中，簡直就是帥透了。季夏喬看到板着面的孫昊後，卻得出一個不同的見解，恐怕謝我以後在課裏的日子是「衰透」了。
———————
喬依和季夏喬向來都會一起吃午飯，今日卻因為佳人有約，季夏喬被放了鴿子。她也懶得出去，做了幾道數學題便拿着錢包往食堂去。經過中梯對出的走廊，謝我正戴着耳機靠在石壆上。他在陽光底下閉着眼，享受着音樂，四周的一切彷彿都與他牽不上關係。
「喂。」
謝我轉過頭來看看季夏喬：「幹嘛？」
「中午吃了沒？」
謝我還塞着耳機，根本聽不見季夏喬的話。他拿掉耳機說：「說甚麼？聽不見。」
「我問你中午吃了沒。」
謝我搖搖頭。
「為甚麼不吃？」
「不餓。」
「我現在要去食堂，要不要一起去？」
謝我遲疑了一下，沒有回答。季夏喬翻了個白眼，道：「要去就現在跟我去，再晚點甚麼都賣完了，你到時候吃自己。」
謝我又想了想才點頭答應，卻抬腿往班房方向走。季夏喬下意識拉住他的手腕：「都說晚點就要吃自己，你還要去哪裏？」
「拿錢包。還有，手。」
季夏喬才意識到自己還抓住他的手，便不好意思地鬆了手。謝我看也沒看她便轉身往班房走去。季夏喬回想起對他的初印象，不禁搖頭嘆息。說好的陽光運動男呢？

4。九成九追不到

食堂賣剩的菜款式不多，季夏喬只點個酸辣菜和炒絲瓜。看到近門口有空位，季夏喬便示意謝我過去。他卻搖搖頭，繞了個圈，最後在角落找了個位置。季夏喬坐在他對面，問：「剛剛明明有位置，幹嘛還要繞個圈找？」
謝我沒有抬頭，一邊夾着排骨一邊說：「人多，很吵。」
季夏喬頓了頓，用筷子輕敲謝我的飯碗：「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不看着別人講話很沒有禮貌？」
謝我微微抬頭：「有沒有人跟妳說過，用筷子敲別人飯碗很沒有禮貌？」
季夏喬被他問得啞口無言，抿一抿嘴便開始低頭吃飯。二人雖是面對面而坐，卻是半句話都沒再說過。季夏喬受不了這樣的氣氛，便說：「有些話想跟你說好久了，你不用回答我，邊吃邊聽就行。」
「甚麼叫好久？才認識幾天，能有多久？」
季夏喬再次被他的話堵住嘴，她嘖了一聲，道：「別叉開話題，好好聽我說完。」
謝我依舊沒看她，繼續低頭吃飯。
「我不知道你為何總要與孫昊對着幹，但我要想提醒你，孫昊不好惹。他爸爸是校長，家裏只有他一個兒子，你惹不起。」
「妳不也是總與他對着幹？」
「我和你當然不一樣！」季夏喬衝口而出，話剛出口已經後悔了。
謝我停下手的動作往對面一看：「哪裏不一樣？」
季夏喬咳了一下亂編理由：「他對女生比較好，比較有耐性。」
謝我靜靜看着季夏喬，把手中的勺子和筷子往餐盤一扔，說：「我不是要與他對着幹，我只是隨心所欲。這是我的本性，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我。」
「還有」他拿着餐盤站起來，稍稍把臉向季夏喬靠近：「他不是對女生比較好，是只對妳一個人好。」
季夏喬當下怔住了，謝我怎麼會知道？
「別以為我看不出來，孫昊喜歡妳。」謝我說完便轉身走遠，留下懊惱不已的季夏喬在原位。
他才來了幾天，怎麼就看出孫昊喜歡我？季夏喬的腦袋開始痛了起來，愛情這兩個字真煩人。
———————
自從成為同桌後，孫昊承包了季夏喬的數學教學，下課放學總用做題纏着季夏喬。雖然孫昊總是孩子氣，做起數學題來卻是份外認真，有時候季夏喬會疑惑，他當初為啥不乾脆選理科？
「最近妳都沒來找我解題，放棄人生了嗎？」
季夏喬吃着饅頭，道：「班上有同學教我，還可以。」
「班上同學？哪個？」
「你不認識的。」
其實，季夏喬寧願被孫昊借故纏着，也不想再麻煩余偉麟。她知道，要忘掉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與他保持距離，不見就不會念。
余偉麟遞上一盒豆漿給季夏喬：「妳最喜歡的無糖豆漿。」
季夏喬接過豆漿，盒裏冰冷的水珠沾上五指尖，冰涼的感覺正源源傳出。
「快點喝，今日天氣熱，正好解暑。」
季夏喬掂量一下，道：「最近嗓子不舒服，不想喝冷的，等放暖再喝。」
二人快走到第四樓層，樓梯上全是趕着回班房的同學，只有他們兩個是悠閒的聊着走着。余偉麟問：「妳中午有約嗎？」
「我跟小喬約了去外面吃。」
「那正好，我也來，許久沒見她了。」
季夏喬遲疑一下：「不用陪女友嗎？」
余偉麟抽了抽肩：「她約了同學。」
季夏喬瞟他一眼：「怪不得，原來我是後備。」

「甚麼後備？我們是好兄弟，計較甚麼？」他伸手拍一下季夏喬的頭便轉身往班房方向走：「中午見。」
「喂！我還沒答應呢！」
季夏喬摸一下剛被余偉麟拍過的頭。對！他只當自己是兄弟，又有甚麼好亂想呢？
———————
喬依背着書包經過季夏喬的位置，目光被她桌上的飲品吸引住：「喝無糖豆漿，健康小先鋒。」
季夏喬正溫習英文單詞表，她聞聲便抬頭看過去，喬依正拿着余偉麟送給她的豆漿，喬依看看她，道：「妳不是那個來了不能喝嗎？我大方點幫妳喝了。」
季夏喬一手搶回豆漿：「不！放暖了就行，妳要喝自己買。」
「這麼寶貝，魚鱗送的？」喬依坐在桌面上，上半身微微壓向季夏喬，有種大人看小孩的感覺。
「起來，別坐我桌子！」季夏喬伸手把她推走。
喬依一面遺憾地搖搖頭：「除了成績好以外，我真的看不出那余偉麟還有甚麼優點。妳又不是沒人追，怎麼就這樣死心眼？」
「甚麼死心眼？誰死心眼了？」孫昊和江林他們不知從甚麼時候進來了，孫昊抱着籃球靠着季夏喬問。
季夏喬移開椅子：「你剛打完球別靠過來，很臭。」
「我哪裏臭了？這叫男人味。」孫昊話一出，江林和楊凱明也忍不住嘲笑一下。
喬依看見孫昊他們回來了也不想多留，拍了拍季夏喬的肩，一面遺憾：「一對三，辛苦妳了。」
孫昊留意到季夏喬桌上的豆漿，一手拿了過來，正要說些甚麼，季夏喬已快一步伸手搶回去。孫昊呆了呆：「不就一盒豆漿，有必要這樣緊張嗎？」
「妳爸媽有沒有教過你，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亂碰？」
孫昊笑了笑，右手托臉看季夏喬：「他們只教過我，遇到想要的東西，就要出盡力搶回來。甚麼都是，人也是。」孫昊刻意放慢語調，把最後三個字說出來。季夏喬知道他在說甚麼，卻也懶得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便繼續溫習英文單詞。
前面的江林看到便悄悄說：「你說，昊哥要到甚麼時候才能把大喬追到手？」
楊凱明掩着嘴細聲道：「看情況挺難的，五十五十吧！」
「我看有八成，八成追不到。」
———————
余偉麟早已在學校門口等待季夏喬。他揮揮手，示意季夏喬看這邊：「怎麼這麼遲？」
「剛剛被張立海叫去辦公室。」
余偉麟看看四周，問：「小喬呢？」
小休時，季夏喬跟喬依提起過中午飯的事，喬依聽見余偉麟也去便說：「他也去？我當然不去，自找虐嗎？」
「瞎說甚麼？」
喬依少有地埋怨道：「每次跟你們吃飯，我都覺得眼睛快瞎了，根本就是在虐待自己，我才不要去。」
季夏喬只覺得她的話莫名其妙：「人家有女朋友的，妳別亂講。」
喬依搖着頭耍手道：「反正我是死都不會去的，妳自己去吧！」
這些話又怎能跟余偉麟說？季夏喬隨便找了個原因便搪塞過去。二人去了學校附近的麵店用餐，卻因為正值午飯時候，店內人多得很，必須與別人併座。老闆娘不知是故意還是甚麼，正好挑了孫昊那一枱讓他們坐。江林正喝着冰可樂，看到季夏喬和余偉麟時差點就噴了出來。
看見孫昊對余偉麟充滿殺機的眼神，季夏喬只覺得人生好苦。楊凱明看到這樣的尷尬場面，即時放下筷子，帶笑向季夏喬道：「真巧，大喬也來了，快坐。」
余偉麟剛好與孫昊面對而坐，楊凱明的目光轉向他：「這位是」
余偉麟向來朋友多，很擅長交際。他大方地點點頭，道：「我是5E的余偉麟，大家都叫我魚鱗，很高興認識你們。」
江林恍然大悟：「哦！你就是那個學霸。」

余偉麟禮貌地笑一笑，楊凱明喝了一口奶茶，道：「聽說方昕語是你女友。班花也被你追到，厲害啊！」
「哪裏！哪裏！」余偉麟在外人面前總是這般翩翩有禮，但落在孫昊眼中卻是惺惺作態。
下單時，季夏喬點了辣菜脯、冬菇、紫菜和麵，卻被余偉麟叫住：「噪子不舒服別吃辣菜脯，傷喉嚨，換別的。」季夏喬遲疑一下，只好點點頭，挑了鮮腐竹。
季夏喬的麵先來，余偉麟把筷子擦乾淨才遞上去。季夏喬看也不用看，習慣性地伸手接過。坐在對面的孫昊看得心中不爽，拿着筷子在碗中打轉，胸口就像壓住鼓氣。
「你們班是不是來了個新同學？」
「你說謝我？是呀！」
「人怎麼樣？」
「性格怪怪的，不怎麼樣，不過數學的確是特別好。」
「特別好？怪不得最近都不來找我解題，貪新忘舊。」
余偉麟的話使季夏喬停了手，悄悄抬眼看孫昊，卻發現孫昊的目光一直死死地掛在自己臉上。她連忙低下頭，繼續吃麵。
「不是他，是我同桌。」
「我記得妳說過，妳同桌叫好像是叫楊凱明。」
楊凱明當下呆了呆，怎麼把我也說進去了？孫昊瞟了他一眼，忍不住插話：「那是以前的事。她現在的同桌叫孫昊，也就是本少爺。」
他一副宣示主權的樣子，使余偉麟有點尷尬。他虛笑說：「啊謝謝你照顧大喬。」
孫昊撥一下頭髮，道：「不用你謝，你又不是她的誰！」
余偉麟的點餐正好來了，緩過眼前尷尬的場面。孫昊的眼睛繼續朝季夏喬看去，她只想盡快把東西吃完，離開這裏。卻又太急，一下夾不穩冬菇，滑到桌上去了。孫昊反應最快，道：「不要撿了，吃我的。」
余偉麟見孫昊滿碗都是肉，下意識說：「不用了，她不吃肉。」說完，便在自己碗中舀了一塊白蘿蔔給季夏喬。孫昊雖然不甘心，卻哼不出半句話來，因為這一局他的確輸得徹底。
親眼目睹孫昊全軍覆沒的過程，江林和楊凱明都暗自擦了把汗。
「我看不只八成，是九成九。九成九追不到。」
楊凱明小心翼翼地轉過臉，向江林投以一個認同的眼神。

5。玩弄愛情的人不會有好下場

歷史科是5A班最不喜愛的課，問題出在任教老師陳綺身上。陳綺是個年過五十的女教師，教學方式沉默老套，上她課的學生沒幾個能忍住不睡，就連陳星也曾不小心睡着。
下課後的班房沉靜一片，原因是個個都還未睡醒。體育科代表劉展宣不怕死地走上講台，宣布下個月班際4×100接力賽的事。
「這次學校規定，每班代表中至少要有一個女生。來！快展示你們的熱情，踴躍報名吧！」
「」班上保持着鴉鳥無聲，沒人想理他，繼續抱頭伏在桌上睡覺。
「喂！給點熱情好嗎？這次的獎品很豐富呢！」
孫昊被他吵得心煩，便拿起水瓶用力擲過去。劉展宣剛好避得過，拍拍心口鬆了口氣。江林抬頭衝他喝罵：「誰稀罕那些獎品？你這麼喜歡，自己去跑完400米就好了，吵甚麼吵？」
「大哥，你知道4×100米接力是甚麼意思嗎？現在還規定必須有個女的，我要去分身還是變性呀？」
這堆話劉展宣的確很想說出口，但他不敢，他怕那會成為最後遺言。只用力嚥了下口水，把卡在喉嚨的話生生吞下去。
謝我剛在外頭回來，沒聽見劉展宣的話。經過講台時，劉展宣一個箭步上前把他攔住：「謝同學。作為新人，我認為有必要給你個機會展示對班級的愛和熱情。現在機會來了」
「說重點。」謝我一下打叉他的話。
看到謝我有反應，劉展宣覺得此事也許能成。他眨一下眼睛，特別認真道：「你要不要參加班際接力賽？」
謝我問：「能累積獎牌榜嗎？」
劉展宣想了想，猜到他是在說運動會的個人獎牌
「能，當然能。去年昊哥就是靠接力賽贏下第四枚金牌，拿了全場總冠軍，5B的嚴一龍就是輸在接力賽就一項。咦！謝同學，你對全場總冠軍有興趣？」
「哦。」謝我拿着水樽走回位置，劉展宣不太明白他的精簡回答，一路追上去問：「那個所以你要參加接力賽嗎？」
「哦。」
這次劉展宣是一秒就明，終於破蛋了！他差點就鼓起掌來：「很好！有你的加入，我們班一定能越戰越勇、勠力同心。」
「讀錯字。」
劉展宣皺了皺眉，不明他說甚麼。
「是勠luk6力同心，不是繆miu6力同心，你讀錯字。」謝我淡淡然說過後便坐下，繼續聽着音樂。
劉展宣只覺得剛剛就像做了場夢，一場被周公打嗆的夢，卻又很真實。不管了！反正能破零，就當是一點小犧牲吧！
孫昊剛被吵醒後一直睡不回去，趴在桌上把劉展宣和謝我的話聽了進去，便把劉展宣喚了過去。劉展宣剛剛差點被水樽擲了，如今回想一下還是心有餘悸，便小心翼翼走到孫昊旁邊。
孫昊翹着腳，半趴在桌上。他示意劉展宣蹲下身，問：「那小子還參加了甚麼？」
班上人要參加項目都必須向體育課代表報名，劉展宣仔細回想一下，道：「好像是跳高、100米，還有跨欄。」學校規定，每個學生最多只能參賽三項。話雖如此，大多數人卻連報個推鉛球隨便推一下都懶，報三項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像謝我和孫昊這樣報三項的，劉展宣是記得份外清楚。
100米短跑向來是孫昊的強項，他是學校裏出了名的短跑王子，去年還破了學校的100米最佳記錄。
謝我來勢洶洶，還問了獎牌榜的事，難道是衝着自己的寶座而來？謝我朝謝我的方向冷笑一下，回頭向劉展宣道：「接力賽算我一份。還有，不是差個女生嗎？她去。」
謝我的手向左邊一指，正在準備待會兒英文課的季夏喬根本沒留意他們的對話，只忽然覺得有種不祥的感覺。她向右一看，劉展宣正與指着自己的謝我看過來。季夏喬皺起着眉：「幹嘛？」
「大喬姐，歡迎妳加入4×100接力隊。」劉展宣正要與她握手表示歡迎，孫昊一個轉睛，把他的手

用力打退。
季夏喬激動得拋下筆：「誰說我要參加？劉展宣你不知道嗎？我除了是個數學白痴，還是個運動智障，跑甚麼接力賽？」
劉展宣走到季夏喬身旁：「不！大喬姐妳想想。有我和昊哥，妳參加就是躺着贏，這樣撿便宜的事怎麼能錯過？」
季夏喬懶得理他，道：「我不愛貪小便宜，你讓別人撿吧！」
孫昊倒是順便在搞事情：「哎喲！大喬不參加，那我也不要參加了。劉展宣你自己看着辦吧！」
劉展宣即時一副哭喪的模樣看着季夏喬：「我求妳了大喬姐！我要是交不出人選名單一定被朱敬天罰。」朱敬天是男生們的體育老師，最喜歡罰學生繞着學校跑圈。劉展宣要是交不到名單，肯定逃不過懲罰，他的腳肯定要報廢。
季夏喬心想：大喬，妳要堅持！堅定！不能被輕易動搖！最後果然一切都是廢話，她還是屈服了。孫昊偷偷笑了一聲，趴在桌上繼續睡覺。這女孩太善良了！
———————
喬依是住宿生。放學後，季夏喬都會順道陪她回宿舍再回家。喬依邊走邊按着手機傳訊息，差點就撞上了迎面的同學。幸好季夏喬把她拉住，那一撞才能倖免。
「妳走路別看手機好嗎？」
喬依抿一抿嘴：「剛剛有訊息，我要回呀！」
見她站穩了腳，季夏喬便鬆開她的手，卻發現喬依手腕戴了條手鏈。季夏喬拉起她的手一看：「挺漂亮的，哪兒買的？」
喬依看一看手腕上的鏈子，笑得正開心：「當然漂亮，是Pandora的手鏈，這一條要一千八。」
「一千八？」季夏喬向來不熟識首飾品牌，卻也聽過Pandora這個牌子，知道這個品牌賣的東西不算便宜。一千八不算很多，但對一個沒有收入的高中生而言，實在是太奢侈了。
「嚴一龍送的？」嚴一龍與喬依是在升中五的暑假開始的。嚴一龍是運動健將，也是學校的風頭躉，鋒芒不比孫昊少，喜歡他的女生也為數不少。喬依不像季夏喬，她喜歡高調，喜歡引人注目，很享受被風頭躉追的虛榮感。差不多整個學校都知道，他們倆在交往。相反季夏喬，她恨不得把江林他們的記憶刪去，不想讓他們知道孫昊喜歡自己。
「當然不是他送的，他哪來這麼多錢？是中六師兄送的。」
季夏喬想了一想：「妳不要告訴我是那個二世祖何毅。你不是說過，他仗着自己家裏有錢，很囂張很討厭嗎？」
喬依眨眨眼睛：「有嗎？我有說過嗎？我忘了。」
「OK就當妳真的沒說過，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季夏喬把她拉到一邊去，停下來面對面繼續說：「重點是，妳已經有男朋友了。何毅送妳禮物，擺明就是要追妳，妳幹嘛還收？」
喬依嘆口氣，覺得季夏喬太小題大做：「不就一條手鏈，我收了又不代表甚麼。更何況，我也沒想過要跟嚴一龍一輩子，我總要為自己留條後路吧！」
季夏喬有點生氣：「甚麼？小喬，我看得出嚴一龍很喜歡妳，要不當初就不會追妳那麼久都不放棄。我告訴妳，玩弄愛情的人，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妳要不是真的喜歡，就不要耽誤人家。」
喬依敷衍地點着頭：「好！我聽妳的。我不玩，我跟他來認真的，明天就跟他去註冊。」
「喬依！」
喬依被她的喝叫聲弄得耳痛，伸手揉揉耳朵道：「好了！好了！我明天就把手鏈還回去，行了吧？」
「這是妳說的，別反悔！」
喬依認真地點點頭，至於內心是否也一樣？天曉得？

6。妳不是不愛吃肉嗎？

電飯煲頂飄出絲絲白煙，陣陣飯香從廚房傳出。謝我舀了兩碗白飯，把煮好的餸菜一並放在飯廳枱上。此時，大門傳來鑰匙聲，走進來的是謝景笙。謝我朝那個人叫了聲「爸」。
二人拿起飯碗對坐著，謝景笙邊吃邊問：「在新學校還好嗎？」
「還好。」謝我很少夾菜，只不停地把白飯送進口中，不消一會兒飯碗全空了。
「我去添飯，你要嗎？」謝我放下筷子問謝景笙。
謝景笙搖搖頭，走到茶几倒了一杯水。見謝我盛好飯回到椅子上，便把水遞給他：「下次不要再煮辣的，你不能吃辣。」
謝我接過水杯喝了一口，把口中的辣味沖淡：「你不是喜歡吃嗎？難得你有空回來吃飯，一頓半頓沒關係。」
謝景笙淺淺一笑，道：「明天樂團有事，應該要很晚才回家。別像上次那樣忘了帶鑰匙，無家可歸。」謝我只點點頭，沒有說話。
謝景笙是名指揮家，於國際上頗有名氣。今年九月初完成了舊樂團的巡回公演後，便回來香港自組新樂團，成為團長兼樂團指揮。因為舊樂團巡演日子的重疊，謝我錯過了正式開學日，第一天上學前的週末才剛從台灣回到香港。卻沒料到，自己會在上學前一晚落了鑰匙在家，無家可歸，遲來再遲到。
謝景笙又問：「你趙叔叔的樂團星期天有公演，要來嗎？」
謝我想了想，問：「什麼曲目？」
「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你最喜歡的。」
謝我果然想也沒想便答應了，謝景笙也為自己倒了快杯水，說：「最近有沒有寫文章？」
「新開學比較忙，沒有時間。」謝我邊收拾碗筷邊回答。
謝景笙幫忙把碗碟疊起來，說：「學習歸學習，別忘了自己想要什麼。夢想是要靠自己努力去追的。」人人都覺得，謝我成績好、數學棒，不讀理是浪費了，但謝景笙沒有這樣想。當初知道兒子想當作家，想也沒想便鼓勵他選文科。謝景笙覺得，是文是理也好，兒子喜歡就行。
謝我點點頭道：「知道了。」
「你去休息，我來洗碗。」
謝我覺得自己不幸，因為他七歲就沒了母親，卻又覺得自己幸福，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父親。有時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自己是幸是悲。

星期天是四妹季冬恩的籃球比賽日，季夏喬和二妹季秋怡準時到了體育館支持。剛到步，季秋怡便接到三妹季春曉的電話。
季秋怡掛了電話便無奈地說：「阿三說在同學家，報告還未做完，不來了。」
季夏喬翻了個白眼：「才升上中一沒幾個月，哪來的報告？還有，她什麼時候這麼用功了？打死我也不相信她。肯定是到哪兒去玩，捨不得走了。」
此時，四妹季冬恩與隊員從更衣室步出來，準備開始熱身，季夏喬與季秋怡走了上去。季秋怡走在前頭，道：「阿三有事，來不了。」
季冬恩沒有什麼大反應，繼續轉腰松著筋骨：「隨便，回去跟她算帳。」
季夏喬笑了笑，拍一下四妹的肩：「今天狀態如何？」
季冬恩輕輕點頭：「很好。」
季氏四姐妹雖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性格卻是差天共地。老大季夏喬耿直不屈，老二季秋怡溫文乖巧，老三季春曉調皮滑頭，小妹季冬恩冷傲寡言。老三和小妹雖是孿生姐妹，樣子卻僅有半分相似，最不公平的是老三長得漂亮，小妹只是平平無奇。
球場上的季冬恩揮灑自如，每一下運球、投傳都充滿自信，一舉手、一投足成為全場的焦點。季夏喬知道，她這個四妹是注定要在球場上發熱發光。

季冬恩代表的學校以104比83勝出賽事，她更攻下全場最高40分，射入7次三分球，風頭一時無兩。

季冬恩與隊友去吃飯慶功，季秋怡則在接到電話後溜走了。
季夏喬拉住她問：「又是于朗？」
季秋怡尷尬一笑，點頭道：「他過來接我吃飯。」於朗是與季秋怡念同一學校的男友，季秋怡很喜歡他。一向規行矩步的乖乖女，曾試過為了替他慶祝生日而偷偷翹課。季秋怡念的中學向來校風嚴格，那次翹課被老師發現後，她整整被罰了半個月校園服務，爸媽差點就打死她。由於正值求學時期，學校和家長大多都不會同意戀愛，所以季秋怡和於朗的事一直都是秘密，只有季夏喬知曉。季秋怡偏偏就像被下了降頭，喜歡於朗到不得了。
季夏喬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只說：「今年中三了，學習要緊，自己看著辦吧！」季秋怡乖巧地點點頭，向她說了再見便走。
晚上天氣漸涼，季夏喬拉上外套的拉鍊才走出體育館。此時，體育館旁的文化中心剛有演出散場，季夏喬與人流正好碰上。她正要轉身改走另一條路，卻瞧見一張挺熟識的面孔。
謝我穿了一套貼身藏藍色西裝，西裝外套沒有扣上，裡頭是一件白色襯衫。他沒有戴領帶，把最上三顆鈕扣打開著，露出一小片胸口，還穿了一雙卡其色的皮鞋。遠遠一看，給人一種氣質不凡的感覺。
二人的目光不約而同地對上，季夏喬呆了呆，不太相信所見之人是謝我。她上前去：「我沒認錯人吧！你是謝我？」
謝我看看她，依舊冷淡地說：「不然呢？」
季夏喬點點頭，圍著謝我走了一圈，像是在鑒賞一物稀世珍品：「果然是人靠衣裝，佛靠金裝，不知道還以為是哪個帥哥。你穿成這樣去哪裏？」
「看演出。」看樂團演出要穿正裝，是常式吧！
「甚麼演出？」季夏喬回頭看看掛在文化中心外的海報，今日的節目是樂團演出。季夏喬驚訝地問：「看樂團演出？」
「不可以嗎？」謝我雙手插著褲袋，一面冷漠。
「你跟我四妹真得很像！你們講話怎麼都這麼冷淡？」
謝我抿一抿嘴，心中揚起絲絲不耐煩。他不是討厭季夏喬，而是已經習慣了獨來獨往。小時候媽媽已經不在身邊，爸爸也常不在家，謝我喜歡獨自一人聽著音樂，寫著文章，一待就是一個晚上。他喜歡安靜，更享受孤獨。
本來演出散了後，他是打算隨便吃些東西便回家，卻沒想到會遇上季夏喬這笨蛋。早知道會被她問東問西，剛剛看見她的時候就該掉頭走人。
季夏喬早已習慣了他的冷淡，說：「我肚子餓了，一起去吃東西吧！」
「我們？」
「嗯！有問題嗎？」季夏喬回頭看他。
謝我示意她看看自己，再看看他。季夏喬才想起，自己穿的是學校運動外套和貼身九分褲，二人根本是南轅北轍的衣著風格，走在一起肯定是回頭率爆表。季夏喬傻笑一下，謝我無奈地搖搖頭。
———————
謝我躺在花圃上閉目養神，他已經等了半個小時。此時，季夏喬拿著兩袋外賣走回來，把其中一袋遞給了他，說：「上次躺了一個晚上，還未躺夠嗎？」沒錯！這裏正是他們第一次碰上的地方。
「很累。」
謝我打開外賣盒那刻，目光停頓了。季夏喬坐在他旁邊，說：「我不知道你愛吃什麼，便隨便買了個宮保雞丁。這家的宮保雞丁很有名，你吃過嗎？」
謝我合上飯盒蓋，道：「沒吃過，不喜歡。」
「你不喜歡宮保雞丁？要不跟我換。」季夏喬把盒飯遞給謝我，他一看：辣炒薯絲。
謝我咽了下口水，沒有伸手去接，只道：「妳不是不愛吃肉嗎？」
「嗯！你怎麼知道？」
上次在食堂吃飯時，謝我已留意到季夏喬沒有點肉食，加上眼前的辣炒薯絲，他就猜到季夏喬不愛吃肉。謝我搖搖頭：「我不吃也行，不用管我！」
季夏喬把飯盒再推前一點：「沒關係，一次半次而已。反正我不是討厭吃肉，只是不太喜歡罷了。」
謝我嘖了一聲：「吃妳的，別講話！」

季夏喬覺得謝我有點奇怪，她想了想，道：「你該不會是怕辣吧！」
謝我看著她，知道自己瞞不住了，冷冰冷地吐了一句：「犯法嗎？」
季夏喬本想借機虧他一下，卻被他的淡定鎮住了，乾笑一聲便說：「不犯法！不犯法！」
謝我也不看她，繼續躺在花圃上。季夏喬說：「你先回去吧！要你看著我一個人吃飯，我會不好意思。」謝我卻閉著眼，沒有反應。季夏喬也沒再說什麼，靜靜地吃著飯。
最近這區治安不太好，大半夜的，謝我不放心讓她一個女生獨自回家。他靠在樹下目送季夏喬，見她安全進了大廈才轉身離開。謝我覺得，這是作為男生應有的風度，更何況季夏喬是個笨蛋。
才不到五分鐘的路程，謝我從季夏喬住的屋苑回到自己家。他知道他們住很近，否則也不會遇上，卻沒想過是如此般近。

7。我和你才不是兄弟

季夏喬捧着餐盤在食堂走了個圈，余偉麟見她在找位置，便向她招手。見方昕語也在，季夏喬本不想打擾，余偉麟卻朝她走過去：「幹嘛不理我？沒看見我向妳招手嗎？」
余偉麟拉着季夏喬回桌子去，指指坐着的人：「坐過去一點。」他把季夏喬按坐在自己對面，方昕語則坐在他旁邊。其餘旁邊的同學都是余偉麟和方昕語的朋友，有幾個是季夏喬見過的，卻都不知姓甚名誰。
「哎喲！魚鱗膽子真大，怎麼把人家女生拐了？嫂子還在呢！要反了！」
余偉麟伸手打那男生一下：「這是我兄弟，亂說甚麼？」又拍拍季夏喬的肩，說：「別管他，他就愛亂說話。」
季夏喬渾身不自在，卻覺得在這時候走只會更添尷尬，便低着頭吃飯，不哼半聲。其餘人繼續談天吃飯，說笑閒聊。方昕語拿起余偉麟的飲料喝了一口，說：「昨天有看那個旅遊節目嗎？」
余偉麟接過飲料，也喝了一口：「去東京那個？看了一半，怎麼了？」
「我很羨慕那個女主持，我也想在東京鐵塔看煙花！」
余偉麟笑了一下：「小事一樁，包在我身上！」
「你要帶我去東京看煙花？」方昕語不太相信地問。
余偉麟搖搖頭，調皮地帶笑說：「東京是肯定去不了的，因為我沒有錢。不過，買仙女棒的錢我還是夠的。我們可以偷偷玩仙女棒，自己親手放煙花不是更有意義嗎？」
季夏喬頓時停下了手，她的心正有種苦澀的味道漸漸滲出。她很喜歡煙花，她曾經幻想過與余偉麟手牽手，一起看着煙花綻放，即使只是仙女棒也好，她也無所謂。如今，余偉麟真的打算要放煙花，但卻不是為了自己而放。
余偉麟見季夏喬停了手，便問：「怎麼了，吃飽了？吃剩很多呢！很浪費呀！」季夏喬沒有說話，只草草點頭。
方昕語見過季夏喬和喬依，知道大小喬是好姐妹，便問：「怎麼只有妳一個？被小喬放鴿子？」
「是我說不去。」季夏喬喝着湯，努力地平伏心情，強裝沒事道：「出去吃很費時間，明天英文科有小測，我想省時間複習。」
方昕語她牽着笑容說：「妳這樣用功，難怪會的學霸。」
余偉麟嘲笑一下：「學霸？季夏喬是個數學白痴好不好！」季夏喬盯了他一眼，在枱下狠狠地踩了他一腳。
「妳就是季夏喬？聽江林說，孫昊在追妳啊！」坐在斜對面的男生像發現了新大陸，其餘人聽到他的話，都紛紛朝季夏喬看過去。
「甚麼？妳就是昊嫂？」
「哎喲！嫂子好！小的唐榮，以後請多多關照。」
孫昊向來貪玩豪氣，加上他的特殊身分，在學校是相識滿天下，這幫男生想必都是孫昊的豬朋狗友。
季夏喬當下就被湯嗆到喉，咳得臉頰泛紅。余偉麟趕忙把臉紙遞給她，她咳了幾下才好了點。
見季夏喬沒事，余偉麟便瞟了他們一眼，語氣甚是不滿：「亂叫甚麼昊嫂？大喬有承認嗎？」
「我吃飽了，你們慢用。」這一刻，季夏喬只想逃走，她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她只知道她想走。
余偉麟追着她跑了出去，一直叫着她的名字，季夏喬卻充耳不聞，不斷向前走。直到她撞上了人，才被逼停下腳步。余偉麟替她向被撞的人道了歉，伸手便拉着她走到操場去。
季夏喬終於忍不住，一手甩開余偉麟：「幹嘛？」
「問幹嘛的人應該是我！孫昊是不是在追妳？妳為甚麼沒有告訴我，這算甚麼好兄弟？」余偉麟莫名地怒了，向季夏喬怒吼着。
季夏喬的火氣一下子從心中湧上來：「他追我關你甚麼事？當日你追方昕語的時候有告訴過我嗎？你沒說，我也沒說，這樣很公平呀！」
「季夏喬，我們是好兄弟。」
「夠了！甚麼好兄弟？余偉麟，你張開眼睛看清楚。我季夏喬是個女生，我和你才不是兄弟！」

余偉麟愣住看着季夏喬，他頓時醒覺過來。季夏喬說得沒錯，她是一個女生，一直都是。但一直以來，自己都把她視如男生般對待。他會打她的頭，他會對她粗聲粗氣，他會與她拌嘴動手，他好像從沒把季夏喬當成是女生。
季夏喬說他們不是兄弟。余偉麟心中很困惑，若不是好兄弟，那麼他們又算是甚麼？好朋友？好知己？好姐妹？還是還是不能說的祕密？
———————
下午的中史課，季夏喬完全無法集中精神，她腦海中一直在想起剛剛操場上的事。她和余偉麟之間到底該怎麼辦？
「都給我睜大眼睛，打起精神來！現在是上課時間，個個沒精打彩的，成何體統？」地中海用力拍打黑板罵道。
他半舉起課本，說：「現在打開課本第49頁，我給你們3分鐘時間，把裏頭的練習做了。」
季夏喬伸手進抽屜找課本，卻想起自己飯後忘了在儲物櫃拿課本，她暗自叫了聲糟糕。孫昊看到她神情嚴肅，從書包中翻出了課本，一個甩手把課本扔在季夏喬的桌面上。季夏喬來不及反應，孫昊已站了起身大聲說：「報告老師，我沒帶課本。」
季夏喬連忙伸手去拉他，孫昊低下頭，壓着聲線道：「別多事！我就是太久沒被罵，故意要討罵。妳要敢壞我好事，我就當着地中地的臉，向全班大叫『我愛季夏喬』。」
季夏喬本想站起來解釋，卻因聽到孫昊的話，生生逼自己坐好別動。她知道，孫昊真的會言出必行。
地中海用力拍在講台的桌上，用手指着孫昊開口就罵：「又是你！你究竟要到甚麼時候才會長進？你成績好不代表可以不守規矩。」
「上課總睡覺，校服不整齊，頭髮還弄得亂七八糟！你不要總以為自己姓孫就會有特權！我告訴你，沒有！」
「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不上進的學生，簡直不識自愛！你辜負了學校的栽培，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地中海把往日對孫昊的不滿一次過發洩出來，孫昊卻不以為意，一臉從容地站着，完全沒把話聽進去。
季夏喬的心微微動搖了。她開始覺得，自己能遇上孫昊是一種幸運。但也許，一切都只是源自一份感激，又或者是一種錯覺。季夏喬搞不清楚自己的心，也不想再去多想，她只覺得好累。
———————
孫昊被罰站門口整整兩節課，季夏喬趁地中海不為意，偷偷朝外頭看了幾次，她覺得自己虧欠了孫昊。下課後，孫昊若無其事地捧着籃球到操場去，彷彿不曾被罵過。
季夏喬把課本放在孫昊的抽屜中，用便利貼寫了「謝謝」二字貼在上面，她能做的只有這麼多。
「麻煩你，我想找季夏喬同學。」
季夏喬往門外一看，正站在外頭的是方昕語。喬依看見方昕語也怔了一下，畢竟她很清楚，余偉麟與她們兩個人之間有多複雜。
喬依去拉了一下季夏喬，低聲說：「有件事，我想在妳出去前說。」季夏喬遲疑了一下，又重新看着喬依，示意她開口。
「前幾天，孫昊來問過我，妳和魚鱗到底是甚麼關係。我只說：老朋友。」
「知道了。」說完，季夏喬便轉身，與班房外的方昕語對上了目光。她知道，有些事終究是逃不過的，既然如此還不如早點面對。

8．妳和他永遠只會是朋友

星期六，謝景笙難得有空便特意到街市買海鮮，為謝我準備一頓海鮮大餐。
謝我溫習完已經七點多，剛放下筆便聞到鮮香從廚房傳出。
「阿我吃飯了。」
謝景笙給謝我夾了顆蒸扇貝，自己又夾了一顆沾過辣椒醬才放進口。他又邊拆蟹肉邊講：「多吃點，你最喜歡吃海鮮，等遲些樂團準備公演就沒空煮給你吃了。」
謝我正專心剝着蝦，沒有抬頭看他，只嗯了一聲回應。
謝景笙看看謝我，笑一笑逗他玩：「不是教過你，講話要看着對方才有禮貌嗎？」
謝我瞬時頓住手，腦海中冷不防地閃過一句話：「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不看着別人講話很沒禮貌？」季夏喬用筷子敲他飯碗的情景隨之略過眼前。
謝我用力眨幾下眼睛，咳了一聲抬頭說：「剛剛在剝蝦，沒注意到。」
謝景笙淺笑着，又把沾了辣椒醬的蟹肉放進口中：「我替你把自行車拿去充了氣，你明天可以騎車上學了。」
謝我在老家時已習慣騎自行車上學，他喜歡一個人騎車的靜恬自在。他點點頭，繼續剝着蝦。
謝景笙用臉紙擦擦手，起身去廚房添了兩湯匙辣椒醬。看着他手中的滿碟通紅，謝我問：「爸，你為甚麼會喜歡吃辣？」
「喜歡就是喜歡，口味的偏好是種習慣，說不準。就像你喜歡清淡，沒有原因。」
「是不是因為媽媽？」
謝景笙頓了頓，說：「也許吧！」
謝我記得，媽媽生前很喜歡吃辣，爸爸卻恰好相反，偏好清淡。謝我總覺得，自己的口味就是遺傳自他。直到媽媽去世後，爸爸才開始吃辣，而且越吃越辣。謝我才發現，原來思念是一個病，這個病會不知不覺間改變一個人。
謝我吸了口氣：「爸，你為甚麼不再戀愛？」
「戀愛是要講感覺的，沒感覺就是沒感覺，勉強不來。」
謝景笙永遠不會忘記妻子臨終前對他說過的一番話：「景笙，我死了之後，你若再找到一個愛的人，千萬不要猶豫。一定要和她結婚，給阿我一個完整的家，我會在天上祝福你們。」
眨眼間快十年了，謝景笙從來沒有忘記過妻子的話。但不管他怎麼找，就是再找不到另一個愛的人。也許，他愛人的心，早已隨着亡妻葬在泥土中。不是他找不到愛的人，而是他已經沒能力再去愛。
謝我不喜歡用吹風機，覺得它很吵、很騷擾。他習慣坐在床上，開着低音量的音樂，邊閉目養神，邊用毛巾輕印抹濕漉漉的頭髮。播碟機正播放芬多貝第五交響曲的第三章。諧謔曲沉重卻快速，滑稽又有趣，這一點是謝我最喜歡此段的原因。
最近中午飯後，他都喜歡躺在學校操場的草地上休息，那是他找了許久才找到的寧靜空間。今日，他依舊戴着耳機，聽着音樂躺在草地上，卻被余偉麟和季夏喬打擾了他的安靜天地。那時候，他的手機正播放着同一段樂章。
謝我從未見過那樣的季夏喬。紅透雙眼的她沒了平日的率性爽朗，卻生出一份惹人憐愛的脆弱，這是謝我第一次對別人生出這樣的感覺。這種感覺很奇怪，更難以言喻。

早上七點，謝我踏着自行車上學。他習慣早出門，在同學未回到班房前安頓好一切。由於時候還早，街上人很少，謝我的自行車很順暢地前行。直到踏至馬路前，他剛好趕不上綠燈，只能停下靜候。卻見一個熟識的身影正低着頭，呆滯渾噩地踏出車水馬龍的馬路。
謝我顧不了那麼多，他一下跳落自行車，跑過去用力把季夏喬拉住。她被拉回頭那刻，謝我的自行車剛好倒地，嘭的一聲把季夏喬的靈魂喚了回來。
「發甚麼呆？妳差點就被車撞死了！要死到一邊去，不要挑人多車多的地方，擾亂交通！」謝我一連串的喝罵嚇驚了季夏喬。眼前這個一口氣講了三十多字的人，真的是謝我？
「對不起。」季夏喬低着頭，除了對不起，她不知道自己還能說甚麼。

謝我的怒氣絲毫未減，他直嗆季夏喬：「跟我說對不起幹嘛？妳剛剛要是撞死了，也只是對不起妳的父母罷了，反正與我無關。」
「對不起。」
季夏喬沒了平日牙尖嘴利的氣勢，只懂得一味道歉。看到她這樣，謝我不禁軟了心，語氣放輕不少：「綠燈了，快走。」
謝我推着自行與季夏喬並肩而行，季夏喬雖沒再低着頭，卻還是一副失了靈魂般的樣子。謝我猜到她是為了昨日的事而失常，卻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便乾脆不說話，倒是生了尷尬感。
他咳了一下，隨便扯來個話題，道：「妳今日怎麼這麼早？」
季夏喬頓時停下了腳步，想起昨日在班房外方昕語的話。
「我知道妳和余偉麟已經認識許久，我也清楚他很在乎妳。但我想妳謹記，我才是他的女朋友。不管你們感情再好，關係再親近也罷，妳和他永遠只會是朋友。」
「我是個女生，我也是會吃醋的。我可以接受他總是提起妳，但我不能接受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扔下我去追妳。」
「我不是要求你們以後不見，我只是希望從今起，你和他可以退回一個異性朋友應有的距離。」
方昕語的語氣很溫文和順，沒有一絲強逼之意，她沒想過要傷害季夏喬。但她不知道對季夏喬而言，余偉麟三個字已經是一把利刃。方昕語的話就如一隻伸向利刃的手，把傷害季夏喬的利刃插得更深、推得更入，那種痛割骨切心。
「早了起床。」
其實，她不是早了起床，而是根本沒有睡過。整晚在床上輾轉反側，把同房的季秋怡吵醒了幾次。不知是第幾次掀起被子時，床頭的時鐘顯示着：早上六點二十分。季夏喬心想，早點起床也好。早點起床就能早點出門；早點出門就能早點回學校；早點回學校就不會碰上他；不碰上他就能與他保持距離。對！從今日起，她要與余偉麟保持距離。
———————
今日一整天，季夏喬都像丟了魂魄似的。喬依雖然沒問原因，卻見她沒有拿着饅頭回來，便猜到一二。孫昊當然沒有這麼的七巧玲瓏心，只猜是因為近來有太多小測和作業，才會把季夏喬逼瘋了。
被英文課堂寫作勞役後，班房裏全是累透的殘兵。季夏喬因為徹夜未眠，小休時交了寫作後是累得直接伏在桌上睡覺，孫昊卻偏偏不知死活地煩着她。
「喂！大喬！願望的英文是甚麼？我忘了。」他伸手不停地拍着季夏喬的肩道。
季夏喬沒有理會他，只繼續埋頭在雙臂中。
孫昊嘲笑一下：「Desire 和 Wish 都不知道，妳上學年的全班第三是買回來的？」
季夏喬被他的話弄氣了，霍然坐起身子朝他喝道：「你知道幹嘛還問？神經病嗎？」
孫昊沒有生氣，反而是看着她溫婉一笑：「終於肯說話了？妳一早上都沒說過半句話，不知道還以為妳啞了。」
孫昊的笑容很溫暖，季夏喬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他，那個笑容使她看愣了。她別過臉靜了許久，回復平常語氣，道：「不用管我。」
「妳是我的，我怎麼能不管妳？」
季夏喬覺得他莫名其妙，聲線不自覺地提高了：「誰是你的？你腦袋有問題？」
孫昊斗一下雙肩，扮出一副無賴的樣子：「現在差不多整間學校都知道我在追妳，誰還敢要妳呀？妳還不是我的？」
說起此事季夏喬就氣。要不是江林到處跟人講孫昊追她的事，那天在食堂就不會弄出尷尬，她也不會跑了出去，更不會與余偉麟吵起來，方昕語更不會總之這一切都是孫昊不好。
「沒人要我也不用你要！走開！」
季夏喬站起來便往外走，孫昊卻傻笑着看她離開。還在寫作文的林江往孫昊看一眼，道：「昊哥！人家大喬說不用你要，幹嘛還笑得這麼開心？」
「女生就是愛口不對心，你懂甚麼？」孫昊笑着便拿起筆繼續寫作文。
江林與楊凱明對看了一眼，這人病得不輕呀！

9。謝謝你，謝我

午後的體育課有體能測驗，季夏喬本就狀態不好，卻因為延後測驗會扣分，只好硬着頭皮上。好不容易捱過兩節課，季夏喬的骨頭差點就散了。喬依遞了水給她，伸手把她拉起來，開玩笑道：「怎麼了？要死了？」
季夏喬搖頭喘着氣：「我死了妳很開心嗎？」
喬依笑了笑，伸手捏她的臉：「不開心，特別不開心。行了吧！」
季夏喬被她逗得笑，喬依看到便說：「哎喲！終於笑了！我盼妳笑，盼得像求天降甘霖般艱難，妳說我多苦呀！」
「行了！親妳一下當補償。」
喬依一個轉身避開她，道：「不要！我不是孫昊，不用妳親我。」
季夏喬無奈一笑，扭開水瓶喝了口水。喬依回過頭，卻見余偉麟站在不遠處的籃球架附近，正朝着季夏喬看。喬依示意季夏喬往那邊看，她與余偉麟隨之對上了目光。季夏喬轉身就走，余偉麟便拔腿追上去。
「幹嘛走？還在生我氣？」余偉麟一手拉住她問。
「沒生氣。」
「沒生氣幹嘛早上不等我？」
季夏喬一手把他推開，語氣平淡得很：「早了出門。」
余偉麟走近她：「我有話跟妳講，我們坐下聊聊。」
「我沒有話跟你說。」季夏喬伸手示意他別走近。
「我知道昕語找過妳，她跟妳說了些甚麼？」
季夏喬聽他說完，便回頭看着喬依。只見喬依尷尬地笑一笑，季夏喬便猜到，方昕語找她的事是喬依跟余偉麟說的。
余偉麟嘗試再向她走前去，季夏喬卻鼓起勇氣對他喝道：「余偉麟你站住！」
———————
操場的另一邊，孫昊脫下外套，正打算下場打球。江林卻叫住他：「昊哥你看那邊。」
孫昊往他手指方向一看，余偉麟與季夏喬正對站着，二人看似正在爭論着甚麼。孫昊罵了句髒話，把外套一手扔在地上，直往季夏喬那邊跑去。
「喂！昊哥不打球嗎？幹嘛去？」旁邊的男生問。
「打甚麼球？大敵當前，打人去了。」楊凱明把球丟給他，與江林一同跟了上去。
只見余偉麟一再走近季夏喬，孫昊立即奔過去喝止他：「你幹嘛？給我站遠點！」
孫昊走到二人中間，面向着余偉麟而站。一副惡霸的樣子，使余偉麟退了一步。余偉麟認得孫昊，他定一定，理直氣壯地說：「我有事要跟大喬講，與你無關。」
「是嗎？」孫昊回頭問季夏喬：「妳有事跟他講嗎？」
季夏喬想也沒想就說：「沒有。」
孫昊笑得正開心，得意滿面看着余偉麟：「聽到了嗎？大喬說沒話跟你講，立即走！」
余偉麟保持着冷靜對孫昊說：「我和大喬的事請你別管。」
孫昊冷笑一下，一手把季夏喬抱入懷：「她是我的，她的事當然歸我管。」
余偉麟呆住了，季夏喬一下把孫昊推開。孫昊狠狠地盯着余偉麟，並向他走上去：「我數三聲，你再不走就別怪我不客氣。」
「大喬，我真的有話要講」
「三。」
「妳就聽我說一句」
「二。」
「真的只有一句」
「一。」

「我喜歡妳。」
「」
孫昊揪住余偉麟的手停了下來，他很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問題。余偉麟說他喜歡季夏喬？
「你這個王八蛋，想一腳踏兩條船是不是？」孫昊氣得想打他一頓，卻被季夏喬叫住。
「別打他。」季夏喬緩緩走上去，她停在余偉麟面前靜靜看了他許久。然後，做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動作。
「啪」的一聲清脆地響起，季夏喬在眾目睽睽之下，一巴掌摑在余偉麟的面上。
當操場上的人反應過來之時，季夏喬早已走得不知蹤影。孫昊一手掀起余偉麟的衣領：「我警告妳，以後離大喬遠點。否則見一次打十次。」他狠狠地推開余偉麟便轉身跑去找季夏喬。
喬依本來也因他的表白氣在頭上，卻見他垂頭喪氣，語氣才沒有太強硬：「魚鱗你到底是不是有病？你有女朋友的，你腦子是不是進水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喬依不明白他說甚麼：「不知道甚麼？」
「我從來都不知道大喬一直喜歡我，我更不知道，原來自己早就喜歡上她。這五年來，我早已把她的存在視為一種必然。我以為自己在乎她、對她好，是一種習慣。我一直覺得我們是好兄弟，但原來我錯了。」
「她罵我，她說她是個女生，我們不是兄弟。她不管我、不理我，我會很不安、很煩躁。當我聽到有人追她，我會很焦急。當我知道昕語找過她，我氣得罵了昕語，我怕昕語會說甚麼傷害她的話。」
「到現在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想與大喬當甚麼好兄弟。我只想她當我的女朋友，我想她留在我身邊，永永遠遠留在我身邊。小喬，我是不是懂得太遲了？」
喬依聽了許久余偉麟的話，她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喬依搖搖頭，無奈地說：「成績好有甚麼用？說到感情，都成了白痴。」
喬依知道單戀是種痛苦，但現在她才發現，雙戀都可以是種痛苦。
———————
季夏喬失去了方向，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她跑上樓梯，一口氣跑到頂樓才停了下來，因為她已經走無可無。她從未跑過這麼長的路，自己就像腦子缺了氧似的，呼吸喘得喉嚨刺痛，雙腿酸軟發抖。她踏前兩步往露台走去，卻雙腿發軟，前腳被地框重重的拌了一下，失去重心便跌坐在地上。季夏喬頓時放聲大哭，那不只是為了腳上的痛，更是因為心中的痛。
「哭甚麼？」
他蹲在季夏喬臉前，心中滿是無奈。這是當然的！謝我很想知道，為何季夏喬總要一次又一次，闖進他尋之不易的寧靜世界。
自懂事以來謝我從未與女生走近過，更沒遇過女生哭。看着淚流不停的季夏喬，他只覺得束手無策。
「妳別哭。」
謝我就一直這樣蹲着看她，甚麼都做不了。他搔一下頭，有點手足無措。
「有沒有紙巾？」季夏喬邊哭邊喘着氣說。
謝我翻了褲兜，又翻了外套袋口，臉紙沒找到，紙幣倒是找到幾張。他想了想，脫下運動外套說：「這個拿去吧！」
季夏喬想了想，伸手接過外套往臉上擦着，哭聲繼續此起彼落。又過了一會兒，季夏喬似乎哭夠了。她微微抬頭，雙眼早已腫了一圈。
「我扭到腳，扶我一下可以嗎？」
謝我反應過來，便把她扶起，季夏喬卻站不穩腳，差點又多摔一次。幸好謝我反應快，伸手讓她抓緊才沒事。
「我好像扭到腳踝。」
謝我抿一抿嘴，左手搭在她的左肩，又讓她的右手搭着自己右肩，把她扶行至露台邊坐。露台邊沒有椅子石壆，幸好她今天穿的是運動衣，便與謝我一起坐在地上。
二人沒說一句話，只靜靜地坐着，直到天暗了，空氣轉冷了。
「七點了，回去吧！」謝我道。

「我不想回班房，我怕他還在等我。」
謝我不知她口中那個他是余偉麟還是孫昊。謝我站了起來，說：「我去幫妳拿書包，妳在這裏等我。」
季夏喬點點頭：「謝謝你。」
謝我面無表情地回了一句：「我叫謝我。」
季夏喬一臉意外，她沒想到謝我會跟她開冷玩笑。她淺淺一笑：「謝謝你，謝我。」

10。我就是一個這麼貪心的人

季夏喬用手拉着謝我的衣背，側身坐在自行車的後座。晚上街燈昏黃，自行車經過時，映照出一對男女的影子。謝我騎車的速度很緩慢，他一路騎着車，不時回頭看看坐後的季夏喬，怕摔着她。
自行車緩緩停下，季夏喬抬頭看，余偉麟正站她家樓下，遠遠地看着她。謝我看看季夏喬，她與余偉麟對望看了許久，才道：「你先走吧！我跟他講兩句。」
謝我帶點不放心地看看余偉麟，季夏喬卻已下了車，站在邊上。謝我道：「我去前面大樹下等妳，有事叫我。」便踏着自行車在前面的邊上停了下來。
季夏喬站在原地一動不動，靜靜看着余偉麟，只見他一手拿着裝白饅包的紙袋，一手拿着一盒豆漿。他打破沉默，開口問：「打電話給妳為甚麼不接？」
剛剛手機一直放在課室，等謝我把它拿來的時候，手機已經有二十多通未接來電。有些是孫昊的，有些是喬依的，更有些是余偉麟的。季夏喬誰都不想回，乾脆把手機關了。余偉麟擔心得打去她家找人，知道她還未回去，便更是焦急，一直待在她家樓下等她回來。
余偉麟見她不作聲，便向她走上去。見季夏喬一拐一拐地向後退幾步，余偉麟走得更快：「妳的腳怎麼了？」
「扭到而已，沒事。」季夏喬側身避開他。
「讓我看看。」
「不用！」季夏喬一下推開他的手。
季夏喬的語氣很強硬，余偉麟怕會把她氣走，便沒再走前，站好在原地。他左手遞上白饅頭：「剛買的，還熱。」右手又遞上豆漿：「溫的。」季夏喬沒忍往，伸手把它們接過。
「我喜歡妳，我是說真的。」
季夏喬雙手頓時凝住。
「我真的喜歡妳。」
季夏喬抬頭看着余偉麟，語氣已變成柔弱平淡：「那麼方昕語呢？你喜歡她嗎？」
余偉麟愣住了，不懂反應。沒錯！他喜歡季夏喬，卻也喜歡方昕語。因為他從前不知道，自己對季夏喬的是好是出於男女之情，他以為他對方昕語和季夏喬的好是不同的。但原來，他一直都很喜歡季夏喬，那種喜歡比喜歡方昕語的感覺更強。
「你喜歡她也喜歡我，那我算甚麼？第三者？狐狸精？壞女人？」
「我會和她說清楚的。」
「問題不是在於你們分不分手，而是你心中已經不只有我一個。就算你們分手，你的心還是會有她，就算是只有一點點也好，我都不能接受。我就是一個這麼貪心的人。」
余偉麟沉靜下來，他知道季夏喬說得對。就算分了手，他心中還是會惦記着方昕語，對她於心有愧。即使他和季夏喬能在一起，他們心中還是會有條永遠拔不去的刺。
季夏喬咬緊牙關，緊握着手中的包裝紙袋：「你沒有錯，我也沒有錯，我們只是錯過了。既然已經錯過了，就由得它錯過吧！」
季夏喬轉身就走，余偉麟卻伸手把她輕輕拉住：「能抱一下嗎？」那聲音就像在哀求對方，求對方成全自己唯一的願望。
季夏喬沒有回首答應，也沒有拒絕。余偉麟把她輕輕拉進懷中，雙手緩緩搭在她背上。這是他第一次與她如此貼近，他也知道這或者也是最後一次。
看着余偉麟把季夏喬擁入懷那刻，謝我的心很複雜。他的心莫名地揪了一下，他們該不會是言好了吧？
良久，余偉麟才放開了季夏喬，沒說半句話便走了。季夏喬打開紙包裝袋，咬了一口白饅頭，她覺得那是苦的。她低着頭蹲下身，淚水再次不受控地落下。謝我跑了過去，蹲下身來看着她。
「苦的。」
謝我不明所以地「吓」了一聲。
「這個好苦、好苦」

謝我看着她手中的饅頭，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伸手把饅頭拿開：「苦就不要吃。」
季夏喬沒有任何依靠，她只想要一個能讓自己靠着的肩膀，靜靜大哭一場。她的額頭輕輕伏在謝我的左肩上，淚水一滴一滴流在他的運動衣上。謝我好想伸手輕拍她的背以作安慰，但他不敢。他只能雙手握着拳，聽着季夏喬的哭泣聲，靜靜地陪着她。
次日早上七點三十五分，季夏喬拐着腳，一步一步踏出大廈，謝我卻已站在大樹下朝她看過來。
「你怎麼會在？」季夏喬走上前問。
謝我看看她的腳踝，道：「妳的腳不是扭到嗎？」季夏喬淡淡一笑，明白他的意思。
自行車依舊開得很慢，季夏喬同樣拉着他的衣服，坐在他背後。見謝我塞着耳機，她扯下其中一邊戴上耳朵：「怎麼又是古典音樂？你是古代人嗎？」
謝我稍稍回頭：「懂得說笑，就是沒事了？」
「還好。」
謝我淺笑：「別把我的校服拉皺了，抱着我吧！」
季夏喬想了一下，沒有伸手抱住謝我，只把雙手搭在他肩上：「我搭着你的肩也行。」
謝我繼續看着前路，沒有再回頭。
———————
因為季夏喬扭傷腳，班際接力賽的代表人選由另一位女同學替補上。季夏喬與喬依在觀賽台看了一整天賽事，他們5A可以說是獨領風潮。除了順利拿下接力賽冠軍，謝我和孫昊都在各自的項目中贏得第一。相反地，向來與孫昊齊名的嚴一龍竟是大失水準，不單在400米長跑三甲不入，更在一向的強項跳高中輸給了謝我，屈居第二。
喬依整個早上都沒有去看嚴一龍比賽，季夏喬便問：「今日嚴一龍狀態很差，妳不去看看他嗎？」
「我和他分手了。」喬依輕描淡寫道。
季夏喬覺得有些突然，問：「甚麼時候分的？」
「前個禮拜。」
怪不得嚴一龍今日這麼失常，季夏喬想了想：「不對呀！我看妳這幾天還不停傳訊息，不是跟他嗎？」
「不是他，是別人。」
「妳又換了？不會是何毅吧？」
喬依眨眨眼：「是中六的，但不是何毅。說了你也不認識。」
季夏喬看着她，認真道：「嚴一龍是真的喜歡妳，妳怎麼就不好好珍惜？」
喬依靜了一下，收起平日的嬉皮笑臉：「就是知道他是真的喜歡我，我才會和他分手。他的真心我受不起。」
季夏喬看着喬依，覺得她是在逃避着甚麼：「是真的受不起，還是妳不敢愛。」
喬依閉了閉眼，道：「大喬，妳別說了。」
喬依曾經說過，她覺得愛一個人好累，所以她決定只當一個被愛的人。然而她知道，自己遇上的那些男朋友都只是貪圖自己的容貌，沒有一個是真心的，直至遇上嚴一龍。當初他追喬依時，在女生宿舍樓下連續站了七個通宵，只為讓喬依接受他親手摺的101枝紅玫瑰。這些舉動雖然很老套，喬依卻真的被感動了，她漸漸覺得自己真的找到一個真心的人，但很快她又很擔心。
嚴一龍是學校的運動健將，喜歡他的女生數之不盡。喬依害怕在自己真的愛上嚴一龍後，對方會變心。所以，她開始對嚴一龍冷淡起來，她決定繼續只當一個被愛的人。只要她不曾愛上他，就永遠不用怕失去。與嚴一龍分手是放過他，也是放過自己。
———————
午飯時間，喬依和季夏喬在食堂買了炒麵回班房吃，江林和楊凱明卻推門走了進來。
「終於找到妳了大喬！」二人正喘着氣，剛剛應該是跑着上樓。
季夏喬朝他們看：「找我幹嘛？」
楊凱明坐在季夏喬旁邊的桌子上，道：「昊哥有話跟妳說，讓我和江二木來找妳。」
喬依咬斷了麵條，說：「有話就自己來說，派人來是要傳聖旨嗎？」
江林看一下喬依的炒麵：「昊哥兩個姐姐和媽來了學校看他比賽，他要應酬，走不開。」孫昊兩個姐

姐都是學校的優異畢業生，大姐考上了港大法律系，二姐是中大醫科生，二人在學校時已很有名。而孫昊的母親更是教育學家。孫昊不怕他爸爸，卻最怕家裏這三個女人。
喬依一時沒留神，被江林在自己的外賣碗中拿了兩條麵。她狠狠地瞪着他，伸手打在江林的臂上：「江二木，你的手很髒啊！」
江林伸伸舌頭，把才麵條放了進口。楊凱明看熱鬧看得開心，拍了拍江林的肩示意他回到正題：「下午的100米決賽，昊哥想妳去看他，給他打氣。」
季夏喬用筷子卷了幾條麵，說：「我的腳未好，不方便去。」
楊凱明笑了笑：「昊哥就猜到妳會這樣說，所以他讓我提醒妳兩件東西：課本、便利貼。」
季夏喬頓時想起孫昊的中史課本，和寫給他的道謝便利貼便猜到孫昊的用意。喬依皺起眉頭吐糟說：「這算甚麼提示？孫昊他啥意思？」
江林聳肩道：「別問我們，我們也不知道。」
季夏喬抿一抿嘴：「幫我告訴孫昊，我會去的。還有，幫我問問他，能不能別這麼計較吝嗇。」
楊凱明對季夏喬的話似懂非懂，他點點頭，與江林一同奔去找孫昊。
「喂喂！那個課本，還有便利貼是甚麼意思？」喬依一頭霧水地看着季夏喬。
季夏喬不想解釋那麼多，便夾着炒麵說：「課本就是課本，便利貼就是便利貼，沒有甚麼特別意思。」
「喂！季夏喬！妳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與孫昊有秘密暗號的？」

11。你就是個輸不起的窩囊廢

下午的男甲100米短跑決賽是全天最觸目的賽事。孫昊與謝我之間，誰能拿下全場總冠軍就看這一戰。季夏喬的腳未痊癒，需要攙扶才能下樓梯，喬依只好與她一同往100米賽事召集處去。
進入決賽的除了有謝我、孫昊和嚴一龍，還有四個中六師兄，只是焦點早已落在謝我和孫昊身上。本來以去年的戰績，嚴一龍也是有能力與他們爭個高下，但以他今日的狀態來看，應該是沒機會了。
男甲100米短跑賽事已進行召集階段，只見謝我、孫昊和另外四人已到，只剩嚴一龍一個還未出現，喬依心中悄悄擔心起來。
「大喬，我在這裏。」孫昊見到季夏喬連忙招手道。
喬依把季夏喬扶上前，說：「你們慢慢聊，我去旁邊坐。」季夏喬叫住喬依，她卻搖搖頭，到旁邊的排椅坐了下來。
孫昊正坐在地上壓着腿，他拉拉季夏喬的手，示意她坐下來。季夏喬本來不想坐，卻又覺得站着與孫昊說話很奇怪，便扶着腳，小心翼翼坐了下來。
季夏喬的目光微微掃落在不遠處的謝我身上。他不像其他人般做着熱身運動作準備，而是戴着耳機，靜靜靠在牆上閉目養神，放鬆自己。
孫昊發現季夏喬在看着別處，便說：「看甚麼？妳在看誰？」隨之往她所看的方向望去。
「沒有！沒看甚麼！」季夏喬趕緊回答道。
孫昊得瑟地笑着說：「有看我上午跑的100米接力賽嗎？有我在明明就是贏定了，妳倒是傷了腿，平明便宜了別人。」
「怎麼說到只有你一個人有功勞？劉展宣和謝我跑得比你更賣力。」
「他們傻！不用想都知道我們班是一定會贏的，幹嘛還要出盡全力？還不如省點力氣，留待其他比賽時用。」
孫昊說得仿似有理，完全是抱着一副輕敵的心態。季夏喬搖搖頭：「你別輕敵，待會兒要是輸了，我看你還能不能像現在這樣得戚。」
孫昊抬頭認真地看着季夏喬：「這一戰決定了全場總冠軍花落誰家。我問妳，我和謝我妳支持誰？」
這個問題使季夏喬想了很久，她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也想不出答案。
「那不是5A的季夏喬嗎？聽說孫昊在追她，看來是真的啊！」
「又沒聽見他們說甚麼，哪知道是誰追誰！」
「但我聽說余偉麟和方昕語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季夏喬。」
「甚麼？那她豈非是左一個學霸，右一個短跑王子？文武雙收呢！」
孫昊聽得面色急轉，一個掉頭直罵回去：「亂說甚麼廢話？嘴巴不講話會死嗎？今日是運動會，比賽是用手和腳，觀賽是用眼睛。你用嘴巴跑步嗎？還是用嘴巴看比賽？」他一口氣把罵人的話吐盡，沒有一下停頓，氣勢直壓回去。
那兩個講話的人，本只是經過時多口說說而已，沒料到就這樣惹怒了孫昊，便連忙道歉，低着頭急步走了。
季夏喬本就不太介意別人的目光和閒言，便說：「這麼生氣幹嘛？他們愛講甚麼就講甚麼，把氣留下等待會兒跑步時用吧！」
「我不管，我就是覺得他們辣眼睛。反正是妳說的，我就是個斤斤計較、處處吝嗇的人。不是嗎？」孫昊蹙着眉，故意把話說給季夏喬聽。
季夏喬無奈地笑一笑：「我發覺你越來越個像女人，又囉嗦又小氣。」
孫昊單一下眼，調皮地伸伸舌頭。
季夏喬知道，孫昊知道自己還在為余偉麟而傷心，所以故意這樣話逗自己。孫昊雖然總是霸道不講理，但內心卻是個長不大的小孩，他會義無返顧地對自己在意的人好。季夏喬覺得，她欠孫昊的不只一本課本，而是情。但情卻是這世上最難償還的東西。
最後召集的廣播不斷響起，喬依的心漸漸忐忑不安。嚴一龍到底是否出了甚麼事？她左顧右盼，始終沒看見他的身影，他到底去了哪裏？

喬依頓時站了起來，一個轉身直往教學大樓跑去。季夏喬揚聲叫住她，她卻沒有停下腳步，一個勁兒地往前奔着。
「小喬跑得還挺快的，她若參加短跑應該能拿牌。她幹嘛不報名？」孫昊不知就裡地認真說。
雖然孫昊這麼說，但季夏喬很清楚，喬依從來都不喜歡跑。即使是體育課體能測驗，她也是放慢腳步，隨便跑着。她說過，太用力跑會容易腳粗，也會把頭髮弄亂，沒有儀態。每次上體育課，老師總會罵喬依：「妳跑快點好嗎？蝸牛都要比妳快了。」
季夏喬不知道喬依為了甚麼而狂奔，但她猜那一定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得令她忘掉一切狂奔。
———————
教學大樓的後梯連接着往禮堂的通道。平日裏，這段樓梯很少有人經過，嚴一龍中一時已發現了這裏。他手中握着一枚獎牌，是銀色的，他接受不了自己竟然會輸。但他很清楚自己會輸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的心一直在想着喬依，想着她對自己說的分手話。
「嚴一龍你太好了，我高攀不起。」太好？如果我真的有那麼好，她又為甚麼要與我分手？
追喬依的時候嚴一龍已很清楚，她是個愛情玩家，戀愛對她而言是種消遣，她從沒有認真對待過愛情，但嚴一龍就是喜歡她。他永遠不會忘記，那年夏天在中一迎新夜會的喬依。拿着仙女捧的她笑得很美、很燦爛。那年的煙花很美，卻不如她美。
喬依不難追，也不易追。以前的男生都喜歡送她名牌，用銀彈攻勢追到她，但嚴一龍做不到，他沒能力給喬依這些東西。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心誠意打動她，所以他做了一件既娘，又老套死的事，就是親手摺了101枝紅玫瑰，站在她宿舍樓下等她接受自己。每天下課他就回到同一位置，一直等、一直等。
與喬依在一起是種苦，因為嚴一龍總比她在乎對方。他知道，即使自己的身分是她男朋友，但喬依仍然有數之不盡的追求者，男朋友這三個字根本不長久。所以，他很努力地對她好，買早餐、代做作業所有他能做的都做了。然而，喬依還是要跟自己分手，而且轉個頭又交了新男友。嚴一龍不明白，自己到底有甚麼問題。也許，唯一的問題就是，她根本不喜歡自己。他做了那麼多，卻還是無法打動她的心。
嚴一龍知道，喬依很喜歡他出風頭，她會覺得面上貼金。所以嚴一龍決定，要在這次的運動會中贏下全場總冠軍，把喬依追回來。但他做不到，他已經輸得一塌糊塗。
腳步聲從不遠處傳來，嚴一龍抬頭一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喬依正喘着氣，怒氣沖沖地看着自己：「你到底在幹甚麼？你在這裏幹什麼？沒聽見廣播嗎？」
嚴一龍呆呆地看着喬依，完全不懂反應。
「我在問你話！你躲在這裏幹甚麼？」
最後召集的廣播不停響起，嚴一龍垂下手中的銀牌，沮喪無比：「我做不到，我根本贏不了。我做不到！」
喬依走上前怒罵他：「比賽還未開始，你憑甚麼覺得自己贏不了？」
「我做不到！我連自己最擅長的跳高都輸了，我怎麼贏這100米？」
喬依一手搶過他的銀牌，說：「因為這塊爛銀，你竟然就窩囊成這樣？你若做不到，當初就不要參加，參加了就一定要跑下去。你若選擇繼續當個逃兵，沒有人會看得起你！」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嚴一龍完全失去了自信，喬依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他，她記得嚴一龍不是這樣的。嚴一龍很陽光、很開朗，運動場上的他更是耀眼奪目。
喬依心中莫明地酸了起來，她冷笑道：「和你分手果然是個明智的決定。你就是個輸不起的窩囊廢，沒半點配得上我。」
喬依揚手把銀牌狠狠一擲，掉在地上那刻，哐啷聲彷彿劃破了嚴一龍的心。她頭也不回地走，嚴一龍很想伸手拉住她，但他沒有勇氣這樣做。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她漸行漸遠的背影。

12。我想當作家

到最後，嚴一龍還是沒有出現，跑道上只剩下六個選手。
雖然上午的大獲全勝令謝我一嗚驚人，但孫昊始終佔盡了主場之利，人人都知道他是短跑王子。這一場硬仗，孫昊本就被看高一線。
看着觀賽台全是為孫昊打氣的人，謝我沒有不服氣，因為他本就不是為了贏孫昊，他只是想證明自己可以遇強越強，他要的是一個讓自己進步的對手。
氣槍嗚起一刻，謝我再聽不到四周的歡呼聲，他的世界是安靜的，耳朵裏慢慢揚起悠揚悅耳的樂曲。他沒有在意自己到底是領先還是落後，他只看到眼前不遠的終點。
他用盡全力去跑，就在衝線那一刻，季夏喬的身影出現在自己眼前。但她不是走向自己，而是拿着蒸餾水，一拐一拐走到孫昊身邊。
「喝口水吧！」季夏喬把水遞向孫昊，他生氣地用手一撥，回頭向謝我瞟了一眼。他不忿地哼了一聲，轉頭就走。季夏喬搖着頭，對謝我無奈地笑了笑。
「他不喝，給我吧！」謝我走向她，取過她手上的蒸餾水仰頭而喝。
季夏喬從運動褲兜中拿了張紙巾，遞了上去：「給你，恭喜你贏了冠軍。」
「一張紙巾就想打發我？」謝我淺笑一下，接過擦了把汗。
附近幾個女生正往謝我投以崇拜的目光，季夏喬笑了笑：「看來你出名了，我不阻你，再見。」
「先別走！」謝我伸手拉住季夏喬道。
季夏喬有點不好意思，看看旁邊其他人便連忙示意他鬆手，低聲問：「幹嘛？」
謝我咳一下，說：「我剛剛把手機寄存在100米召集處。待會兒我要上台領獎，去把我手機拿來幫我拍照可以嗎？」
季夏喬忍不住笑了笑：「你要拍照？」
「不行嗎？」
「沒有！我以為像你這樣騷悶的人都不愛拍照。」季夏喬擺手笑道。
謝我抿一抿嘴：「拍給我爸看的，他有事來不了。」
季夏喬點點頭：「你和你爸感情挺好的。」
「還好。」
季夏喬暖暖一笑：「好！我去拿，待會兒見。」
謝我也點點頭：「待會兒見。」
謝我覺得季夏喬很特別。與她相處時，總有一種很自然的感覺。他知道自己對她的確有一點點好感，但他還未搞清楚那點好感是否一時錯覺。所以他覺得，與她繼續保持現狀是最好的。他不想搞錯，不想亂碰愛情。
———————
自從在運動會以四枚金牌奪下全場總冠軍後，謝我一躍成為了學校的風頭躉，而孫昊更是視他為眼中釘，兩個人在班上總是生出磨擦。當然，一切磨擦的開端都是來源自孫昊。
運動會後不久就是上學期大考，孫昊為了贏謝我，是豁出去地抱書做題，連籃球也沒再碰過一下。起初看到孫昊發奮圖強時，江林和楊凱明還以為自己眼睛有問題，地中海更是問號滿天飛。
明天就是考數學的日子，上午考完英文後，季夏喬一直留在班房裏努力做題，卻被一道複雜的圓形座標卡住。她本想問旁邊的孫昊，抬頭才發現他早就趴在桌上睡著了。她看看班房的時鐘：七點四十七分。原來已經這樣晚，怪不得班房裏的人都已走清光。季夏喬不想吵醒孫昊，靜靜收拾好書包，留了張便利貼便回家。
自行車停泊處在校門旁邊，看到謝我的自行車還在，季夏喬呆了呆。今早考試他不是提早交卷走了嗎？好奇心驅使她走上教學樓頂樓，謝我果然在。他正戴着耳機，低頭看着手中的書本。季夏喬走上去拍他一下，謝我抬頭一看，帶點愕然。
「你為甚麼不回家？」
謝我拉下耳機，也問：「妳為甚麼不回家？」

「我在班房做題溫習。」
「我也在溫習。」謝我揚一揚手中的筆記本道。
季夏喬坐了下來，背倚靠着露台邊：「為甚麼不在班房溫習？」
謝我不情願地抿一抿嘴：「孫昊在，我省得煩。」
季夏喬笑了笑，又說：「那就回家吧！」
「妳煩不煩？」謝我依舊的用冷淡的語氣問道，季夏喬卻早已習慣他的語氣，她知道他沒有惡意。
季夏喬假裝生氣地瞟了他一眼，從書包拿出題目本，說：「我剛好有道題不會做，拜托你了！」
謝我接過題目簿拿起原子筆來，慢慢逐步給季夏喬解釋算式。看着謝我解釋題目的樣子，季夏喬才知道原來謝我可以很有耐性。謝我注意到她的分神，說：「有沒有在聽？」
季夏喬眨一下眼睛，問：「你有沒有想過當老師？」謝我覺得她的問答很無頭無尾，只搖搖頭。
「是嗎？那就太可惜了。我覺得你跟我二妹一樣，很適合當老師。」
謝我已經不只一次聽到她提起家人。他想，她跟家人的關係應該是很好吧！
謝我轉一下手中的筆，說：「我想當作家。」
「作家？」季夏喬沒想過，謝我會是想當作家。一個這麼沉悶的人，寫的東西會有人想看嗎？
「不可以嗎？」
季夏喬回過神來，回答：「沒有！沒有不可以。」
謝我拿出手機看看時間，他合上手中題目本站起來，示意季夏喬往露台外看。季夏喬不明就里，卻也起身往他看的方向朝去。只見對面的住宅屋苑頓時亮起彩燈，五光十色，一閃一閃的。
「妳剛剛問我為甚麼不回家，這就是原因。」
踏入十二月，為了迎接聖誕節，學校對面的屋苑會在晚上八點亮起彩燈裝飾。謝我總侍在這裏，他發現這個位置最能把所有風光收進眼簾。謝我覺得燈飾很美，有季夏喬陪着一起看，更美。
回家時，謝我依舊載着季夏喬到家樓下，看着她進了大廈門口才走。季夏喬的腳痊癒後，謝我已經很久沒有載她。剛剛在學校門口，她本不想麻煩謝我載她，卻因對方一再堅持，只好坐上後座，雙手仍舊搭在他的肩上。
季夏喬回到家時，家裏人已經在吃晚飯。二妹季秋怡見她回來，便說：「怎麼這麼晚？也不回我訊息。」
季夏喬在學校一向會把手機調靜音，所以沒有留意有訊息傳來。她答了季秋怡幾句便去洗手吃飯。
唐倩給她舀了碗湯，道：「下次要晚回家就打電話說一聲，妳爸爸很擔心。」雖然唐倩和季四海都是律師，工作十分繁忙，但對女兒們的事很是上心，也會盡量趕回家陪她們一起吃晚餐。季夏喬向來成熟懂事，品學兼優，四姊妹中就數她最得父母信任和疼愛。
季夏喬拉開四妹季冬恩旁邊的椅子坐下，說：「明天考數學，我在學校溫習晚了，下次我會記住的。」
季四海點點頭：「妳一向有分寸，自己好好看着辦吧！」
三妹季春曉轉一下眼珠，咬着筷子說：「我明天也會在學校溫習，要晚點才回來。」
唐倩瞟了她一眼：「不可以！六點前必須準時回家。」
「為甚麼大家姐可以，我卻不可以？」季春曉不滿道。
四妹季冬恩嘲笑一聲：「大家姐每次都考全級頭二十名，妳考倒數二十名。妳覺得呢？」
季春曉盯了她一眼，說：「成績不代表一切，季冬恩妳太迂腐了！」
季四海叩一下飯桌，示意她們安靜：「別吵了！安靜吃飯。」
季春曉不服氣地朝季冬恩做了個鬼面，季冬恩卻懶得理她。季秋怡悄悄笑了笑，與季夏喬對望一下，沒說甚麼。她們四姐妹就是這樣，總是吵吵鬧鬧不肯停休。

13。戀愛多了，想休息一下

梳洗過後，季夏喬便回房溫習去。想起季秋怡給自己發了訊息，季夏喬便打開手機點進去看，卻發現孫昊在一個小時前給她發了兩條訊息。
【為甚麼沒有叫醒我？[生氣表情]】下面還附上一張照片，是季夏喬寫着「我先走」的便利貼。
季夏喬回了他兩條訊息：
【你睡了，不想打擾】
【下次累了就回家】
孫昊隔了幾秒就回覆：
【怕妳晚上一個人回家危險】
季夏喬因為這一句愣呆住，孫昊又來了一條訊息：
【現在到家了嗎？[疑問表情]】
季夏喬回了兩個字：
【到了】
季夏喬的訊息剛傳出，孫昊又回覆：
【早點休息吧！[睡覺符號]】
季夏喬回了個點頭貼圖便退出對話框，又隨手滑了滑對話主頁面。余偉麟那行的對話框累積了數條未讀訊息，全都是季夏喬故意不看的。她正猶豫要不要點進去時，房門正好被打開，進來的是與她同房的季秋怡。
「阿三問妳吃不吃布丁？」
季夏喬立即反轉手機放在桌上，說：「不吃，還很飽。」
季秋怡剛剛進來時正好見到季夏喬看着手機猶豫不決，她猜季夏喬又在煩腦甚麼，便關上房門，把櫈拉到季夏喬旁邊坐下，關心道：「妳和魚鱗怎麼了？」
季秋怡與季夏喬年紀相近，又同住一個房間，二人之間向來沒有甚麼秘密，季夏喬知道于朗和季秋怡的事，季秋怡也知道余偉麟和季夏喬的事。最近，季夏喬總是心事重重，前陣子有個晚上，季夏喬還腫着雙眼回家。雖然她總是在別人面前裝作沒事，季秋怡卻猜到大家姐和余偉麟肯定出狀況了。
季夏喬沒焦點地盯着書桌看，語氣平淡如水，像是在說着別人的事：「我們沒有怎麼樣，以後也不會怎麼樣。」
季秋怡見過喬依和余偉麟。前者是經典的女神形象，一頭長直髮、瓜子臉和圓滾滾的大眼睛，漂亮動人；後者則是健談開朗、平易近人，與季夏喬十分相襯。季秋怡總覺得，若然余偉麟能與大家姐在一起，應該會很不錯。只不過，聽完季夏喬的話後，季秋怡知道一切都只能是「覺得」。
「季春曉，妳是不是偷了我的耳機？」季冬恩的聲音從隔壁房間傳來。
「我不是偷，是借。」季春曉從客廳叫回房間。
季冬恩氣得奪門而出，重重的腳步聲隨之傳來：「沒問過就拿去用的叫偷，不叫借！」
「季冬恩妳就是小氣鬼！」
「季春曉，妳信不信我打妳？」
「我是妳姐姐，尊重我一下可以嗎？」
「臭不要臉！妳才早我三分鐘出生。」
她們的吵鬧聲響過不停。剛剛還在沉思當中的季夏喬終於忍不住，一手打開房門便罵：「妳們兩個吵夠了沒？」

大考後，季夏喬終於能稍稍放鬆下來。這個週末，喬依拉了季夏喬去吃甜品自助餐。喬依把一盤又一盤甜品清光光，完全有違平日「吃不過三」的原則。
季夏喬說：「妳不是要減肥嗎？」
喬依狠狠地叉着馬卡龍，語氣頹廢得很：「今日不想減，放假一天。」
季夏喬猜想一下：「男朋友沒空陪妳，所以生氣了？」

「分了。」
「又分了？現在和誰在一起？」季夏喬差點咬到舌頭。
「沒有和誰在一起。」
以前每次分手，喬依轉頭就交了新男友。現在她居然說沒有，這不可能！
「依小喬，妳轉死性了？」
喬依盯了季夏喬一下，說：「戀愛多了，想休息一下。不可以嗎？」
季夏喬聽了這句異常的話，便想起剛剛在超市狂買零食的喬依，一切都讓她意識到喬依出事了。
季夏喬像哄孩子般說：「可以，今日妳最大，妳說甚麼都可以。」
喬依把蛋糕塞進口中，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季夏喬從未見過這樣的她，這次問題大了！
———————
十二月的天氣寒氣逼人，季夏喬向來怕冷，便穿了件白色綿襖上學。
大考成績公布，孫昊以總平均分2.2分之差輸給謝我，排行班中第二名，第三、第四名分別是陳星和季夏喬。收到成績單時，孫昊差點就把它撕爛。季夏喬知道，此刻孫昊正在氣頭上，不管說甚麼他都聽不進耳朵。所以，季夏喬沒有安慰他，沒有跟他講道理，也沒有跟他爭論。一整個上午孫昊都在鬧脾氣，沒有說過一句話，也沒人敢跟他說話。
下午是體育課，學校一直實行男女生合班分組制，5A和5B被編為同一時間上課，男生和女生分別由朱敬天和徐又芳任教。這天朱敬天剛好請了事假，徐又芳安排男生打籃球賽後便繼續向女生授課。講解過打手球的基本技巧後，徐又芳讓女生二人一組，輪流練習開球。季夏喬和喬依自然是成了一組，她們在沙池旁邊找了個位置便開始練習。位置就在籃球場附近，旁邊也有幾個5B的女生。
「嚴一龍今日怎麼回事？居然不打波當球證。」男生打波最難搞的就是誰來當球證，個個都想下場打，誰會願意在旁邊望梅止渴？
「前陣子他才被喬依甩了，妳們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嚴一龍才會如此失常？」
「喬依算甚麼東西？現在嚴一龍有雅清。」
被稱呼為雅清的女生尷尬地笑了笑，又不為意地看看喬依，她紅着臉，道：「妳們別亂說，我和一龍沒甚麼的。」
喬依記得這個莊雅清。她從中二已經喜歡嚴一龍，但嚴一龍從未對她上心，他只喜歡喬依。那些女生分明就是刻意把話說給喬依聽，要代莊雅清向喬依示威。
季夏喬看看她們，拍了拍喬依：「別理她們。」
「誰要理她們？」喬依臉上一副不在意，伸手把球丟給季夏喬。
男生們打波打得臉熱汗流，也不管寒風凜冽，全都穿着短衫短褲。孫昊本來就心情不好，剛才投球連連射失。眼見5A正落後5B六分，心中更不是味兒，燥火頓時湧上心頭。也不管持球者是敵是友，目標只為把球搶到手。此時，謝我正帶球往對方籃底去。孫昊一個勁兒的衝上去，把球強行搶過來。身為球證的嚴一龍即時吹停比賽，孫昊懶得理他，繼續往籃底走去。謝我不服他犯規，跑上去伸手一攔，阻住孫昊的去路。
「滾開！」孫昊開口喝罵他。
謝我沒有與他動氣，說：「你犯規，球證吹停了。」
「我叫你滾開！」孫昊把球用力擲在地上，一手揪起謝我的衣領，一手揮拳，正要往謝我臉上打下去。
江林和楊凱明等人衝了上去，楊凱明拉住孫昊的手：「昊哥別衝動，別打自己人。」
「誰和他是自己人？」孫昊甩開楊凱明的手向謝我面上勾去。嚴一龍剛好在此時趕上去，伸手拉開謝我，想跟孫昊講道理，卻無意地替謝我吃了一拳。
看到嚴一龍被打，喬依不自主地踏前腳步，莊雅清卻已比自己快一步衝到嚴一龍身邊。喬依頓時停止腳，雙手卻已握得緊緊的。
5E的男生見自己人被打便圍上去起哄，徐又芳隨即跑過去，邊罵道：「都給我停手！上課打架成何體統。」
孫昊當然沒有理她，手依然揪着謝我的衣領。謝我毫不懼色，用力地把對方推開，孫昊頓時氣炸了。
「你敢推我？」孫昊把運動會和大考兩筆積下的怒氣一併爆發出來，揮拳直打向謝我，劉展宣、江林

和楊凱明三人合力才把孫昊按住。他凶狠地瞪着謝我，謝我卻是一臉平靜，不慌不亂。
徐又芳把兩班男生帶去見地中海，只剩下女生們在操場自由活動。喬依和季夏喬坐在籃底下，兩個人都一直沉默着。
放學後，班上的女生很快就走清光，只剩下喬依和季夏喬。季夏喬倚着後排壁報板，眼睛一直看着班房門口，她擔心孫昊，也擔心謝我。喬依坐在位置上，呆呆盯着黑板看。她的心很亂，她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班房大門打開，男生們個個聊着天回來。季夏喬立即轉身往他們看，江林見大小喬還在有點意外：「妳們兩個為甚麼還沒走？」
季夏喬見謝我和孫昊都沒回來更是擔心。江林見狀，說：「不用等昊哥了！他媽媽來了，現在在辦公室三司會審。」
楊凱明的語氣很輕鬆：「不用擔心昊哥，他不會出事的。別忘了他是誰！」
季夏喬靜了一下，問：「那麼謝我呢？」
江林和楊凱明對看一下，楊凱明才聳肩道：「不知道。」
季夏喬點點頭便拿起書包走，卻又想起喬依還在，又回過頭看她。
喬依意會她的意思，說：「不用管我，我待會兒再走。」季夏喬又點點頭便推門出去。
江林覺得有點不對，問喬依：「大喬與謝我關係很好嗎？」
喬依沒理他說甚麼，問：「嚴一龍怎麼樣？」
江林不要命地笑着說：「不是分手了嗎？都不要別人了怎麼還擔」
「我問你嚴一龍怎麼了！」喬依帶着怒氣，一下把話劈下去，江林嚇得目定口呆。
楊凱明用表示活刻的眼神看看江林，認真回答喬依：「被打傷了臉，但傷得不重，應該一個星期左右就會退傷痕。」
喬依一腳踢在孫昊的桌子上，二話不說就拿着書包走了。江林拍着胸口平伏自己：「小喬她更年期嗎？」
楊凱明用力推了江林的頭一下：「江二木，你頭袋是不是有問題？多吃點豬腦以形補形吧！」
江林用他的豬腦想了許久也不明楊凱明的意思，楊凱明便知道，這個人不是長了顆豬腦，而是根本沒有腦袋。

14。不牽手就不會有分手

季夏喬去了遍天台，卻不見謝我的蹤影。她覺得很奇怪，這個人到底去哪兒了？找不到人她只好放棄了，便走出校門回家，卻見到謝我推着自行車走在前頭。
「謝我！」季夏喬叫他一聲，走了上去。謝我認得季夏喬的聲音，也回過頭去。
「你剛剛去哪兒了？」季夏喬問。
謝我回答：「圖書館。」
原來是去了圖書館，怪不得找不到他。季夏喬說：「你的秘密天地還真多！」
謝我抿嘴道：「狡兔三窟。」季夏喬先是有點意外，卻又笑了一下。
謝我沒說甚麼，示意季夏喬坐上自行車後座。季夏喬猶豫一下才坐上去，雙手依舊搭在他肩上。
自行車經過的都是熟悉街道，謝我開得很輕鬆。季夏喬想起體育課的事，問：「你剛剛沒事吧！」
謝我沒有回頭，繼續看着前路回答：「沒事，反正沒被打到。」
季夏喬靜了一下，又問：「那地中海是不是又趁機教訓了孫昊很久？」
謝我頓一頓：「那是正常的。」
季夏喬低着頭，一副憂心忡忡。謝我回頭瞧她一眼：「妳很擔心他？」
季夏喬點點頭：「有點。」
「妳有擔心我嗎？」謝我又問。
季夏喬想了想，答案仍舊沒變：「有點。」
謝我忽然停下自行車，用雙腳撐着地面，保持車子的平衡。他輕輕回過頭，季夏喬被他的舉動搞得一頭霧水。
「妳喜歡孫昊嗎？」
她呆呆地看着謝我，沒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謝我見她靜了許久，又問：「那妳喜歡我嗎？」
季夏喬完全沒料到謝我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算是告白嗎？謝我的眼神既溫柔又暖和，她不只是呆住，更是被嚇到不知所措。
謝我知道自己嚇到季夏喬，想伸手拍拍她，季夏喬卻回過神來，一下從自行車跳下來。她看了謝我一眼，慌忙地說了聲「對不起」就調頭走了。她不是討厭謝我，她只是心很亂。謝我沒有追上去，只靜靜留在原地，看着她走遠。就像每次在她家樓下目送她一樣。
回家後，季夏喬一直窩在被窩中。她不停回想謝我的說話，他真的喜歡自己嗎？
「大家姐，妳的手機在客廳響了很久。」難得早回來的季春曉叫進來。
季夏喬接過她遞來的手機一看，竟然有十通未接來電，全都是來自孫昊的。季春曉咬着口香糖好奇地問：「是男生打來嗎？」
季夏喬不想理這個小丫頭，伸手指指房門命令她：「馬上回房做功課，做完便溫習。」季春曉不敢回駁，只哼了一聲便走了出去。
此時，孫昊又來了電話，季夏喬想了想才按下接聽鍵。
「為甚麼打了這麼多遍次才聽？」孫昊的聲音帶點不滿，像是女生在申訴男友不理自己。
季夏喬慣了他的語氣，道：「剛剛手機在外裏，沒有聽見。」
「江林說妳問謝我去哪兒了。是不是？」孫昊一副質問的語氣道。
季夏喬不覺得這有甚麼問題，便嗯了一聲。正想開口關心他之時，孫昊忽然氣怒起來：「不見謝我出現妳便到處去問。我輸了比賽，輸了大考第一名，剛剛還被地中海罵了半天，妳就沒有半句關心，妳當我是甚麼？」
季夏喬被他弄氣了，把準備說的關心話全吞了下去，直罵回去：「你輸了是你技不如人。今日也是你打人在先，本來就是你不對！有甚麼好關心的？」
「季夏喬！我一直對妳這麼好，妳當我是甚麼？」
「笨蛋！我當你是笨蛋！可以了嗎？滿意了嗎？」季夏喬說了最後一個字便掛了線，把手機重重扔在床上，她覺得很煩心。本來，她是真的想與孫昊好好談一談，但原來要和他平心靜氣地相處是一件很

難的事。從前，孫昊在季夏喬眼中只有一個印象：幼稚貪玩，如今又多了一個衝動魯莽。

聖誕假剛開始，季夏喬和家人去了遍馬來西亞探親，過了一個嚴熱的聖誕。季夏喬索性不帶手機，讓自己徹底靜一下，享受旅程。結果回家後，手機訊息果然被炸爆了。有妹妹們上傳在群組的旅遊照片，有喬依沒事找她閒聊的話，也有余偉麟和謝我的短訊。
謝我的短訊？季夏喬想了一下才點進去：
【之前嚇到妳了，對不起】那是他三天前發的。
自從那天的事發生後，季夏喬和孫昊互不理睬，與謝我更尷尬無言，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幾天直到聖誕節開始。
季夏喬想了一下便回按着手機鍵盤回覆：
【不要緊，我沒事的】
謝我隔了幾分鐘才回覆：
【以後還是朋友嗎？】
季夏喬回覆：
【當然啦[OK手勢]】
季夏喬覺得，雖然謝我是安靜了點、騷悶了點，卻很成熟，這樣的男生很有安全感。只是她不想接受謝我，因為她還未搞清與孫昊的關係，她不想胡亂開始。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季夏喬和家人吃過晚飯，眾人一起坐在客廳看電視，等待除夕倒數直播。季夏喬坐在沙發上，呆呆地看着電視，旁邊的季秋怡卻一直在發訊息，不用想，對方肯定是于朗。
此時，季夏喬的手機響起，來電的是孫昊。季夏喬拿着電話走進廚房，猶豫很久才接電話。
孫昊的聲音模糊不清，夾雜不少雜音：「妳在哪裏？」
季夏喬已經許久沒跟孫昊講話，猜他是在外頭，只道：「在家。」
「我很想見妳，我來找妳好嗎？」
「快十一點，太夜了，家裏人不准許我出去。」
孫昊不肯罷休，說：「不行！我一定要見妳。」
季四海見季夏喬走入廚房便探頭問：「怎麼了？這麼晚誰打來？」
季夏喬迅速掛斷電話，說：「喬依打來，找我出去玩。」
季四海想了想：「去吧！平日學習辛苦，難得放假，和同學出去玩放鬆一下也是好的。」
唐倩知道喬依是季夏喬的同學好友，她看看季四海，想了想才答應：「去吧！不過兩個女生要小心點。」
季秋怡看看季夏喬，也說：「媽，我也想出去，可以嗎？」
「跟誰出去？」爸媽都不知道她和于朗的事，季秋怡只能亂講個女同學名字，矇混過去。
唐倩想了想，說：「好吧！但要早點回來，不可以去太遠，回來時要給我電話，而且不可以不聽我電話。」季秋怡應了聲「知道」。
季春曉見狀便眨眨眼，正要開口，唐倩已快一步說：「不用問了，不可以！妳乖乖地留在這裏。」
「為甚麼連二家姐都可以，但我不可以？二家姐沒有考全級頭二十呀！」季春曉完全覺得這是差別待遇，深深不忿。
季四海說：「妳還小，況且老四也沒有出去。」
季春曉看看季冬恩，翻個白眼道：「我和她怎麼能一樣？她都沒有朋友！」
季冬恩瞟她一眼，伸手扭住她的耳朵罵道：「妳閉嘴！」

出了大廈，姐妹倆說了再見便分開走。季夏喬在馬路邊等了一會兒，終於看見孫昊坐着的士來到。他把車門打開，卻沒有下車：「快點上車，這裏不能停車。」
見的士司機有點不耐煩，季夏喬只好上車。
「我們去哪裏？」
「去海岸倒數看煙花好嗎？」
季夏喬搖搖頭：「不好，我不想去。」

孫昊隨即搖着季夏喬的手臂說：「不行！我一定要去，妳一定要陪我去。」
「我不去。」
「去吧！我求求妳了！去吧！」
季夏喬果然招架不住孫昊，只能點頭答應。
除夕夜的尖沙咀到處封路，加上季夏喬和孫昊太晚才到，根本就擠不進人潮裏，孫昊索性蹲在路邊等待。
剛剛一路上，季夏喬沒有說過一句話，孫昊想了想，問：「還在生我氣？」
季夏喬知道他是在說上次吵架的事。她搖搖頭：「我沒你這麼小氣。」
孫昊傻笑一下：「那就好！」
他繼續說着自己的事：「妳都不知道我打了嚴一龍之後受了多少委屈。我媽罰我每天五點前回家報到，我大家姐罰我一個月沒零用錢，二家姐罰我一個月不許出去玩。我爸沒用，都聽女人的，半句道理話都不說。氣死我了！我爸就是怕女人，我家就是女權主義！我從小」
「孫昊！」季夏喬打斷了孫昊的話。
「嗯！」孫昊停下口，看看季夏喬。
季夏喬吸了一口氣，看着孫昊說：「我也是女人。我與妳媽媽和兩個姐姐一樣，都是個強悍的女人。家裏的三個妹妹都怕我。你還喜歡我嗎？」
孫昊料不到她會說這此話。他呆住一下，帶笑道：「當然！妳不同！我只想被妳一個人管。」
季夏喬反問一句：「那我有甚麼不同？」
孫昊笑得燦爛：「我喜歡妳呀！」
季夏喬沒有因為這句告白而甜心，反而是更理智起來：「你爸爸會包容你媽媽，不只是因為他愛她，也是因為他本就是個溫潤君子。你會想被我管，是因為你喜歡我，但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喜歡被管束的人。我很死板，很講原則。對我而言，我騙爸媽說今晚是與小喬出來，已經是件很大、很離譜的事。我和你根本差天共地，一點都不適合。總有一日，你會厭倦我的管束。到時候，再多的喜歡，也只會是多餘的牽絆。」
「不會！我們都沒有試過，又怎麼知道不可能。」孫昊焦急了，他激動起來。
季夏喬嘆了口氣，依然保然平靜。
「你有夢想嗎？」
孫昊不明她此話為啥，卻也回答：「有呀！我的夢想是和妳天天在一起。天天牽着妳的手，永遠不分開。」
季夏喬推開他的手，認真道：「我是認真的！你沒有夢想嗎？比如說我，我想當個記者。」
「記者？不行！不行！記者很危險，換一個吧妳！」
「孫昊！」季夏喬被他的不認真惹氣了。
孫昊咳了一下，坐好身子想了一想，說：「小時候，我想當飛機師。之後，想當太空人。現在沒有想到，反正是好玩的都行。」
「你甚麼都沒想，為甚麼會想到選文科？」
孫昊抿一抿嘴，無所謂地說：「我選文科是要用來氣我媽和姐的。她們說我成績好，選理科有前途。我就是不愛聽她們的，就要與她們對着幹，偷偷改了選科表。我就是不要聽她們的！」
季夏喬被他的話氣到了：「孫昊！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幼稚？選科是大事，不是用來氣你家人的。你到底要到甚麼時候才成長？」
孫昊不喜歡她用幼稚來形容自己，他直嗆回去：「我哪裏幼稚了？別拿妳的準則套在我身上！」
「你看！就是這樣！只要我說你哪裏不對，哪裏不好，你就只懂發脾氣罵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溝通！」
孫昊氣炸了，他用力頓腳而道：「根本不是我們溝通不了，而是妳覺得謝我樣樣都比我好，你們更適合！對不對？」
季夏喬一下站了起來，二人吵架的聲音引來旁邊人的注目。季夏喬不想再與他糾纏下去，轉身就走。孫昊叫了一聲發洩情緒，便追了上去，一手拉着她：「別走！我錯了！是我錯了！我認錯，行了吧！」

季夏喬覺得，自己一定要心狠一次。她掙開孫昊的手，繼續走，孫昊卻一下把她拉回頭。季夏喬已經想不到該說甚麼，她只靜靜看住孫昊。此時，四處傳來人們的歡呼聲。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Happy New Year！」
遠放傳來噼噼啪啪的聲音，天上大放異彩。海上升起七彩繽紛的煙花，五光十色的彩花從天上慢慢掉來，像是跌落凡間的星星。
孫昊握起季夏喬的雙手，看着她道：「我聽小喬說過，妳一直希望和喜歡的人看一場煙花。只要是妳喜歡的，我都會去做，所以我會改的。我會努力的，妳不要喜歡別人。」
季夏喬靜了許久，她知道自己對孫昊有感覺，但她更清楚，他們兩個不適合。所以，她要在這些感覺變成喜歡前，斷了一切可能。她抬起頭看着孫昊：「煙花很美，卻又很短暫。我的確很想和喜歡的人看一場煙花，我也承認自己對你有感覺。但我更清楚，我們的感情不會長久，也就像煙花般短暫。你明白嗎？」
季夏喬知道孫昊很喜歡自己，更知道他是一個與自己性格完全不合的人，所以她一直迴避他。誰知道到最後，自己還是對孫昊生了感情。季夏喬知道，分手就是一場劇痛，所以她決定不開始這段沒未來的感情。只要不牽手就不會有分手。

15。你知道這是在傷害她嗎？

新年後新學期開始，班上重新調整了座位。體育課的事情發生後，孫昊與謝我之間的不和是人盡皆知，為了完全把他們分隔開，趙媛把謝我調到第一行的最後位置，旁邊就是班房的後門，孫昊與他對角而坐。
季夏喬坐在第三排的倒數第二個位置，後面兩個相連位置都空着，同桌是一個叫李景陽的男生。李景陽是個健談的男生，成績不錯，在上學期段考中排在班中前半。
因為季夏喬成績好，李景陽很喜歡與她討論功課內容，這一切看在孫昊眼中都是要不得的。有一次李景陽從外頭回來，孫昊剛好在他後面。他故意快走幾步，把李景陽撞到後排座位上。
孫昊裝作一臉無辜地說：「喲！對不起呀！我眼力不好。」說完便掉頭走。季夏喬知道孫昊的幼稚把戲，卻也只能忍着，也苦了李景陽。
這日午飯後，季夏喬如常在座位上做數學題，卻被一條計算座標位置的題卡住。剛好陳星不在，她正納悶該如何時，旁邊就站了個人：「第三個步驟寫錯了，重新算一次吧！」季夏喬抬起頭，那人正是謝我。
「看我幹嘛？再計一次呀！」謝我叩一叩她桌面道。
季夏喬有點尷尬，卻又裝作沒事，執起筆重新再算一次。謝我看着她寫的算式搖了搖頭：「還是不對！妳怎麼這麼笨？」
謝我一手拿過她的筆和答題紙，索性坐在她後面的空位，親自把題目完整做一次，季夏喬則轉過身來看着他算題。
「喔！原來是這樣！但之前同樣的題形，孫昊不是這樣教我的。」季夏喬一時嘴快，心直口快的話讓謝我聽着有些礙耳。
謝我放下筆，冷傲地說：「所以他只考第二名。」
季夏喬倒抽一口氣，道：「行！你最厲害就是了！」說完便拿回筆和紙轉回去。
謝我卻一手把答題紙按回在桌上，質問道：「為甚麼避開我？」
季夏喬不看他，只說：「我沒有。」
「若是沒有，為何明明與我坐得這麼近，卻要刻意跑去老遠找陳星問題目？」
季夏喬被他問得說不出話，直接把身子轉回去。謝我把桌子移近季夏喬，心平氣和地說：「不是說好了嗎？我們還是朋友。」
季夏喬覺得謝我挺有道理，這世上不是個個都像孫昊那樣氣死人不償命的。她嘆了口氣道：「如果人人都像你這樣理智該有多好？」
謝我想了想，問：「妳說誰？孫昊？」
季夏喬看看謝我：「為甚麼你會猜是他？」
「因為他最近沒來煩妳、纏妳。」
季夏喬又再嘆了一大口氣：「現在看着他，我總有種莫名的罪惡感。」
「那妳就別看他。」
季夏喬翻了個白眼：「大家在同一個課室，怎麼能避得來？」
「捂住眼就行。」謝我把雙手擋在季夏喬眼前：「就像這樣。」他的聲音在耳邊迴旋，聲線莫名的動聽。
此時，旁邊的班房後門被打開。謝我和季夏喬回頭一看，進來的是江林、楊凱明和孫昊。
看到謝我的手碰在季夏喬臉上，孫昊頓時氣炸了。他轉身把後門用力一踹便走了出去，江林趕忙追了上去。楊凱明有點生氣，他朝季夏喬唬叫：「可以顧及一下昊哥的感受嗎？」
楊凱明氣沖沖地走出班房，季夏喬因他的話沉默下來。她不想傷害孫昊，但孫昊卻已因她而受到傷害。

中五下學期開始有晚修時段，學校規定學生每星期至少要出席三天。這天，季夏喬和喬依約好了一起夜讀，二人在校外吃過晚餐才回校。

喬依點的是蔥油拌麵，季夏喬點了酸辣紅薯粉，還要了大辣。那碗酸辣紅薯粉來的時候是一片紅通通，喬依看到就怕。
「我發現妳最近越吃越辣了！」
季夏喬吃了一口紅薯粉，道：「是嗎？可能是習慣了。」
喬依拌着碗中的麵條，說：「其他也罷！紅薯粉特別傷胃，妳還點大辣，胃受得了嗎？」
「沒事，妳少擔心。」
季夏喬想了想，借機說：「妳剛才體育課時不是肚子痛嗎？現在沒事了？」
喬依頓了頓筷子：「沒事了！小事而已，休息一下就好。」
季夏喬喝了口酸辣湯底：「甚麼是休息一下？妳剛剛休息了整整兩節課！妳到底要避到甚麼時候？」
自從上次與中六師兄分手後，喬依一直沒再戀愛。本來季夏喬覺得喬依很失常，很替她擔心，但喬依很快又回復正常，能吃能喝的，唯獨有一樣很奇怪。每次上體育課前她總會以不舒服為由待在保健室，下課後，又馬上回復正常，沒病沒痛。季夏喬想了很久，覺得她是在躲避5B的人，至於是哪個人，不用猜也會想到。
喬依抿嘴說：「身子弱也不是我想的，就算徐又芳要劈我也沒辦法。」
喬夏喬看看她：「妳在搞甚麼我會不知道嗎？更何況明眼人都知道妳在裝病。嚴一龍和那莊雅」
「好了好了！別說了！行嗎？」喬依一聽到嚴一龍的名字就板起臉來，開口把季夏喬的話打住。
「小喬，我是覺得」
「好了別講了！再講我就走！」
季夏喬覺得，喬依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總想和喬依好好聊一下嚴一龍的事。但每次只要提到他，喬依就會馬上板起臉把話題跳過去。喬依分手向來灑脫乾淨，絕不會有半點留戀，但這次看來是真的失守了。喬依從未在戀愛路上跌倒過，這次這一跌她摔得很深、很重。
———————
晚上來自修的人不少，孫昊和謝我也在。自修沒有坐位規限，當值老師點過名就會離開，喬依便坐在李景陽的位置。今天功課不多，喬依很早就完成了，見季夏喬埋頭於數學題裏，她便一時興起，拿起筆紙算了起來。
「這題好難呀！怎麼解？」
季夏喬轉頭看看喬依，差點以為自己看錯了。喬依在做題？季夏喬回過神來，看看她手中翻開的題目，剛好就是中午謝我給她解的那道題。季夏喬拿起筆逐步解釋，卻解得奇奇怪怪，讓喬依更加一頭霧水。
喬依一臉迷茫：「妳的答案是抄的嗎？我差點以為妳在講法文。妳聽得懂自己在說甚麼嗎？」
季夏喬尷尬地咳了一下，輕聲道：「謝我教我做的！用的方法我沒試過，記得不清楚。」
「那就簡單了！他坐那麼近，叫他過來再教一次就行。」喬依向謝我擺擺手，道：「學霸同學，能教我道題嗎？」
季夏喬叫不住喬依，回頭看了看謝我。謝我點點頭，走到季夏喬旁邊俯身解題。二人的臉頓時十分貼近，季夏喬幾乎能聞到他的氣息，她隨即仰後身子說：「你們慢慢說，我去洗手間。」
季夏喬很想避開他。除了是不想把整件事搞得曖昧不清，也是在顧及孫昊的感受。楊凱明的那句話完全落進她心中，她知道剛剛那一下，孫昊一定在看。
季夏喬開着水龍頭把臉洗了一次又一次。她沒有紙巾，只能由着水珠留在臉上淌流着。她下意義地摸一摸胃，還真被喬依那烏鴉嘴說中了。她用手背擦一下臉，徐徐走出洗手間。
孫昊倚在女廁外的石壘等了許久，他的心很不爽。
午休打開班房門那一下，他呆住了。謝我憑甚麼伸手碰季夏喬？他剛剛還借解題為名，趁機靠近季夏喬。孫昊很生氣，他不明白為何謝我每樣東西都要跟自己爭。他不甘心，明明是他先來的，是他先遇上季夏喬，是他先追季夏喬的，為何季夏喬偏偏不接受自己？
季夏喬從洗手間出來，二人對上了眼光，孫昊踏前幾步走近她，季夏喬不知道他想幹嘛，只微抬頭看着他。卻沒想到，孫昊竟伸手把季夏喬拉過來，雙唇冷不防地貼在她的紅唇上。季夏喬馬上就伸手推開他，卻被孫昊牢牢地禁錮在懷中。
孫昊狠狠地咬着季夏喬的下唇，宣洩心中的怒忿。季夏喬的反抗聲音從喉嚨傳出，卻被孫昊一一忽視

。情急之下，季夏喬抬腿踹了孫昊的腳，他痛得鬆開了手。季夏喬隨即把他推開，退後幾步。她用充滿怒怨的眼神直逼孫昊，伴隨的還有起伏不停的呼吸，和淌血的下唇，血腥味充斥在口中，而這一切都被站在不遠處的謝我看得一清二楚。
看見季夏喬被孫昊咬得淌血的唇，謝我心中起了一團莫名怒火。他急步走上去，伸手拉過季夏喬便走。孫昊卻攔住他的去路，二人怒目而視。
謝我壓住怒氣不打他：「讓開！」
孫昊指着季夏喬質問謝我：「她有說要跟你走嗎？」
他握着季夏喬另一隻手要把她拉過去，季夏喬卻雙手一掙，把謝我和孫昊的手一同甩開，轉身就跑。孫昊拔腳就追，謝我卻一把扯住他，向他當頭棒喝：「你知道這是在傷害她嗎？幼稚！」
孫昊頓時愣住了。一直以來，他都很喜歡季夏喬，他心甘情願為她做了許多事，但他從來沒有發現，自己很多的行為都是幼稚、魯莽的。可能別的女生會喜歡，但季夏喬不同，她很成熟、很理智，她知道一段感情是要看將來的。一時的快樂很美好，但以後的快樂才是美滿。

16。妳太成熟，他太幼稚

謝我找了季夏喬很久，最後竟然在保健室外找到她。季夏喬戴着口罩從保健室走出來，與謝我打了個滿照。謝我迎上去，問：「為甚麼戴口罩？不能見人？」
季夏喬見四周沒人才說：「嘴唇破皮流血了，不想被人看見。」
謝我腦海中浮現孫昊咬着她嘴唇的一幕，心就像被狠揪了一下：「痛不痛？」
季夏喬覺得他明知故問便有點生氣，抬頭看他道：「當然痛！要不你試試被咬一下看！」
「好呀！妳咬嗎？」謝我輕描淡寫地回答。
季夏喬才發現自己講錯話，低着頭往走廊盡頭走去。謝我跟在她身後，走到操場旁的階級坐下。謝我坐的階級比季夏喬低了兩級，他側着身，微仰頭看着季夏喬。他們兩個坐得不近，中間隔了三、四個人的身位，謝我知道季夏喬需要空間。
他們靜了很久，謝我才緩緩開口：「這次為甚麼沒哭？」
謝我回想起那次在露台，季夏喬坐在地上哭崩的樣子。那是他第一次見季夏喬哭，他以為像她這樣強悍的女生，不會這樣脆弱，但原來女生都一樣，一樣愛哭。
季夏喬仰頭看着夜空：「都是我自找的，我沒有哭的資格。」從苦苦暗戀余偉麟到拒絕他，從拒絕孫昊到被他強吻，季夏喬覺得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由一開始她就沒資格哭。
謝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只靜靜坐着看她。季夏喬抽了口涼氣：「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不是太理智了？好聽的就是理智，不好聽的就是執著。我是不是該學學我二妹，勇敢去愛。是不是也該學學我三妹，不顧一切去狂瘋。又或者學我四妹，我行我素？」
謝我想了一下，道：「理智不是錯。錯只錯在妳太成熟，他太幼稚。」
季夏喬覺得驚訝，謝我居然看得出她和孫昊之間的問題。她笑了笑，原來謝我也挺懂她的，也許是因為他同樣是個理智的人。
季夏喬捂一捂住胃，那疼痛又來了。謝我見她皺眉捂胃，便問：「怎麼了？胃也痛？」
季夏喬點點頭：「晚餐吃了酸辣紅薯粉，還點了大辣。」
謝我當下真是服了她，站了起身道：「我去給妳買胃藥。」
季夏喬卻伸手拉住他的衣尾：「不用！我剛剛在保健室吃了，也許是藥力還未發作而已。」
「那我先送妳回家？」反正回去見到孫昊只會更尷尬，季夏喬想了想便點頭答應。
這是謝我第二次幫季夏喬收拾書包，他很熟練地將季夏喬需要的東西放進書包後，跟喬依交代幾句便下樓。
季夏喬坐在自行車後座，她有點猶豫，自己到底該不該繼續搭着謝我的肩？她的手往下移，正決定拉住謝我的衣尾時，前面的人開了口：「至少不要退回去拉我的衣尾，可以嗎？」
季夏喬怔了怔，嗯一聲回應他，便把雙手搭上謝我的肩上。自行車緩緩起動，載着二人經過那條熟識的街道。

———————

季夏喬從未試過胃痛得如此厲害。回家後又吃了兩顆藥，在床上躺了很久胃痛才終於停止。被胃痛纏繞了一整個晚上的季夏喬幾乎沒有睡過，爸媽擔心她身體吃不消，便替她請了假。抱頭大睡的她睡得沉穩，一醒來已經是下午四點多，肚子餓得咕咕作響。正打算燒水煮麵時，手機卻響了起來。季夏喬顧着看火，沒看來電顯示就接了電話。
「喂！誰呀？」
「是我。」電話傳來的聲音使季夏喬頓住了，因為那是把久違的聲音。
余偉麟聽不到回應，便再說：「我是魚鱗，有在聽嗎？」
季夏喬關了火，倚在冰箱拿着電話。她語氣平淡得很：「我在聽，你說吧！」
「聽小喬說妳病了。我怕傳訊息妳會看不到，所以便打來問問妳怎樣。」自從與他說清楚，季夏喬便故意不看他傳來的訊息。她已經忘了，自己累積了多少條未看的訊息。
季夏喬吸了口氣：「我沒事，已經好多了，多謝關心。」
余偉麟苦笑一下：「我們之間不需要這麼客氣。」

季夏喬低下頭看着廚房的地磚，道：「隨便吧！反正客不客氣都是一句。」
電話裏頭靜了許久，只有呼吸的聲音互傳着。
良久，余偉麟終於作聲：「不舒服就不要吃辣，也不要喝豆漿，暖的也不可以，無糖也不行，難消化。」
「還有，妳數學如果有懂的可以隨時來找我，5E大門永遠為妳而開。」
季夏喬靜了一下，緩緩說：「知道了，多謝。」
「多謝甚麼？我們是好兄弟呀！」余偉麟的話聽起來說得輕鬆，但季夏喬永遠都不會知道，電話另一端的他正紅着眼。
季夏喬沒有回應他，只默默掛了電話。她點開余偉麟傳來的訊息：
10月30日
【我買了白饅頭，還有無糖豆漿暖的】
【我在妳樓下等妳，不見不散】
11月2日
【妳的腳好點了嗎？】
11月13日
【明天運動會，妳的腳能跑嗎？】
11月22日
【最近轉冷了，多穿件衣服。】
【妳怕冷，別著涼。】
12月4日
【明天考數學，有信心嗎？】
12月22日
【聽說妳全班考第四，厲害喲！】
12月25日
【Merry Christmas】
12月28日
【聽小喬說，妳去了馬來西亞。好玩嗎？】
1月1日
【Happy New Year】
【我去了河邊看煙花一個人看】
【煙花很美】
1月28日
【很久沒見，妳最近還好嗎？】
2月18日
【初一大吉，祝妳心想事成】
3月4日
【我錯了】
【可以原諒我嗎？】
3月16日
【對不起】
【我們還是好朋友嗎？】
今日
【妳病了？】
【我來看妳好嗎？】
季夏喬的眼眶泛起了暗湧，那一滴淚水重重地掛在眼簾，欲下不下。她酸了鼻子，更失了聲線，但沒有再心痛，只有一種若有所失的空虛感。她打了一下自己的心房，那是一下發洩、一個宣告。她告訴自己，一切都過去了，就像海上的煙花，不必回頭、不必惋惜。

17・他比你好上十倍

自從那天晚修後，孫昊就像換了個人似的。他沒有理會誰在季夏喬身邊打轉，也沒再故意找謝我麻煩。上課時他依然會睡覺、玩手機，卻再沒有與老師對着幹，5A過上了好一段安寧日子。
每週四早會都有學生分享時段，每班會輪流派代表上台分享演說。按照慣例，學生代表一向由每班考第一的學生擔任，今日剛好輪到謝我。
穿着整齊校服的他站在台上從容自如，卻又予人一種冷傲漠然的感覺，令人凜然生畏。自從運動會一舉成名後，謝我已成了不少女生的傾慕對象，卻因為他的冷淡寡言，總令人卻步生畏。
喬依看着台上的謝我不禁嘆氣道：「謝我這個人成績好、運動好，長得又高，外型樣貌也不錯。怎麼就是冷冰冰的像冰塊一樣？」
站在附近的江林不要命地說：「妳有興趣嗎？去融化他試試看！」
喬依二話不說，伸腳踹了他一下。季夏喬看着他們玩鬧也笑了笑，卻在無意中與江林身旁的孫昊對上了目光。見孫昊一直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季夏喬趕忙把頭轉回去，定一定神。孫昊就像與她玩着貓捉老鼠遊戲，他的目光如利爪般追着季夏喬而去，這比煩着她、纏着她還叫人煩心，季夏喬卻無處可逃。
———————
喬依已經很久沒上過體育課，徐又芳向她下了最後通碟，若她再不上課就會見家長。喬依家裏是個重組家庭，後父與媽媽各自帶着孩子再婚後，喬依才改姓喬。喬依總覺得媽媽偏心後父的兒子，也因此與家裏關係不好，才會當住宿生。很多時候週末放假，她寧願一個人留在宿舍也不願意回家。徐又芳把話說到如此地步，喬依也只好乖乖聽話，久別操場的她帶着一副上刑場的模樣上課。
今日的體育課是體能訓練，剛好男生也是。朱敬天和徐又芳索性讓男女生一起共用跑道跑圈。喬依選了先跑，季夏喬則坐在場外幫她計算圈數。
陳星坐在季夏喬附近，道：「喲！小喬終於上體育課了！大新聞呀！」
「徐又芳下了御旨，小喬再不來上課就要見家長。」季夏喬的眼睛繼續注視着場上的喬依，怕會數漏。
陳星嘆了口氣：「以前小喬每次分手不都很乾淨灑脫嗎？怎麼現在變得婆婆媽媽、拖泥帶水的？」
陳星是個聰明人，不可能看不出喬依在刻意避開5B的人，而5B眾人之中，能與喬依牽上關係的便只有嚴一龍。
對於陳星會猜到發生了甚麼事，季夏喬並不覺得奇怪。她想了想陳星的話，說笑道：「你若也栽一次，也許就會明白。」
陳星連忙擺擺手：「我才不要！我媽媽說了，大學前不能戀愛。」
這些話唐倩也跟她們四姐妹說過很多遍，季夏喬就是知道母親的態度強硬，才會將自己喜歡余偉麟的心意藏了許久，直到這份心意變成了不能說的秘密。如今這份心意更是變成了禁忌。
十二分鐘很快就過去，徐又芳吹哨子示意場上人停止跑圈。與陳星同組的謝我微微喘着氣走過來，一手拿水瓶便仰頭大喝。陳星拍一下他的肩，道：「厲害了我的兄弟！跑了七個圈，二千八百米呢！」
陳星雖然嘴壞，卻是個心腸很好的人，而已也很好學。成績本來已經很好的他總向謝我請教數學，謝我與他相處多了，關係也好了起來。
謝我不以為然，說：「還好！只是有點氣喘。」
季夏喬駁了一句：「才剛跑完二千八百米，不氣喘才不正常吧！」
此時，喬依終於按着肚子，一拐一拐地走回來。她氣喘得說不出半句話，直接倒躺在地上。季夏喬上前蹲在她身旁，把水遞給她：「還行嗎？」
喬依擺手示意不要水，喘着氣說：「跑跑了多多少？」
季夏喬低聲回答：「四個圈，一千六百米。」
「才千六？」喬依氣喘得不想再說話，乾脆大字形躺在地上，等氣順了再等。
此時，徐又芳又吹了哨子，示意未跑的人準備，季夏喬放好水瓶便準備出去。謝我卻拉一拉她：「不要跑第三線，二百米起點附近那段路有點凹凸不平。」

季夏喬點點頭示意，陳星卻伸一伸脖子說：「我也要跑呀！為甚麼不提醒我？」
謝我看了季夏喬一眼：「她比你笨。」
季夏喬已經習慣他用笨來形容自己，便自嘲道：「是呀！所以我才考第四，在你們後面。」
聽到眼前三個學霸的對話，喬依只想對他們翻一個大大的白眼，心中正咆哮着：笨？班裏考第四叫笨？那我算甚麼？
體能訓練結束後離下課還剩二十分鐘，徐又芳和朱敬天讓他們自由活動，嚴一龍便邀請謝我一起打籃球。
自從上次嚴一龍被打，謝我就覺得，嚴一龍雖本非一心為自己擋拳，卻也無辜地當了替死鬼，便主動問候了對方的傷勢。嚴一龍是個開朗又易相處的人，見謝我主動示好，便與他走近了不少。更何況，他本就佩服謝我能文能武，更在跳高場上贏了自己，他是識英雄重英雄。
他們人數不多，打不了正式比賽，只是隨便切磋球技，一邊閒聊着。大小喬和陳星坐在籃球架附近，喬依一直低着頭看地上，季夏喬和陳星則專注於場上的男生。陳星說：「大喬妳有沒有發現，謝我好像變暖了？」
季夏喬不明他說的「暖」是甚麼意思。陳星便補充一句：「我是說謝我好像沒以前那麼冷冰冰，有點開朗起來了。」
季夏喬開玩笑說：「最近天氣變熱，所以冰融化了。」
喬依此時插了句話：「為甚麼我沒覺得他這塊冰塊有融化？」
「因為妳眼裏只有某人，沒有別人。」
陳星話帶相關地看了喬依一眼。喬依不願意理他，沒有說甚麼。
季夏喬咳了一下，隨即轉換話題：「冰挺好的，熱的時候喝冰的飲料，心情也會好起來。」說完便扭開水瓶喝了幾口水。
陳星乾笑一聲，把目光重新放回球場上。季夏喬暗自吐糟，有時候，人太聰明也不見得一定是件好事，陳星就是個好例子。
球場上分別有兩群男生在打籃球。一群是以孫昊為首的5A男生，另一群是5B男生和謝我。兩群人各佔用一邊籃架，輕鬆地鬥球射籃。
孫昊一向是5A的大哥，班上男生都以他馬首是瞻。謝我不是喜歡群黨結隊的人，加上與孫昊關係不好，和班上男生向來不太走得近，陳星是個少有異數。最近謝我與嚴一龍交好，偶爾會一起打球，這些看在孫昊眼中就是兩個自己討厭的人結盟。球場上的他雖在打球，眼睛卻留意着5B男生那邊。
謝我把球傳了給不遠的男生便停了下來，畢竟剛剛才跑完接近三千米，體力終究還未恢復過來。嚴一龍走了上去問：「怎麼了？沒氣了？」
謝我點點頭：「有點累。」
嚴一龍笑一笑：「跑七個圈，你當然喘。拜託！不用這麼賣力的，體能訓練而已，沒佔多少分。」
「我習慣盡全力。」謝我認真地說。嚴一龍因他的認真呆一呆，這個人也太死板了吧！
謝我看着場外與陳星聊得正高興的季夏喬，心中有點後悔，早知道剛剛就應該拉上陳星一塊打球。嚴一龍注意到他的目光，開玩笑問：「在看誰？該不會是陳星吧！」
謝我抿一抿嘴：「陳星留給你，我沒興趣。」
「所以是大喬？」嚴一龍心想，你敢說是小喬我就揍你。
謝我沒有承認，也沒有否定，只說：「反正我不喜歡學渣。」
嚴一龍聽到便鬆了一口氣，帶笑道：「大喬挺好的，和你配，都是學霸。」
季夏喬是個能守祕密的人，喬依和嚴一龍的事她從來沒跟謝我提過。謝我也不是好是非之人，對別人的感情事沒半點興趣，卻也聽說過喬依和嚴一龍的事。
他只笑了笑：「她是個笨蛋。」
下課的鐘聲響起，球場上的人陸續各自散去。坐在地上差點睡着的喬依起了身，季夏喬問：「今日去晚修嗎？」
喬依搖搖頭：「不去！快累死，我回宿舍睡覺。」
「大喬、謝我、陳星，趙媛找你們去辦公室。」季夏喬本想扶喬依回去，李景陽卻從教學大樓走回來叫住她。

季夏喬疑惑地問：「她找我們幹嘛？」
「不知道！我剛剛在樓梯碰見趙媛，她叫我通知你們三個。」
季夏喬和陳星、謝我互相看了一下，陳星道：「OK，我們現在就去。」
季夏喬不放心喬依一個，便對李景陽說：「李景陽你幫我扶一下小喬。」
「得了！我一個人都可以。快走，不送！」喬依一臉無所謂，擺擺手示意他們快走，三個人便往教學大樓去。
喬依拿起水瓶就走，腳卻因為跑圈後酸痛起來，每走一步都抽着小腿筋。李景陽見她這樣便好心扶她一下，喬依正想說不用時，一個籃球便朝他們的方向擲來。李景陽連忙縮回扶着喬依的手，敏捷地往後退了幾步。那球嘭聲擲在鐵絲網上。
「不好意思呀！手滑。」嚴一龍從球場上跑過來，臉上一副無奈。
李景陽拍了拍胸口壓驚，驚魂未定：「沒沒關係！小喬妳慢走，我先走。」李景陽雖不聰明，但喬依和嚴一龍從前戀愛過的事卻是人盡皆知，他再笨也不會跟他們耗下去，一個轉身便溜走了。
嚴一龍把球撿起丟回場上，喬依想避開嚴一龍，當然是二語不說就拐着腳走。嚴一龍卻一個轉身阻住她的路：「這麼膽小的人也看得上眼，不像妳呀喬依！」
「你說甚麼？」喬依抬頭瞟他一眼。
嚴一龍似笑非笑地看着喬依：「我說妳呀！運動會那天，妳不是說我是窩囊廢，配不上妳嗎？怎麼現在卻連李景陽都看得上眼？」
喬依心中有怒，更有苦澀。她忍住一切情緒，表情沒有一絲變化，她故意道：「是嗎？我倒是覺得，他比你好上十倍，至少他不是個臨陣退縮的人。」
其實嚴一龍知道，自從和中六的董軒分手後喬依便再沒有拍拖，剛剛李景陽也不過是出於好心地扶她，喬依根本不會看上李景陽。但他就是不甘心，他很想知道喬依是否真的對自己沒有一絲感情。她不再戀愛，會不會是因為自己，但原來他錯了，他太自以為是了。
看着喬依對自己的漠視態度，嚴一龍知道改變喬依的人是別人，不是自己。他在喬依心中根本可有可無。

18。剛好遇到妳

被趙媛抓住談了許久，三人離開教員室時已五點多，陳星便建議一同去吃晚飯再回來晚修。謝我和季夏喬同意了，三人一起走出校門。
學校附近開了家新的麵店，陳星本來想去那裏吃，謝我卻說：「不吃麵，吃粥。」
陳星吓了一聲：「大熱天時吃甚麼粥？」
謝我先看看季夏喬才道：「我胃不好。」季夏喬的心晃了一下，她知道真正胃不好的人是自己。
粥店內還算寬闊，他們坐的是四人卡座。陳星和謝我並肩而坐，季夏喬在他們對面。三個人各點了一碗粥，陳星問：「吃腸粉嗎？」
季夏喬沒意見便點頭說好，謝我拿主意點了份羅漢齋腸粉。陳星皺着眉：「你轉行當和尚了？點甚麼羅漢齋？」
謝我嘖了一聲：「想清一清腸胃不可以嗎？」
陳星咳一咳，無奈地說了聲「可以」。
季夏喬點的是白粥，所以最先來。陳星看看那一片白濛濛，說：「大喬，妳不覺得白粥太清淡無味嗎？」
「我不愛吃肉。」季夏喬用勺子輕輕拌着粥，讓它放涼。
「也太清淡了吧！」陳星看看邊上的調味盤，伸手拿了瓶辣菜脯，道：「有辣菜脯，正好讓妳添添味道。」
謝我盯了季夏喬一眼，在警告她不准吃。她嚥一嚥口水，對陳星說：「我最近胃不好，不能吃辣。」
胃不好、不吃肉，陳星秒速想到了甚麼。他看看謝我又看看季夏喬：「你們兩個真是煩死人！」
季夏喬頓時放下了勺子去了洗手間。陳星見季夏喬尷尬地走開便撞一下謝我：「你們甚麼時候開始的？」
謝我沉默幾秒：「我和她沒有在一起。」
「甚麼？大喬沒有答應你？」陳星驚訝很很。
謝我點點頭，陳星又問：「是不是因為孫昊？但我見他最近都沒有纏着大喬呀！」
謝我想了想才說：「她和孫昊有點複雜，她家裏也有點複雜。她要顧慮的東西很多，我能理解她。」
「你打算等到甚麼時候？」
謝我聳肩不語，陳星嘆着氣搖頭道：「大喬真厲害！先是孫昊，再是你，兩個男神都栽在她手上。她也沒有很美呀！」
謝我在枱底踹了他一下，陳星痛得差點跳了起來。從此以後他就知道，在謝我面前甚麼都能說，唯獨有關季夏喬的事不能亂說。
季夏喬從洗手間回來之後，陳星便說起剛剛趙媛說的事。他吃着牛肉粥，邊道：「趙媛說的溫習小組，你們怎麼看？」
中五下學期開始便是高中生的學習高峰期。為了讓班上同學加強學習，趙媛找來班上成績最好的三人組成溫習小組，希望他們能在學習上幫助同學。至於為何不找考第二的孫昊？恐怕趙媛也清楚，孫昊一定會板着臉對她說：「他們考得好不好關我甚麼事？」
季夏喬想了想：「我覺得效果好不好，要視乎學習的人有沒有心。」
「那妳的心是怎麼想的？」陳星把季夏喬和謝我都弄呆了。這一句倒像是告白時，問對方答不答應的話。
陳星頓時察覺自己的話有誤導成份，便馬上糾正：「我的意思是，妳學習的心是怎樣的。」
季夏喬勉強笑了笑，說：「我覺得學習是要靠自己主動的，不懂就要去問，坐着等着是不會想通的。」
「是呀！不過有時候主動了，也未必有結果呢！」這次陳星是刻意搞事情，他看着謝我意味深長地笑一笑。
謝我懶得理他，舀了口粥說：「每個人學習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不能只以一種方式作標準。反正，只要都是用正途的方法就可以。」

陳星放下了勺子，頓時後悔說起學習小組的事。怎麼吃頓晚餐也搞得像學習研討會似的？

因為體育課的體能訓練，同學們下課後都累得直接回家，來晚修的人不多。季夏喬、陳星和謝我乾脆圍圈而坐，討論幾題文學賞析題目。三個人討論得入神，不知不覺便過了晚修時間，差點出不了學校門。

陳星與他們不同路，便在學校門口道別，剩下謝我和季夏喬。自行車上，二人一起踏上回家的道路。

其實季夏喬是聽到的，她聽到陳星與謝我在粥店裏的對話。陳星講得沒錯，她不漂亮，為何謝我偏偏喜歡自己？

「你為甚麼喜歡我？」坐在後位的季夏喬忽然開口。她很想知道，為何謝我會這麼好？他能理解季夏喬的顧慮，他不曾逼過季夏喬，他真的很好。

「因為妳很傻、很笨。傻得讓我心痛妳，笨得讓我想保護妳。」謝我停下自行車微微回過頭，泛起淺淺微笑，那是季夏喬見過最好看的笑容。

季夏喬揚起了笑容，她又說：「又傻又笨又漂亮的女生大有人在，為何偏偏是我？」

謝我坐直了身子，雙腳撐住地：「記得那個早上嗎？因為我剛好遇到妳。遇到妳之後，我就再沒遇到另一個能走進我心中的人。」

季夏喬記得，當初余偉麟跟自己說「我喜歡妳」的時候，她是覺得痛苦的；孫昊說，會為了自己改的時候，她是覺得矛盾；唯獨謝我的話是讓她覺得甜的、暖的，也許在季夏喬心中，謝我早已是個特別的人，特別得令她有心動的感覺。

「謝我，謝謝你。你真的很好。」

謝我看着季夏喬想了想：「如果妳想感謝我，就答應我一件事。」他拉起季夏喬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讓它們從後橫抱住自己的腰：「答應我。從今以後，不要再搭着我的肩，就這樣抱着我，好嗎？」

季夏喬靜了一下，她感覺到謝我握着自己的手是溫熱的，更在點潤濕。季夏喬知道這個人很好，感情路上她已經錯過一次，她不想再錯過第二次。她泛起微微的笑容，用力把謝我的腰抱住，回應他的問題。這一刻，謝我覺得很不真實。季夏喬見謝我沒有反應，便伸手在他眼光晃了晃。謝我一下抓住她的手，把季夏喬的十指張開，一下反扣，與她十指緊扣住。他的聲音溫暖如春：「答應了就不許再放手。」

季夏喬的心甜得像打翻了蜂蜜，她收斂一下笑容，說：「不可以！」

謝我頓時愣一下，吓了一聲。

「因為現在已經很晚了，我要回家。我還是要放手。」

謝我才放下懸起的心，在季夏喬右手背上吻了一下。

又坐了很久，他才踏着自行車慢慢來到她住的大廈。自行車的速度很慢、很慢，因為他不捨着放開季夏喬，更不捨得與她說再見。

午飯時間，季夏喬和喬依去了食堂用膳。陳星瞧見她們便揮手示意。喬依走在前頭，她隨意坐在謝我旁邊，季夏喬便坐在陳星旁邊。

陳星問：「今日為什麼不出去吃？」

「不要問我，問她。」喬依指着季夏喬，臉上帶點不滿。

季夏喬送了口白飯入口，道：「待會兒我要去圖書館找題。出去吃飯費時間，怕時間不夠。」她悄悄看了斜對面的謝我一眼，繼續夾着菜。

其實，他們兩個早就約好一起吃午飯，便各自借陳星和喬依當幌子，製造一場食堂裏的偶遇。謝我回了她一個眼神，又低頭吃飯。

陳星問季夏喬：「找題？找甚麼題？」

「溫習小組用的題。你們待會兒有時間陪我去嗎？」

喬依立即搖頭：「不去，我回宿舍補眠。」

季夏喬看着她認真道：「吃完飯就馬上睡覺，妳不怕胖死的？」

「胖死也比累死好！」

季夏喬抿一下嘴，又看看陳星。他馬上擺手道：「溫習小組的事我的確有責任出一分力，但我待會兒

沒空。妳和謝我去吧！」陳星是明擺在製造機會撮合季夏喬和謝我，但他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這兩個人已經在一起了。
謝我抬頭看看陳星，嗯了一聲回應，又看看季夏喬。她偷偷地向謝我笑了一下，這一笑融化了謝我這塊冰塊。

19。妳是我的

學校圖書館在五樓新翼的位置。謝我和季夏喬吃過飯，便去了圖書館。季夏喬坐在窗邊位置翻着題本，謝我坐在季夏喬旁邊靜靜看着她。
季夏喬在抬頭翻頁間，看見謝我目不轉睛的眼神便有點不好意思，瞬間紅了臉。她咳一下，低聲道：「你看着我幹嘛？」
「沒事做，所以看着妳。」
謝我的回答果然沒有一點糖份，季夏喬把另一本題遞給他：「幫我翻一翻這本，看看有沒有難解的題。我們要把它記下來，在溫習小組跟同學研究。」
謝我側側頭，說：「在我眼中會有難解的題嗎？」季夏喬無趣地抿一抿嘴，不想理他。
季夏喬看了一會兒題，又忍不住問謝我：「你覺得是不是該把我們的事告訴小喬和陳星？看見陳星當媒人婆的樣子，我心痛他。」
「妳為甚麼要心痛他？」謝我這句話像刀般既狠又快地劈下來，季夏喬心中甜了一下，知道他是在吃醋。
謝我想了想又道：「小喬和妳是好姐妹，告訴她倒是沒甚麼。只不過陳星若是知道了，妳確定此事還會是個秘密？」
見季夏喬在惦量着，他又說：「公不公開我倒是無所謂，反正我爸不會有意見，也正好可以告訴其他人妳是我的。現在的問題只在於妳怕不怕被別人知道，尤其是孫昊。」謝我說出最後兩個字的時候，語氣明顯加強了不少。身為男友的他，畢竟還是會在意孫昊這個存在已久的對手。
「你說得也對！那還是先別跟陳星說好了。」季夏喬嘆了口氣。其實除了孫昊，她還怕讓家裏人知道，她知道媽媽不會同意。到時候，她又該如何？
自從和方昕語分手後，余偉麟沒再去食堂吃飯，他怕會碰上她。余偉麟覺得是自己傷害了方昕語，更傷害了季夏喬。他喜歡方昕語，但他更知道他們走不下去，因為他心中不只方昕語一個。余偉麟搞不清楚哪一個在他心中才是最重要的，他只知道這一次他錯得很離譜。
午飯時，余偉麟在班房草草吃了份三文治便到圖書館去。參考書擺放在圖書館最盡頭，近窗邊的位置。他拿了一本講解生物分解的書，倚在書架邊翻着，卻被兩把聲音打擾了思緒。
「你看着我幹嘛？」
「沒事做，所以看着妳。」
第一把女聲很熟悉、很親切，從前余偉麟每天都會聽到。余偉麟在書架撥出一個空置，那個位置剛好能看到聲音的主人。
余偉麟已經許久沒見過季夏喬，有時候在學校遇上他也不敢上前打招呼，因為他怕。他只敢給她發訊息，用文字關心她。可是，對方不曾給他一條回覆。直到幾星期前，他終於鼓起勇氣打給季夏喬。那一次，余偉麟已經五個月不曾聽過她的聲音。久別重聽，那聲音一切依舊，就像如今般親切、動聽。季夏喬和謝我的對話聲很輕，卻一一落進余偉麟的耳朵。
「妳是我的。」
謝我口中這四個字使余偉麟滯住目光。余偉麟認得謝我，那天踏單車送季夏喬回家的人就是他。他看着季夏喬的目光很暖和，又帶了一份柔情，與那天在早會台上的冷傲形象完全顛倒。余偉麟看着他們，心中有種緊揪的感覺。當初看着自己和方昕語的時候，季夏喬的心情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把這些放回去，你等我一下。」季夏喬拿着幾本題本站起來，謝我卻輕輕拉住她的手。
「幹嘛？」季夏喬回過頭來看着謝我，又看看四周怕被人看見。
仍然坐在椅上的謝我緩緩彎下身，伸手把季夏喬鬆掉的左腳鞋帶綁好：「鞋帶都不會綁，笨蛋！」
余偉麟記得，以前自己也總愛說季夏喬笨。每次聽到，她都會狠狠地盯着自己，但她卻從沒有真正的生過氣。謝我的一聲「笨蛋」夾雜着一種溺寵，一種余偉麟沒給予過季夏喬的溺寵，而她回應謝我的方式是一個甜笑。
余偉麟拿着參考書的手微微垂下，他知道他的確是錯過了。那個曾經向自己笑得很燦爛的女孩，再不會為自己而笑，因為她的笑容不再是為自己而存在。她身邊的位置早已站了個人，她已經遇上一個比

自己更好的男生。他輕輕一笑，那個笑容卻夾雜住重重的苦澀味。

這日下課後，季夏喬收到唐倩的訊息讓她馬上回家。她本來約了謝我一起晚修，卻只能和他說聲先走。

「發生甚麼事了嗎？」謝我關心問道。

季夏喬一邊收拾書包，一邊擔心地說：「不知道，我發了訊息問我媽，她沒有回覆。」

「我送妳回去。」

「別！」季夏喬看看班房四周，壓低聲音道：「這個時候很多人放學，不太好。」

謝我明白她的意思，便點點頭，看着她離開班房。

剛踏出校門，她就收到謝我傳來的訊息：

【回到家要告訴我】

【小心點】

季夏喬便回了個OK手勢。

她總有種不祥預感，家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家門一打開，爸媽和季秋怡都在。季四海一面凝重，唐倩怒憤滿面，季秋怡則低着頭，雙眼通紅。看到這個情況，季夏喬知道她是預感不幸地中了，這一次大事不妙！

季秋怡和于朗的事被學校發現了，把雙方父母叫去相談此事。學校和雙方父母一致反對他們戀愛，更強逼二人分手。季秋怡和于朗不肯，便被學校罰停學一週。

季秋怡向來乖巧守規，媽媽未曾打過她，唐倩卻為了此事，第一次動手打季秋怡。只是，不管再被打、再被罵也好，季秋怡就是不肯分手。季夏喬心痛她，卻說不出半句話來，更沒資格勸她。

季冬恩看到她這樣，也嘆了一句：「這樣值得嗎？」

季秋怡卻只說：「當妳找到一個很喜歡很喜歡的人，妳就會懂我。」

自從這天起，季夏喬沒有一日過得安心。

下課後，季夏喬去了喬依的宿舍房間。喬依的同房宿友見過季夏喬，也認識她，與她打了招呼便忙回各自各的事。

她們二人同坐在床上，喬依留意到季夏喬這陣子的心情不好，問：「妳最近搞甚麼？孫昊又惹妳了？」

季夏喬搖搖頭：「我二妹與同學戀愛，被學校發現了，剛剛才被罰完停學一週。我媽媽差點把她打死，可我二妹就是不肯分手。我家現在每天都像六國大封相，我心裏慌。」

喬依向來覺得早戀不是甚麼問題，卻因為季秋怡與父母搞對抗而有點驚訝。她眨眨眼，說：「感覺到了就是到了，妳爸媽阻止不來的。更何況，他們氣也是氣妳二妹，妳慌甚麼？」

季夏喬靜了許久，儲夠了勇氣才開口：「因為我們四姐妹中，戀愛的人不只我二妹一個。」

喬依思考着她的話，過了幾秒就像燈泡般，一下子亮了、懂了。

「妳戀愛了？」喬依激動得搖着季夏喬的手，而季夏喬只是喪氣地點着頭，絲毫不像戀愛中的幸福女生。

「和誰？孫昊嗎？」

季夏喬搖搖頭：「謝我。」

喬依沒有半分意外，像是抽中了獎般興奮：「我就知道是他！是甚麼時候的事？」

季夏喬別過臉嘆了口氣：「可以別講這些嗎？我現在沒心情。」

喬依的高漲情緒一下子停下來，她咳了咳，正經了不少：「妳家裏的事謝我知道嗎？」

季夏喬又搖搖頭：「最近他總問我為甚麼悶悶不樂，我不想把事情告訴他，我不想他有壓力。」

「妳覺得自己可以瞞他多久？他是妳男朋友，這段感情他也有份的，怎麼可以要妳一個人承受所有壓力？」

季夏喬的手抓住床單，抓得緊緊的。她很怕，她不知道該如何。

手機鈴聲響起，季夏喬猶豫一下才接通了電話，那是謝我的來電。

「妳去了哪裏？怎麼剛下課就不見了？」

季夏喬抽了口氣，努力地把聲音保持平靜：「我在小喬宿舍房間。」
「今天去晚修嗎？我來接妳去吃飯。」
「好，宿舍門口等。」
季夏喬掛了電話，心情平伏了少許。喬依按按她的頭說：「去吧！別讓他等。還有，找個機會跟他講吧！別自己一個人憋着。」
季夏喬點點頭，坐在床邊穿回鞋子準備離開。卻在伸手拿起鞋帶那刻，想起了謝我，他綁的鞋帶結彷彿是最好看的。

20。別怕！有我在

晚修後，謝我依舊載着季夏喬回家。季夏喬坐在後座，雙手從後橫抱着謝我的腰。她抱得很緊很緊，使謝我愣住了。整段回家的路，季夏喬一直伏在謝我的背上，沒說過半句話。
謝我一直騎着車，直至經過花圃才停下來。他用雙腳撐住地面，微微回頭，聲音十分柔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季夏喬把他抱得更緊，道：「我想靜靜地抱着你，可以嗎？」
謝我輕輕拉開她的手，雙手邊扶着自行車，邊下了車。他回頭向季夏喬說：「妳先下來，我們去那邊坐。」
季夏喬點點頭，下了車便坐在花圃上。謝我把自行車停好，也坐了下來。他側身把季夏喬抱進懷中，雙手輕輕按着她的背：「現在可以跟我說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嗎？」
季夏喬的頭正伏在他懷中，她把整件事仔細地說了一遍，說話時的氣息輕輕落在謝我的身上。她伸手拉住謝我的衣袖，道：「我知道爸媽不會贊同戀愛，但沒想到會是這樣極力反對。看到我媽對二妹的態度我很害怕。」
「從小到大，我都是妹妹們的榜樣。爸媽會特別寵我、疼我，是因為我從未做過一件令他們失望的事。一直以來我做任何事都很努力，我知道爸媽對我的期望很高，我很怕令他們失望，我真的很怕。」
謝我撫一下她的頭：「別怕！有我在。」
此時此刻，謝我知道他不需要講太多。一下摸頭，一句「別怕！有我在。」已經足夠了。季夏喬要的是一份安全感，和一個可以倚靠的懷抱。
季夏喬的淚水流在謝我的校服上，暖濕的感覺穿過校服傳到謝我的胸襟。他放開了季夏喬，雙手捧着她的臉，在她額上吻了一下：「答應我一件事，無論如何不許說分手。」
季夏喬的啜泣聲令人聽得憐惜。她點點頭，眼淚徐徐灑下。謝我用手背替她輕擦去淚珠，他知道只有自己才有資格去做這件事，而他甘心樂意這樣做。

自從將事情向謝我坦白後，季夏喬的心舒坦了許多。因為她知道不管結果如何，她身邊總會有個可以分擔煩惱，依靠依賴的謝我在。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很小心，喬依很講義氣，總會在旁當幌子。加上陳星常常不知內情地與他們湊在一塊，在別人眼中，他們四個只是學霸加閨蜜的組合，沒甚麼可疑。唯有挑通眼眉的孫昊似是看出了甚麼。
這幾天李景陽病了沒來上課，剛好最近中文課常常有小組堂課，趙媛見季夏喬和謝我都單着，又坐得近，便讓他們暫時湊着坐。
數學課時，郭陽出了道複雜題讓他們與同桌討論。一個人坐的孫昊本該與後面的人同組，他卻故意鬧事。
「老師，我想向精英學生請教，可以嗎？」
此話一出，誰都知道他是在說謝我，眾人目光隨即落在謝我身上。郭陽聽說過體育課打架的事，但眼見這個月來孫昊安靜守規了不少，便同意了。更何況，孫昊和謝我都是成績好的學生，讓他們討論於學習有益。
孫昊拿着課本走過去，拉把椅子坐在季夏喬旁邊。季夏喬左一個謝我，右一個孫昊，兩個人直看着對方，把夾在中間的季夏喬搞得頭痛。
季夏喬咳一咳：「我們來討論一下題目。這題方程」
「我是來向學霸請教的，妳是學霸嗎？數學白痴。」孫昊的話止住了季夏喬。說到數學，她當真是無可反擊。
謝我不滿孫昊的態度，說：「侮辱同學很有趣嗎？」
季夏喬悄悄地拉一拉謝我的外套，示意他不要跟孫昊吵架，孫昊卻把她的動作看進眼中，冷笑道：「是呀！我最喜歡的就是騷擾女同學，是你之前說的，你忘了？」
孫昊向前微微傾身，繼續說：「告訴你件事情。其實我坐到這邊來，才他媽不是為了向你這個偽君子請教。我是為了調戲我家大喬而來的，不可以嗎？」

謝我的手緊緊握了個拳頭，他很想打孫昊，卻只能用握拳的力發洩着怒氣，他很努力很努力地忍着。
季夏喬知道謝我在強忍怒氣，又拉了拉謝我的外套，用動作告訴他：忍着！別生氣！
孫昊伸手把季夏喬拉着謝我外套的手拉開，問了一句讓季夏喬無言可對的話：「這樣拉拉扯扯的，你們在戀愛嗎？」
季夏喬心中一驚，謝我卻再也忍不住，一下站起來，把季夏喬的手拉回來，怒目直視孫昊。
「有甚麼事嗎？」郭陽朝站起來的謝我說。
謝我朝季夏喬看，她搖搖頭，示意謝我別衝動。孫昊只笑了笑，一臉輕鬆向郭陽道：「沒事！我們對題目的了解有點意見不同而已。」
他又伸手拍拍謝我，友好地說：「別動氣！只是小事一樁。來，快坐下！」
除了父母，孫昊就是最令季夏喬不能安心的另一個原因。她知道孫昊習慣要甚麼就有甚麼，但自從謝我來了之後，他沒了冠軍、失了第一，自己還跟謝我在一起。孫昊是一個佔有慾很強的人，他覺得如果無法得到，那就乾脆摧毀了她，至少其他人都無法得到。只可惜他下不了手，他可以毀掉全世界，唯獨無法對季夏喬狠心。

———————

下課後，謝我二話不說把季夏喬拉到天台去。他很用力抓住季夏喬的手，季夏喬雖然痛，卻都忍住沒有作聲。因為她知道剛剛那一個多小時，謝我忍得比她更辛苦。
謝我停在天台露台處，他一個轉身把季夏喬抱進懷裏，他抱得很緊、很緊，使季夏喬透不過氣。她輕輕拍了謝我的背，他才意識到自己把季夏喬壓得太緊，才鬆開了手。
季夏喬喘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生氣，但沒辦法，孫昊他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不是氣他，我是氣我自己。孫昊調戲妳，強拉妳的手，還強吻妳把妳咬傷，我卻只能看着。我知我不能打他，我氣我自己。」
季夏喬知道謝我不打孫昊是為了她。若謝我打了孫昊，事情就一定會鬧到地中海那裏。依孫昊那種脾氣，他必定會把季夏喬和謝我的事扯進去，他們的戀情就會曝光，學校一定會把事情告訴他們的父母，謝我是在保護她。
季夏喬走上去拉住謝我，在他臉上親了一下：「這樣可以不氣了嗎？」
謝我的目光定在季夏喬臉上，他把季夏喬一手拉過來，在她唇上留了一個吻。那一吻很長、很溫柔。離開她的唇，他把季夏喬攬進懷中，聲音帶點沙啞問：「孫昊那一次是妳的初吻嗎？」
季夏喬只在心中答了「是」，卻沒有說出口，她不敢讓謝我知道。季夏喬默不出聲，謝我便知道「是」，他心中有種莫明的怒氣一湧而上。他抬起季夏喬的臉，再次吻下去。這次他很用力，是個具侵略性的吻，使季夏喬嚇住了。謝我留意到她的抖震，把她攬得更緊，像是在告訴她：別怕！
謝我輕輕咬住季夏喬的下唇，季夏喬因痛而發出輕輕「嘶」聲。謝我目光一閃，把頭埋進在季夏喬的脖子，在上面狠狠地咬了一口。深深印在脖子上的牙印滲出絲絲紅血，那是謝我對季夏喬的報復，一個愛的報復，他要在她身上留下比初吻更深刻的記號。

———————

午飯後，季夏喬和謝我等一行四人回到學校。經過籃球場正好碰見嚴一龍和幾個5B男生在打籃球。
嚴一龍看見他們便叫過去：「謝我，要不要一起來？」
謝我下意識看看季夏喬，她假裝尷尬一笑：「看我幹嘛？去打呀！陳星你也去呀！」
「我？我去打籃球？我是出了名的文弱書生。」陳星疑惑地指着自己。
本來看到嚴一龍已讓喬依很不自在，陳星的話更使她不耐煩。她一手推走陳星罵道：「叫你去就去呀！廢話真多！」
陳星勉強站穩腳便回頭申訴：「妳要推我去打籃球還是推我去死呀？」
嚴一龍走上前酸溜溜地笑一聲：「你們兩個關係挺不錯啊！」
「我閘住！我和她關係很差，只差絕交這一步！」陳星做了個大交叉手勢。
喬依瞪了他一眼，卻沒有看嚴一龍。季夏喬見狀便忙着打完場：「你們快過去吧！別讓人家等。」
嚴一龍看了喬依一眼便和陳星過去，謝我示意過季夏喬留下來也跟上去。喬依卻是掉頭就走，季夏喬拉住她：「去哪裏？別走呀！妳走了我怎麼留？」
喬依看看走遠了的謝我，再看看季夏喬，心中微有不滿：「妳就知道拿我當幌子！不知道還以為我是

陳星的女友，妳是來陪我看他的。」
季夏喬搖搖她的手，帶笑說：「我知道不是就行了！」
喬依側目看她，目光卻落在她的外套上：「妳最近怎麼總穿着外套？還把拉鍊拉到上頸。不熱嗎？」
「我覺得冷，妳不冷嗎？」季夏喬尷尬一笑，往球場走去。
喬依抬頭看看太陽，這分明日頭正毒，哪裏冷呀？
球場上的謝我有種莫名的光芒，使季夏喬看得入神。偶爾走位傳射經過時，謝我總會朝季夏喬那邊淺淺一笑。附近的女生，都被那充滿陽光氣息的笑容迷倒。說好的陽光運動男回來了！
喬依看着就覺得辣眼睛，說：「你們也太張揚了吧！還說是秘密？」
季夏喬看看附近的人，道：「這裏這麼多人，誰知道他是朝誰看？」
喬依翻了個白眼，又認真起來：「妳爸媽沒發現吧！」
「應該沒有吧！」自二人戀愛以來，他們都很小心。上學約在公園等，放學只送到公園便說再見。就算平日約出去，也只會去圖書館和書局，即使被撞上也能用學習當借口。季夏喬想，只要他們在學校小心謹慎，應該還能瞞下去的。
「妳們也在？怎麼剛剛沒看見？」莊雅清朝她們走了過去，手中拿着一條毛巾和水瓶。
喬依看見她就覺得煩心，連忙別過臉去。季夏喬出於禮貌上的緣故，隨便回了她一句：「我們看陳星和謝我打球。」
莊雅清點點頭，扮出一副與她們很熟絡的樣子：「我來陪一龍。他很喜歡打籃球，有時候打到叫也不肯走。」
季夏喬明瞭她的來意，便帶笑道：「那也要看叫他的人是誰。在他心中分量重的人，自然叫得動他，比如是校長。校長的話相信在學校沒幾個人敢不聽。」
莊雅清愣了幾秒，又轉回笑臉：「當然。」
她又看看場上的人，道：「謝我總是往這邊看，該不會是在看妳吧小喬！」
喬依回頭瞟了她一眼，只覺得這個人很不要臉，也很煩，心中煩躁得很。正要使出平日的罵人功夫時，季夏喬按了她一下，示意讓她來。季夏喬忍一忍住心中的火，帶笑問莊雅清：「妳為甚麼覺得一定是小喬？這邊上還有許多人，說不定還會是我呢！」
莊雅清一臉頭頭是道地說：「小喬是學校裏的女神，謝我是男神，兩個人不是很配嗎？謝我看上她是必然的。更何況，人人都知道孫昊在追妳，謝我又怎麼會與他爭呢？」
她不提孫昊也罷，一提就激發到季夏喬的火氣。她不以為意一笑：「誰說女神就要配男神？如果是的，我還真替莊同學妳擔心。與其花時間關心別人在追誰，倒不如多放心思在自己的事上吧！嚴一龍是運動健將，跑得很快的，小心一輩子都追不上。」
莊雅清的臉色一下沉了，手中的毛巾被她牢牢地握住。季夏喬看着就舒坦，再說：「也提醒一下莊同學，小喬這個花名是熟人才會叫的。莊同學還是叫她喬依或喬同學吧！這樣會比較適合。」
莊雅清微抬頷，陰沉一笑：「沒關係！我會盡量的。不過也請喬同學謹記，是妳先放棄一龍的，別以為甚麼都可以回頭。」
喬依冷笑出來，終於忍不住開了口：「不是我回不回頭，而是能讓嚴一龍回頭的人永遠不會是妳。」
喬依瞟了莊雅清一下，轉身就走了。
喬依知道只要她願意，嚴一龍一定會為了她回頭。但她更清楚，她不想嚴一龍回頭。因為她怕回頭後，換來的只是一場假象。

21。我二妹這麼好，他配不上

嚴一龍已經在女生宿舍門口站了七天。每天放學，他都會待在大樹下，拿着一束用紙摺成的一百零一朵紅玫瑰站着，就像當年那樣。
那天晚修放學剛出班房，季夏喬已站在外頭看着嚴一龍。她很嚴肅、很認真：「我有話要跟你說，是關於喬依的。」
嚴一龍頓時定住了，他覺得季夏喬的態度不是在開玩笑。然而，在聽了所有關於喬依的故事後，嚴一龍解脫了。他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廂情願，他的確是改變喬依的人。在喬依心中，他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想擦卻擦不去的人。他決定重新再追喬依，不管再困難也好，他都不會再放開喬依的手。
第一天在宿舍樓下看到嚴一龍的時候，喬依完全料想不到他還會像從前那樣老套。這幾日，她上課下課經過嚴一龍時，都不曾看過他一眼。她告訴自己，她要忍住，不管有多喜歡都不能再讓自己栽回去。只是她不知道，嚴一龍也告訴了自己，他要堅持下去，不管有多艱辛都不能再放走喬依。
嚴一龍一直站着等，今天已經是第八天。
———————
中午時份，外頭天氣正熱，季夏喬和喬依在星巴克坐着。季夏喬邊喝着iced mocha邊算題，喬依則一臉頹廢地坐着。
喬依伸手叩叩桌面，示意季夏喬看自己：「妳出來就是為了做題？都不理理我嗎？」
季夏喬看看她，說：「是妳把我叫出來，卻又甚麼都不說，像尊佛像坐着。幸好我剛剛去買了本練習，要不就是在白費時間！」
喬依瞪了她一眼，像個怨婦般埋怨着：「妳還好說？是妳自作主張把事情告訴嚴一龍的。要不是他天天站在我宿舍樓下，我會為了躲他而走出來？」
最近喬依的心情本來已經好了許多，卻被莊雅清一鬧搞得回復失常。眼看期末考到了，喬依再不打起精神來，下年中六開學他們班就要少一個人。季夏喬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幫喬依就只能靠嚴一龍。她是為了喬依好，也是為了嚴一龍好。
季夏喬蹙蹙眉：「要解決這件事其實很簡單，妳接受他就可以了。」
「我才不要！」喬依的心很想答應，但她卻不敢答應。
季夏喬嘆口氣，說：「今日是星期六，第八天了！妳還要他繼續破紀錄嗎？」
「妳別管我，我也不想理他。他站累了自然會走！」
季夏喬無奈地點頭：「妳開心就繼續吧！但我先說好了，待會兒等我二妹回來我就要走，不然我媽會起疑。」
說起季秋怡，倒是分散了喬依的注意力。她問：「妳二妹去哪兒了？」
季夏喬沉吟一下：「去見她男朋友。」其實她是不想答應幫季秋怡騙爸媽的，但她現在卻份外明白季秋怡的心情，對季秋怡和于朗的事特別不忍心。
「二妹說，自從被學校停學後于朗便沒再上學。她打電話沒人接，于朗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哪裏了。現在除了上學，我媽都不讓她出去。她很擔心于朗，便借說要與我一起出來見妳。我媽相信我便答應了。」
喬依眨一下眼：「結果，妳二妹去了男朋友家找人，妳就任得她，還坐在星巴克等她。」
「不然我可以怎樣？不讓她去嗎？以前我或許會這樣做，但現在我做不到。」季夏喬顯得有點氣餒。
喬依看着季夏喬，帶點鄙視說：「季夏喬，我發現妳自從和謝我在一起後，開始變得說謊都不用眨眼了。」
季夏喬抿一抿嘴：「與謝我無關，我是跟妳學的口是心非，口上說一套，心裏想另一套。」
喬依咬咬牙，假裝生氣：「我不想理妳，我還未原諒妳自作主張呢！」
季夏喬向她伸伸舌頭，喝了一口iced mocha。
剛在房裏做完練習題的謝我合上本子。想起季夏喬，他便拿出手機給她傳了條訊息：
【還跟小喬在一起嗎？】
收到訊息的季夏喬放下杯，雙手按着螢幕鍵盤：

【嗯！我們在星巴克坐着】
謝我馬上回了一條訊息：
【別喝咖啡，怕妳晚上睡不着】
【也別喝冰的，妳胃不好】
季夏喬心虛地看看面前的iced mocha：
【可是我已經喝了[偷笑表情]】
【而且還是冰的[流汗表情]】
謝我抿着嘴回覆她：
【下次不准再喝】
【知道嗎？】
季夏喬心中一甜，回了句【知道】。剛要放下手機，謝我又傳來一條訊息：
【不早了！快點回家！】
【到了給我發訊息】
季夏喬甜笑一下，回覆着：
【知道了[心心圖案]】
謝我又回了個微笑圖案。看到季夏喬沒再回他，謝我才放下手機。謝我向來不太常拿着手機看，就算給他傳訊息也不會很快回覆。最近謝景笙卻發現，謝我看手機的頻率密了，謝景笙也猜到了甚麼。
見謝我放下手機，謝景笙才進去，輕鬆地問了一句：「你最近在拍拖嗎？」
謝我沒有驚訝，也沒想過要瞞謝景笙，便說了聲「嗯」。謝景笙也沒甚麼，又問：「甚麼時候介紹給我認識？」
謝我看看他皺眉說：「我們剛剛才開始，別嚇跑人家。」
見兒子這麼寶貝女朋友，謝景笙笑一笑：「我不是想嚇她。我只想知道，能讓我兒子這樣緊張的女生是怎樣的。」
謝我默默地想了想，腦海中浮現當日初相見時，那個因為自己忽然醒來，被嚇得往後跳的季夏喬。他知道，那時的季夏喬以為自己是具屍體，季夏喬是謝我見過最笨的女生。
他的嘴角微微上揚：「她很笨，卻又笨得很可愛。」
謝景笙先是愣了一下，又微笑一下。他隨意地問了句：「今晚我下廚，想吃甚麼？」
「隨便。」謝我想了一下，又說：「煮些辣的菜吧！我想試試。」
———————
退回手機介面，手機時間顯示：下午六點十四分。季夏喬才想起，季秋怡答應了會在六點前回來的。此時，家裏打電話來催她回家。季夏喬掛了線便打給季秋怡，卻是長響不接。季秋怡從來都不是個無交帶的人，季夏喬開始擔心起來。
喬依見她臉色有變，便問：「怎麼了？發生甚麼事？」
「二妹沒有接我電話，我和她約好六點的。」
喬依想了想，不慌不忙道：「也許是正在路上沒聽見電話響而已，先別擔心！」
季夏喬坐直了身，又打了幾通電話。到了第五次，季秋怡終於接了來電。
「二妹妳在哪裏？剛剛為甚麼不接我電話？」季夏喬緊張萬分地問。
電話裏靜了許久，只有季秋怡沉重的呼吸聲。季夏喬更是焦急：「妳怎麼不出聲？發生了甚麼事？妳現在在哪裏？」
季秋怡的哭泣聲從電話裏傳出，她哭着喘着說：「家姐，于朗要和我分手。他說過永遠都不會放棄跟我在一起的，他說過的、他說過的！」
季夏喬頓時站了起身，她知道這次二妹真的受傷了，而已傷得很重、很重。
季夏喬和喬依在附近找了許久，季夏喬越找越不放心，心裏焦急得很，她怕季秋怡會想不開。
家裏又打來催了幾次，季夏喬只能一次又一次用喬依有事作借口，拖延時間。直到二人找無可找，終於在家樓下的噴水池旁見到季秋怡。季夏喬一下衝上去，直罵她：「妳到底知不知道甚麼是守承諾？答應了六點等就一定要說到做到。妳一聲不響的掛了線，知道我有多擔心嗎？」
一直低着頭的季秋怡哭得更厲害，看得喬依也不忍心，拉了拉季夏喬的手低聲道：「別罵了，沒看到

她哭得有多淒涼嗎？看得我也心痛。」
季夏喬何嘗不心痛她？就是因為心痛、着緊，季夏喬才會衝口而出罵她。季夏喬也意識到自己有點衝動，便吸了口氣緩緩心情，坐在季秋怡旁邊。她伸手輕撫季秋怡的頭，聲音很柔軟：「忘了他吧！我二妹這麼好，他配不上。」
季秋怡抬了抬面，眼淚源源不絕地流淌下來。她的聲音很沙啞：「我們約定好的，永遠都不說分手。我一直都很努力地抓緊他的手，但為甚麼他卻用力地把我的手推開？為甚麼？」
約定很美，承諾也很美，但要是言出不行，那只會變成謊言。于朗堅持不了約定，他向家裏妥協了。分手之後他會出國留學，那些承諾都不算數了。比起失去于朗，更令季秋怡傷心的是他從來都沒有為了跟自己在一起而努力過。一段感情需要靠雙方努力維繫，沒了任何一方的努力，再不屈不撓的堅持也只會是一廂情願。季秋怡是一廂情願，她一廂情願地相信這世上會有永恆不變的承諾。

22。他說的承諾我都不需要了

回宿舍的路上，喬依走得很慢，她不停在想着季秋怡的事。第一次見她的時候，喬依便覺得這個女生簡直乖巧到不得了。季夏喬說的話，季秋怡從不會有異議，每次都是靜靜地點頭答應，對別人的態度更是和藹有禮，是個百分百的乖乖女。所以，當初聽到季秋怡為了男友與父母對抗時，喬依的確很驚訝，原來愛情真的能夠改變一個人。
但結果呢？季秋怡為了與于朗的承諾勇敢了一次，但于朗卻退縮了。當初的約定都化成了謊言，甜蜜成了利劍，傷透季秋怡的心。看到這樣，喬依更相信承諾是虛幻的，幸福是短暫的，她更沒勇氣去接受嚴一龍。
喬依站在宿舍不遠處，她看到那個拿着紙花束的人還在，嚴一龍正倚着大樹靜靜地等着。此情此景，與當年一模一樣。只是，最終的結果已經不可能一樣。
次天週日，喬依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週末假期，宿友都回家了，房間裏只剩下喬依一個人，梳洗整理好她便出外吃飯。經過大樹下，她本想加快腳步避開嚴一龍，卻發現他人已不在。喬依當下有點失落，卻又鬆了口氣。嚴一龍放棄了嗎？放棄也好，起碼喬依不用再心煩意亂。喬依提腳往校門走去，留下獨自挺立在陽光下的大樹。她並不知道，就在幾個小時前，這棵樹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
喬依一步一步踏上教學大樓的樓梯。今天早上，宿舍下的大樹旁還是沒有嚴一龍的身影。她愣在樹下站了許久，待回過神時不禁嘲笑自己。當初說盡狠話的是她，先放手的人也是她，如今心裏難受的人也是她，頻頻回首的也是她，她到底還在期待着甚麼？
「喬依妳給我站住！」
喬依在班房門口被叫停下來，她微微回首，莊雅清正怒氣沖沖地向她走前。喬依沒心情理她，伸手正要打開班房門，莊雅清卻一手抓住她的手。喬依被莊雅清抓得痛，出力甩開了她，用一個「滾」字向她喝罵。
「一龍為了等妳中暑暈倒了，妳是鐵石心腸嗎？」
喬依頓時止住手，茫然地看着莊雅清。嚴一龍暈倒了？她心中不停反覆問自己這個問題，她是聽錯嗎？
「妳到底當自己是甚麼？公主嗎？還真當自己是娘娘？我告訴妳」
「嚴一龍在哪裏？」喬依止住了莊雅清的話。
莊雅清一時反應不過來，愣呆住看着喬依。喬依卻已焦急擔心，她直朝莊雅清喝道：「我問妳現在嚴一龍在哪裏！」
「在家他媽媽幫他請了假。」
只聽到莊雅清說他在家，喬依已站不住，轉身就邁腳向前走去，卻在理智的叫喚下停住了雙腳。她回想起那晚宿舍樓下的事。
嚴一龍倚在樹下，回頭間看見喬依，他一下跑了上去，喬依抬腳就走。「小喬，我知道妳在怕甚麼。我可以給妳承諾，永遠都不會變的承諾。」
喬依被他攔住去路，她別過臉抽了口氣：「承諾？承諾值多少錢？不要再讓我聽見承諾這兩個字，我覺得很嘔心！」
嚴一龍拉一拉喬依：「我知道妳要的是安全感，我可以給妳的。給我一次機會去證明給妳看吧！」
喬依冷笑一下，指着他手上的紙玫瑰說：「證明？你打算拿甚麼來證明？就拿這堆爛紙來證明嗎？嚴一龍，你不羞恥嗎？」
「其他人或者會花很多錢去追妳，但那些都不能夠證明甚麼。這一百零一朵紙玫瑰是我親手一朵一朵摺成的，每一朵都能值明我的真心誠意。一切和我當年追妳的時候一樣，未曾變過！」
「你可以肯定以後都不會變嗎？」
嚴一龍篤定地說：「我可以！」
「你不可以！所有人都沒資格講這樣的承諾。當年我爸媽結婚時也承諾過一生一世、至死不渝，他們說我是他們的寶貝，他們會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給我。但到了最後呢？爸爸外遇、爸媽離婚、媽媽再

婚，還有繼父和便宜女兒，這些事情和稱呼都不停出現在我的人生中。這就是他們當初承諾要給我的嗎？」除了季夏喬，喬依從來沒有跟其他人提過這些事。這一切對她而言，都是痛苦的回憶。承諾也不過是個包裝好的謊言罷了。
喬依握緊拳頭，控制住自己的思緒。她深深吸了口氣，轉身走向莊雅清。
「幫我告訴嚴一龍，他說的承諾我都不需要，別再沉淪了。」
喬依讓嚴一龍別沉淪，但其實沉淪得更深人是她自己。她已經沒勇氣再面對嚴一龍，更沒勇氣再拒絕他。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見，只要不見就能不念。

下課後，喬依一聲不吭便回了宿舍，陳星則回家吃晚飯，到點才回校，只剩下季夏喬和謝我二人。他們刻意到較遠的餐廳吃飯，避開學校的人。
見季夏喬還穿着外套，謝我吃着炒飯問：「有用我放在妳抽屜的藥膏嗎？」
季夏喬瞬時紅了臉，瞪了他一眼：「你還好說！要不是你咬我脖子，我怎麼會在大熱天穿着外套？」
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現在還痛嗎？」
謝我咬的那一下也挺用力的。傷口雖然已經結疤癒合，卻還有點淡淡痕跡在，他給的藥膏就是去疤專用的。
「早就不痛了。下次不許再咬我！」季夏喬說着，揉了揉脖子。
謝我卻放下勺子，壞壞一笑：「不咬脖子，咬別的。」
季夏喬伸手打了他一下：「我發現你現在越來越不像我剛認識的謝我了！以前那些都是裝出來騙人的嗎？」
謝我抓住季夏喬打他的手：「以前和現在的都是真的。分別只在於，我只對妳一個人特別。」
季夏喬瞬時被撩到了，卻又急急拉回自己的手，免得被熟人看見。謝我知道她害羞，便故意繼續說下去：「你們都說我是塊冰塊，冷冰冰的，死板得要命。妳不是叫季夏喬嗎？妳就是我的夏天，只有妳才能將我這塊冰融化。」
季夏喬雖覺得甜，卻又不甘示弱，咳了聲便回駁他：「你錯了！冬天的冰雪都是在初春已經融化，你要找的應該是我三妹季春曉，你搞錯人了！」
謝我聽她提頭家裏妹妹，便想起季夏喬之前說的事。他問：「妳二妹的事怎麼了？」
不提還好，這一提，季夏喬又憂心起來：「她男朋友受不了家裏的反對，和我二妹分手了。還退了學，要去國外留學，做得還真徹底！」
謝我聽到後，也不知該說甚麼，便靜了下來吃着飯。季夏喬卻忽然認真地看着自己：「謝我！你跟我說過，無論如何不許說分手。那你呢？你也是永遠都不會跟我說分手嗎？」
「當然！永遠都不會。」謝我把右手尾指伸出來，左手輕拉起季夏喬的其中一隻手。二人的尾指輕輕一扣，許下了重重的承諾。
季夏喬承認，看到季秋怡和于朗後，她的確動搖了。她知道承諾不值錢，也沒有永遠的保質期。所以，她不是相信謝我的承諾，而是相信謝我對她的愛。一份真切的愛，比千言萬語的承諾更能叫人安心。

見到出現在晚修的喬依，季夏喬以為自己的眼睛有問題。喬依卻一再驚嚇到季夏喬，拿起中史課本來請教了。
「妳還好吧！」季夏喬按住喬依的課本，認真地問。
喬依抬頭看着季夏喬，特別認真地說：「妳不是很想我上進嗎？我現在正努力中，為甚麼要擺出這副表情？」
「我是我是覺得妳上進得有點不對勁。」季夏喬很清楚嚴一龍在喬依心中的份量，否則也不會把事情告訴嚴一龍。只是沒想到喬依這麼能忍，到現在還是一味把對方推得遠遠的。這次季夏喬真的已經想不出任何法子來幫他們了。
喬依蹙蹙眉，一臉豁達：「總不能戀愛、學業一併搞砸吧！沒有男朋友以後就沒人養，我唯有努力點，好好學習，找份好工作來養活自己吧！」
「吓！」季夏喬被喬依搞得一頭霧水。

喬依也沒理她的反應，一手把課本拿起。「今日你們溫習小組的重點是東漢對吧！快給我講講漢武帝。」
「漢武帝是西漢的，東漢那個叫漢光武帝。」
「喔！所以才叫妳給我講解一下，我分不清楚啦！」
季夏喬看着自嘲而笑的喬依，心中覺得她很不對勁。這個人到底要強逼自己到甚麼時候？
———————
放學時，大小喬一起走在前頭，陳星和謝我則跟在後面。見兩個女生談得入神，陳星輕力撞了謝我一下：「怎麼了？剛剛有沒有約大喬去吃飯？」
謝我繼續雙手插着褲兜，語氣依舊平淡：「隨便去了間茶餐廳，有甚麼好問的？」
「哎喲我的哥呀！追女仔要主動出擊，要懂得花心思。我明擺着給你製造機會，你怎麼還是一點進展都沒有？」
謝我暗自嘆了口氣，停下腳步看看陳星：「有件事我覺得還是跟你坦白好了。」
陳星也停了下來，滿心期待地等他開口。
「其實，我早就覺得你很煩。別煩我好嗎？」謝我輕描淡寫的語氣，令陳星當下就懷疑自己交了個假朋友。謝我抿一下嘴，又繼續走路，跟上大小喬的步伐，只留陳星一個在原地疑惑人生。
季夏喬不放心喬依一個人，與陳星、謝我把喬依送到宿舍門口才走。經過大樹下，喬依不自覺地頓了腳步，回頭看了一眼：沒人。沒人就好，習慣一個人就好，一切都會過去的。
坐在自行車後座的季夏喬一直很安靜，謝我有點不習慣，正想講起陳星時，季夏喬就開口了：「你覺不覺得小喬今日比之前更反常了？」
其實，謝我向來很少留意別人，要不是因為季夏喬的關係，與喬依走得近了點，謝我都不會注意她。他想了想：「以前我沒有刻意留意她，所以不能說準。但今日，她的確是反常地用功。她怎麼了？」
雖然謝我看得出喬依和嚴一龍之間是有些甚麼，但他從來都不愛管別人的事，儘管他和嚴一龍挺交好也是。季夏喬正想着該不該把事情告訴他，謝我見她神色凝重，便說：「不能說就不要說，反正我不好奇。」
季夏喬笑了笑，雙臂更緊地把他抱住：「甚麼事你都不好奇，你就沒有半點好奇心嗎？」
謝我微微回頭：「我只對妳一個人的事感好奇。」
季夏喬忍住笑容，輕力捶了一下他的背：「踏單車專心點，眼睛往前看，別看着我。」
謝我淺淺的微笑，向前路重投目光。

23。不要為了我而改變

最近5A出現了兩件不尋常的事。孫昊和喬依都一反常態，上課專心、積極發問，下課留校晚修，勤力做題。楊凱明和江林看着，心裏很是受不了，便找季夏喬談談。三個人坐在食堂裏，季夏喬淡定地吃着飯，對面兩個人卻你看我、我看你。
季夏喬受夠了他們的眼神來往，放下筷子道：「到底要說甚麼？快點講！不講我就要走了。」
楊凱明在枱底踩了江林一下，示意他說話。林江不情願地咳了一下：「其實我想說他說有事跟妳講。」說畢，便伸手指着楊凱明。楊凱明瞪了他一眼，頓一下才開口：「昊哥最近很努力學習，下了課還不停複習。他是為了誰妳應該知道吧！」
季夏喬閉上眼睛靜一靜：「他肯努力是件好事。而且，
人應該是為了自己而學習，而不該是為了別人。」
「妳到底有沒有良心呀？」楊凱明忍不住拍枱道。
四周的人都被他們聲音嚇到，季夏喬卻鎮定如初。畢竟她跟楊凱明當同桌也有一陣日子，她很清楚這個人壞不到哪裏去。江林連忙按住他，示意他別衝動。
「我就是不想再傷害他才會如此冷淡。難道你希望我剛拒絕了他，又跑去安慰關心他嗎？這樣和一邊幫他療傷，一邊重新挖他的舊傷口有甚麼分別？我要是這麼做，我才真的叫沒良心。」
楊凱明因季夏喬的話愣住了，他覺得季夏喬說得沒有錯。既然做不了情人，那就只好疏遠，因為可望而不可及，是件最叫人痛苦的事。
江林見楊凱明沒作聲，便說：「大喬，有件事昊哥說過不可能告訴妳，但我們覺得有必要讓妳知道。」
季夏喬認真地看着江林，等待他開口。江林看看孫凱明才緩緩開口：「妳是不是有個妹妹叫季秋怡，在梁秉堅讀中三？」
季夏喬不自覺地皺起眉頭：「你們怎麼知道的？這件事與我二妹有甚麼關係？」
江林嘆了口氣：「跟她分手的那個于朗是昊哥他媽媽那邊的人，昊哥他表弟。昊哥已經決定了，讀完中五便和于朗一起去美國讀書。」
這一切都讓季夏喬覺得太突然。表兄弟？一起去美國留學？搞甚麼鬼呀？
季夏喬忍不住吐糟：「去美國讀書？孫昊連自己想幹甚麼都不知道，他去美國幹嘛？」
楊凱明駁了她一句：「妳說呢？」
季夏喬當下想到了，孫昊是想躲開自己。江林伸手搖搖季夏喬的手臂：「大喬我求求妳，去勸昊哥留下吧！只有妳能勸他！」
季夏喬覺得孫昊成績好，本來就是個有天分的人，加上他那種不受拘束的性格，其實很適合去外國念書。只不過，他若只是為了避開自己，那就是一種不成熟。
飯堂裏，謝我和陳星一直坐在遠處的位置。見季夏喬起身走了，謝我便跟了上去。
「聊完了？」謝我隨意地問。
季夏喬點點頭。謝我示意她看去陳星那邊：「我和那傢夥在那裏，過去坐吧！」謝我拉起她的手臂便走。
季夏喬扯一扯他的衣袖，示意他食堂很多人在。謝我卻不肯放手，說：「剛剛江林也有拉妳手臂，我拉妳就不可以嗎？」
這又是在吃醋！季夏喬悄悄地看看四周，便快步跟上去。陳星只當自己眼睛有問題，甚麼都沒看見。心中卻有點納悶，這兩個人是已經在一起了嗎？

周日中午，喬依約了季夏喬回學校溫習，季夏喬把謝我和陳星一併叫上，四個人在喬依的宿舍樓下見面後，便一起回班房去。
自從喬依讓莊雅清把話轉回嚴一龍後，他便再也沒有來找喬依。兩個人就連在體育課碰見都不會看對方一眼，就像是陌路人，互不相干。喬依看似沒事，把所有時間和全副心意放在學習上，就像是要與孫昊比較誰更用功似的。季夏喬也不想說甚麼挑起她的思緒，便由着她這樣。畢竟，用學習當精神寄

托也能算是件好事吧！
一般來說，周末不會有人回校。四個人便邊聊邊走，卻在打開班房門那刻全愣住了。孫昊怎麼也在？孫昊看着門口那四個人，頓時也呆住了，眼光又落在季夏喬和謝我身上。
陳星首先開聲打破尷尬：「孫昊你也在？很用功呢！」
孫昊的眼中卻只看到季夏喬，他拿起題本走向她：「妳來了正好，有道題我想問妳，是妳最擅長的中史題目。」
都說到這份上，季夏喬還怎麼推搪？她看看其他人，說：「不如先坐下來，慢慢再解。」
五個人便把桌子圍了個圈。喬依坐在季夏喬左邊，孫昊則快一步搶坐在季夏喬右邊。謝我瞟了他一眼，卻也忍住氣，拉開旁邊的椅子坐下。
喬依旁邊的陳星給她講解着歷史科的考試內容，孫昊則一直用中史題纏着季夏喬，只剩謝我一個緊盯着左邊兩個人。見孫昊問過一道又一道題，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謝我忍不住開口：「你到底問完了沒？」
喬依和陳星聞聲便停下手，用看戲的眼神看着他們三個。季夏喬沒說甚麼，因為她知道謝我生氣了。只見孫昊合上了答題本，轉身看着謝我。他竟咧嘴而笑：「問完了！現在輪到問你。」
孫昊拿出數學題本，翻開到寫滿記號的某頁，認真地說：「基本上這些題目我都懂，只不過你懂的方法比我用的更快捷、更精簡。我希望能加快自己算題的時間，可以教我嗎？」
謝我被孫昊的認真弄呆了，一時之間不懂反應。他眨眨眼睛，頓了頓才反應過來：「可以。」
不只是季夏喬，就連喬依和陳星都傻了眼，向來心高氣傲的孫昊居然會去向謝我請教？兩個人還心平氣和地坐着解題？不！眼前這個孫昊一定是假的，一定是！
謝我沒有踏單車，他與季夏喬一同走路回家。一路上，季夏喬不停在想孫昊的事。他今天的極度反常，還有他要去美國的事，一切都令季夏喬感到很疑惑，她在想是不是真的該跟他好好聊一聊，不為別的，只為朋友之間的關心。
謝我輕輕挽起季夏喬的手，開玩笑道：「怎麼了？我還在呢！在想誰？」
季夏喬看看謝我，也沒想要瞞他：「在想孫昊，純粹朋友間的那種關心。」
謝我頓時認真起來：「我知道妳只當他朋友，但他也是嗎？」
謝我的話使季夏喬靜住了，她想了想，道：「楊凱明他們說，孫昊就要出國念書。如果我作為朋友去關心他，你會介意嗎？」
謝我眨一下眼睛，比剛剛更認真地說：「會！但我相信妳。所以，妳想見他就去見吧！」
季夏喬忍不住在他臉上親了一口：「你怎麼這麼好？」
「因為妳更好，妳值得我相信妳，對妳好。」謝我雙手扣住季夏喬的十指。她幸福地笑一下，主動抬頭吻在謝我的唇上，這一吻很溫暖、很長久。
———————
晚飯後，季夏喬趁季秋怡去洗澡便坐在床上撥了通電話給孫昊。她想了許久，因為顧慮到謝我，還是覺得在電話裏講會比面對面妥當。
電話接通後響了許久，一直沒人接。正當季夏喬打算掛線時，對面終於傳來一把微帶驚訝的聲音：「大喬嗎？」
季夏喬嗯了一聲：「是我。」
「有事找我嗎？剛剛為甚麼不講？」孫昊的聲音聽不出是喜是悲。
季夏喬靜了一下：「我聽楊凱明和江林說你要去國外讀書，就想打來關心一下。」
孫昊的呼吸聲很重，像是為了甚麼而緊張着：「是呀！我會去美國讀書，和我表弟。」
「可以告訴我，你為甚麼要去美國嗎？」
孫昊笑了一下：「去監督我表弟呀！」
季夏喬笑不出來，她深深吸了口氣：「是不是因為我？你想避開我是不是？」
「是。」孫昊沉默了許久：「妳說過我很幼稚，不夠成熟，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裏。所以，我要去美國，去一個沒有妳的地方從新開始，學習做一個能讓妳看得起的人。待我做到了，我會重新回到妳身邊，讓妳看見一個全新的我。我跟妳說過我會改的，妳不要喜歡別人。」
季夏喬咬住下唇，她知道自己又要被孫昊感動了。她冷靜下來，決定對孫昊坦白一切：「孫昊！我已

經跟謝我在一起了。所以，不要為了我去美國，不要為了我而改變，更不要再等我。」
「你們現在是在一起又怎樣？妳可以肯定你們以後都不會分開嗎？」
季夏喬打了一下被子：「孫昊！為甚麼到現在你還不明白？去美國讀書是你自己人生的事，但你卻是因為我才決定要去，光是這一點你就已經不夠成熟。人生是你自己的，不要為了我而活，為自己而活好嗎？」
「不要再說了！我活了十多年，從未下過這麼大的決心去做一件事。妳可以不支持我，但求妳不要令我失去決心好嗎？」
季夏喬咬了咬牙，說：「那好，我祝你前程錦繡。就這樣！」季夏喬嗒一聲就掛了線，她知道孫昊願意為了自己做很多事，但他終究還是不明白，自己為何會輸給謝我。
浪漫的事很美好，但卻很短暫。女生要的是一份安全感，那不是一個會為了別人，無緣無故跑去國外的男生能給的。孫昊做了很多令季夏喬感動的事，卻忘了一剎那的感動之後，還有一輩子的人生。

24。愛情裏沒有可惜

期末考試後的日子沒有輕鬆下來，因為DSE已經悄悄走近。謝我和季夏喬沒有因戀愛而拖垮學業，反而令對方更加努力，一同進步，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班上前四的排名依舊沒變，謝我不但仍是班上的第一名，還贏了余偉麟多年來穩坐的全級第一寶座。季夏喬因為數學大有進步，在全級的排名首次擠身頭十五名，讓數學科老師郭陽老懷安慰，這個數學白痴終於不用一科害全家了！
下課後是班際籃球賽5A對5B，季夏喬難得地放下練習簿和筆與陳星到操場觀賽，二人坐在場外的花圃邊，一邊聊天一邊看比賽。陳星回頭看看教學大樓：「小喬她真的不來看嗎？好歹這是孫昊最後一次代表我們5A，小喬和孫昊不是挺交好的嗎？」
季夏喬看一看場上的嚴一龍：「有些人她一天還放不下就永遠無法面對，就算是遠遠瞧一眼也好，也是會覺得痛的。」
陳星知道她在說誰，便心中暗自嘆了口氣：「最近她把自己逼得挺緊的。天天抱題翻書，把自己的時間排得密不透風，她能撐得住嗎？」
自從喬依發奮圖強後，期末考的成績的確是大有進步。從過去的包底分子，升上了中游位置。這樣的改變，讓所有任教老師都不敢相信，差點以為她是作弊。作為好朋友，季夏喬很樂意見到她的上進，卻同樣擔心她心中的壓抑。
季夏喬搖了搖頭：「不知道！也許把自己逼得越緊越忙，她才能阻止自己去想別的事吧！」
此時，上半場比賽結束，各人都下場休息。謝我從場上走過來，拿起季夏喬的水瓶便扭蓋仰頭而喝。陳星盯了他一眼，又往四周看了看小聲說：「你能不能別這樣？別人會看見的，秘密還要不要守呀？」
雖然季夏喬和謝我不曾把戀愛的事告訴他，但陳星也不是蠢的。陳星發現，最近每次約謝我出去自修，他一定會把季夏喬一併叫上，而季夏喬也從不拒絕。他們兩個之間還多了種默契，對方抬下手，另外那個人就知道對方想要甚麼，謝我那冷冰冰的性格還不自覺地改變了許多。陳星曾偷偷問過喬依他們的事，喬依只是不置可否地說了句：「小心你的嘴巴，有些話講出口是會害死人的。」
如此一來，陳星就更懵了。大考剛完，他就忍不住跑去問季夏喬。見陳星如此迷茫，季夏喬也不想再瞞他，便把事實和她家裏不允許的事告訴了他。陳星知道後，是出乎預料地禁得住嘴巴，更是和喬依一同當起了幌子，四個人比以前走得更近。
謝我用手背擦一下沾在嘴邊的水：「誰會有興趣看我喝水？更何況，水瓶放在你們兩個旁邊，哪知道是誰的？說不定別人會覺得是你的。」
陳星做了個要吐的樣子，說：「我是直男一名，好嗎？」
季夏喬笑了笑，拍拍陳星的肩示意他別鬧，嚴一龍卻在此時走了過來。他對謝我和陳星點點頭，便朝季夏喬走去。
「小喬沒來嗎？」
季夏喬無奈一笑：「她在班房自修，沒空來。」
嚴一龍勉強一笑：「聽說她最近挺用功的，看來還是只有妳能改變她。當日，妳高估了我在她心中的位置。」
季夏喬心中忐忑了一下，她很清楚喬依會變成這樣，根本不是因為自己。想當初她是如何勸，那喬大小姐就是不肯乖乖拿起書來讀一下。但自從再次拒絕嚴一龍後，喬依就變得奇奇怪怪，比陳星還用功。
季夏喬很想告訴他「不是」，很想讓他知道真正改變喬依的人是他，但她更知道喬依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再多說，只會令整件更加複雜，所以她沒有開口，唯有淺淺一笑置之。
謝我見季夏喬對嚴一龍笑了，便走了過去，輕輕撞了他一下：「得了！過來這麼久，不知還以為你來刺探情呢！」
嚴一龍知道謝我是在開玩笑，便也輕力回撞他一下：「是呀！我是專門來向大喬打探你的事呢！」他在說「你」字的時候加倍用力，意思昭然若揭。
季夏喬對嚴一龍瞪瞪眼，示意他要小聲點。嚴一龍馬上做了個OK手勢，朝他們點點頭就走了。季夏

喬小聲問謝我：「他是甚麼時候知道的？」
謝我一邊扭好水瓶蓋，一邊說：「很早就知道了。那時候怕他以為我喜歡小喬，便隱晦地暗示了。」
陳星嘖了一聲：「喔！他早就知道，只有我是最遲知道的。說好的朋友呢？」
「不講清楚我怕他會誤會，我不想刺激他。」
陳星嘆了口氣：「你怎麼這麼笨？你跟他說，其實你喜歡的是我不就得了？」
謝我差點就一拳打了下去，季夏喬忍不住笑了，說：「我不是歧視同性戀，但剛剛是誰說自己是一名直男？」
「凡事都有分緩急輕重，我這叫為兄弟，有義氣！」陳星用力拍一拍自己的胸口。
「我也不是歧視同性戀，但若然對象是你，我寧願被嚴一龍打死。」謝我說完，便把手上的水瓶擲向陳星。
陳星敏捷地接住水瓶，直瞪着謝我：「你甚麼意思？」
他們三個人玩得正高興，季夏喬更是笑得開心，沒有發現坐在一旁的孫昊一直在看着自己。
江林見他停住同一個動作許久，便說：「昊哥你別擔心，咱們現在領先八分在手呢！贏定了！」
楊凱明翻了個白眼，真心是服了江林的白痴，便轉頭過去看他：「你少說兩句可以嗎？」
江林就在不明所以的情況下被勒令閉嘴，楊凱明看了看季夏喬那頭，又看孫昊，只能無奈地搖搖頭。感情這事真是煩人！

升中六的暑假形同虛設，個個不是埋頭做題就是狂翻參考書。這日，季夏喬陪二妹回學校領新書，也順便放自己一個小休，在附近商場逛了一會兒。
季秋怡的成績不算出眾，她所就讀的梁秉堅夫人紀念中學雖然只是Band2，比不上瑪嘉烈中學，卻是同區裏出了名的校風嚴明純樸，每年考入本地大學的學生人數十分可觀，有望攀升為Band1學校。而即將升讀中四的季秋怡比從前更加恬靜淡然，彷彿學習以外的事都與她不相干。
二人逛累了便坐Haagen-Dazs裏吃雪糕，季夏喬點的是石板街和雲呢拿味，季秋怡點了焦糖和Oreo口味。季秋怡吃了一口焦糖味的，對季夏喬說：「這次妳請我吃雪糕，下次我請妳看電影。」
季夏喬看看季秋怡，問：「妳不是怕甜嗎？為甚麼想吃雪糕，還吃焦糖和Oreo？」季秋怡和季夏喬的口味向來不太相似。前者不能吃辣、不愛吃甜，後者卻愛吃辣、不愛肉。
季秋怡放下勺子，舔了舔唇邊的雪糕說：「以前于朗常常帶我來吃雪糕，他很愛吃甜的，特別喜歡吃焦糖和Oreo味。我不明白這麼甜的東西有甚麼好吃，總是隨便吃兩口就放下了。現在再吃，卻忽然發現它是苦的。家姐，是不是因為它太甜了，甜得變成苦了？」
季秋怡這番話，讓季夏喬想起那晚余偉麟給她的白饅頭。那明明是甜的，卻因為充滿了回憶。當一切回憶化成痛苦時，味道也跟着成了苦澀滋味，再甜也比不上心中那湧出的苦。
「妳還未忘記他？」這段日子以來，季秋怡很努力學習，追回被停學時拖慢的進度。除了頭幾個晚上，季夏喬沒再見過她哭。她以為季秋怡已經好了、不痛了，但原來那個傷口一直長在季秋怡心中，藏得深深的，令旁人也察覺不了它的存在。
「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但原來我騙得了別人，卻依然騙不了自己。我忘不了他！」季秋怡的眼眶泛起一絲晶瑩，它徐徐滑過面腴，不偏不倚地灑落在雪糕上，融化了那小圓球的頂面。
季夏喬用紙巾為季秋怡擦了眼淚：「妳為甚麼這麼喜歡他嗎？」
季秋怡稍稍止了眼淚，吃了口Oreo雪糕，說：「于朗和我很不同。他家裏很寵他，他很反叛、很貪玩，是個壞孩子。因為他，我做了很多以前不敢做的事，我有膽跟爸爸媽媽說不。這些勇氣都是于朗給我的，沒了他我就只能變回現在這樣的季秋怡。」
季夏喬想了許久才開口：「二妹，其實妳應該慶幸自己沒有跟于朗繼續走下去。你們在一起的時候會開心，是因為妳做了很多未試過的事，所以妳才會覺得很刺激、很有趣。但刺激有趣的感覺又能維持多久？如果于朗愛妳，他不會連妳不喜歡吃甜的都不知道，更不會鬆開妳的手。妳如果愛他，就應該勸他變得成熟，讓他學習長大，而不是繼續陪他去瘋去狂。你們之間或許只是一種錯覺。」
季秋怡沒想過季夏喬會跟自己說這樣的話。她和于朗不是愛，是錯覺？季秋怡頓時愣住了。
季夏喬輕拍她的背：「人是要跌過錯過才會成長的，愛情也是。跌過一次就會學懂甚麼是愛，錯過一次就會學到甚麼是珍惜。所以，不要再執著這一次的失落和傷痛。以後，妳一定會遇到一個值得妳愛

，而他又愛妳的人。明白嗎？」
季秋怡看着季夏喬，她不是太懂季夏喬所說的話。只是，她忽然覺得眼前這個大姐好像又變成熟了。
「家姐，妳是不是找到那個值得妳愛的人了？」
季夏喬靜了靜，吸了口氣才道：「是，我找到了。」
季秋怡很淡定，她淺笑：「他是個怎樣的人？」
「他是個很成熟、很酷、很體諒我的人。他很好。」說起謝我時，季夏喬不自覺地泛起微笑。季秋怡覺得，這是一種幸福。
季夏喬和謝我在一起後不久，季秋怡就因為與于朗的事與爸媽鬧得勢成水火，季夏喬一直覺得，自己隱瞞了戀情，在旁邊看着二妹受罰是件很自私的事。但她沒辦法，她只能這樣做。所以，對着季秋怡，她總有一種愧疚感。
季夏喬閉一下眼睛：「對不起！如果妳覺得不公平，可以去告訴爸媽，我不會怪妳。」
季秋怡搖搖頭：「妳不用說對不起，喜歡一個人是沒有錯的。不是嗎？更何況，爸媽不一定會反對你們的。」
季夏喬皺皺眉看着季秋怡，不明她的意思。季秋怡又說：「爸媽會反對我和于朗是因為他是個壞學生，若不是因為他家裏的關係，他早就被退學了。比起是因為不想我早戀，爸媽更不喜歡的是于朗本人。我想，家姐妳喜歡的人應該不會是這樣的吧！」
季秋怡知道，季夏喬是個很理智的人，她不會接受一個吊兒郎當的渾世魔王。她喜歡的人，應該是文質彬彬中，又帶點好動開朗，比如是余偉麟，他就是最好的樣版。
季夏喬笑了笑：「妳很懂我喔！」對！她就是因為理智，拒絕了另一個叫孫昊的渾世魔王，他和于朗真不愧為兩表兄弟。
「那魚鱗哥怎麼辦？」
季夏喬聳聳肩，從容道：「不知道。反正他是他，我是我，但我還是會祝福他的。」
季秋怡嘆了口氣：「家姐，我覺得可惜了。」
季夏喬微笑一下，沒說甚麼。其實，她也曾經覺得自己和余偉麟之間是可惜了。只不過，愛情裏是沒有可不可惜的，只有在不在一起。既然他們最終還是沒在一起，又何必再去想可不可惜？

25。妳的稱讚最能讓我感自豪

楊凱明和江林在K房訂了位為孫昊辦歡送會，5A班大半的同學都在班群答應出席。收到訊息時季夏喬和謝我正在圖書館自修室，謝我看過訊息後沒有回覆，也沒說甚麼，又重新埋頭題本中。季夏喬想了一下，還是未拿定主意。正要放下手機時，喬依傳來了訊息：
【13號歡送會妳去不去？】
季夏喬想了想，回覆她：
【應該不去】
訊息剛傳送出去不久，喬依便來了電話，季夏喬示意過謝我便出了自修室接電話。剛把電話放到耳邊，喬依的聲音便奔了出來：「為甚麼不去？那天是妳生日呀！謝我不許妳去嗎？」
「是我自己在猶豫，我還未決定好。」
喬依聽見季夏喬那邊挺安靜的，便問：「妳在家裏嗎？」
季夏喬倚在門外的欄杆上：「不在。我約了謝我去自修室。」
「他看到班群沒說甚麼嗎？」
「沒有！我覺得他是不想影響我自己作決定。」季夏喬很清楚，雖然謝我也會吃醋，卻不是個事事要控制自己，不講道理的男朋友。這一點是他成熟的表現。
喬依說：「妳和孫昊就算做不了戀人，也終究是朋友一場。既然謝我也沒說甚麼，妳還有甚麼好猶豫的？無私顯見私妳有聽過吧！」
「妳對嚴一龍就不是無私顯見私嗎？」季夏喬嚥了口氣，把這句到了嘴唇邊的話及時吞回去，靜一靜才道：「因為去美國的事，我之前打過電話給孫昊，最後又是吵架收場。直到現在，我和他都沒再講過半句話。我覺得這樣去見他會很奇怪。」
「吵架？你們又吵甚麼？」
季夏喬嘆了口氣：「反正就是我說的話他不愛聽，他不愛聽就生我氣，最後不歡而掛，掛電話的掛。」
喬依認真地想了一下：「既然是這樣妳就更應該要去。難道妳希望，你們最後一次的對話就是以吵架作結？這樣的回憶好嗎？」
「但我總覺得，他是故意選我生日那天辦歡送會的。我搞不懂他想幹嘛。」
喬依想了想，道：「反正我是會去的。我也很想妳去，這樣就能一併幫妳慶祝生日。」
「讓我再想想吧！」季夏喬按了按額頭，嘆氣一下。
掛了電話，喬依繼續獨自坐在Starbucks裏做題，卻剛好遇到一道搞不懂的數學題。她想了想，用手機把題目拍下來發給陳星，下面又發了句：
【SOS～不明這題問甚麼】
喬依發着呆，喝着香草星冰樂，等了差不多十分鐘陳星才回覆她：
【這題有點複雜，我打電話給妳解釋好嗎？】
喬依回了個【嗯】，陳星的電話便來了。
陳星在電話中，整整花了十分鐘才讓喬依搞清楚題目，喬依拿着手機的左手差點麻痹了。她放下筆換了隻手拿手機，一邊舒展着左手。
「妳又在Starbucks？」
喬依隨意地回答：「嗯！不然呢？」暑假開始後，住宿生都必須搬回家住，喬依也不例外。因為和家裏關係不好，她不喜歡留在家裏，便天天去Starbucks坐。
陳星就是嘴賤，說：「天天都去喝糖漿加水，小心不只錢包乾枯，身形也跟着膨脹。」
喬依恨不得一拳打死陳星，她咬着牙道：「姐就是有錢，喝得起Starbucks，你管得着？」
陳星繼續逗着她玩：「可以可以，妳是富貴人家，有錢就是任性！」陳星此話也不是全錯。喬依的後父是一家小公司的老闆，主要集中研發手機App。雖然公司規模不大，但因為近年來手機市場正熱，令其公司生意大好，賺了不少。在陳星這種出身草根家庭的人眼中，喬依當然是個富二代。
喬依和陳星又講了一會兒便掛了線。看看手機，喬一風已傳了數條訊息給自己。喬依不想理他，把手

機反在桌上，但手機依然不停地震動，停下一會兒又再重新震着。直到喬一風來電第五遍，喬依才不情願地拿起電話。
「家姐，爸快到家了。妳在哪裏？」
喬依嘖了一聲：「你爸快到家關我甚麼事？」
喬一風早已習慣喬依的嫌棄，繼續說：「今日是星期天，一家人坐下來吃頓飯好嗎？」
喬依想也不想就回答：「不好！你們吃你們的，我吃我的。就這樣！」
「喂！姐，妳先別」未等他說完，喬依已按鍵掛線。
其實，她並不是討厭這個弟弟。只是，她很介意家裏總對他偏心。喬一風從小就活潑開朗，很得親戚喜歡，媽媽也因為這樣很疼這個繼子。自從父母離婚，喬依就只剩下媽媽一個親人，對她而言媽媽很重要。喬一風的存在彷彿奪去了自己僅有的東西，她對喬一風慢慢生了反感。後來喬依開始反叛，媽媽更常拿他們姐弟二人比較，令喬依對喬一風的反感更盛。她知道喬一風是沒錯的，但他偏偏就橫在自己和媽媽之間，就連名字也改個跟嚴一龍類似的，這一切，都令喬依對他生出抗拒感。
生父出軌、雙親離婚，加上媽媽再婚後的家庭，令喬依成了一個完全缺乏安全感的人。
———————
離開了自修室，季夏喬和謝我去了KFC。季夏喬把薯格沾了蕃茄醬，道：「我很久沒來KFC。以前我三妹很喜歡來，每次都是她負責吃炸雞，我吃薯格。」
由於正值暑假，又逢周日晚飯時間，附近的餐廳都滿座。他們好不容易才在KFC找到位置坐下。雖然謝我怕季夏喬吃油膩食物會胃不舒服，卻也只能如此。
謝我把汽水遞了給她：「那麼，今天我負責吃炸雞，妳吃薯格。」
季夏喬帶笑接過，吃過手中的薯格便喝了一口可樂：「咦？沒冰的？」
謝我吃着炸雞說：「我讓服務員去冰的，怕妳胃受不了。」
「不會啦！哪有這麼嬌氣？」季夏喬雖這樣說，但心中卻是添了絲絲甜。
季夏喬看看盤子上的收據單，才發現點單項目中，炸雞那一項是顯示辣口味的。季夏喬馬上叫住謝我：「別吃！下單錯了，這是辣的，你沒吃出來嗎？」季夏喬很清楚，謝我是半點辣都進不了口的。
謝我淡定得很，緩緩開口說：「沒關係，我能吃的。」
「甚麼沒關係？不要勉強自己，我來吃吧！你再去買一份。」
季夏喬想伸手去拿謝我手中的炸雞，謝我卻按住她的手：「真的不用！我習慣了。」
季夏喬「吓」了一聲，不明他說的習慣了是甚麼意思。謝我放下炸雞，認真地看着季夏喬：「我一直很想知道你們為何會喜歡吃辣，所以我慢慢試着去吃，去體會一下你們吃辣時的感覺。原來，吃辣也蠻刺激的，而且吃多了就會習慣。我現在還未至於是能受辣，但至少沒有以前那麼怕。」
「你們？」季夏喬不知道謝我口中的「你們」是誰。
「是妳還有我爸媽。我媽媽生前很喜歡吃辣，我爸在她去世後也開始吃辣，而且越吃越辣。」
季夏喬聽過謝我提起他爸媽，卻知道得不多，今日說的都是第一次聽的。季夏喬想了想，問：「你爸爸是不是因為你媽媽才吃辣的？」
謝我咬了一口炸雞，道：「他說也許是，但我覺得肯定是。吃辣能讓他想起媽媽，記起從前的回憶。」
季夏喬抿嘴說：「我很羨慕你媽媽能有個這麼愛她的人。」
「不用羨慕，妳也有。」謝我又咬一口炸雞：「我在吃呢！辣的。」
「我還活生生的坐在這兒呢！」季夏喬假裝生氣地看着謝我。
謝我淺淺一笑：「我知道妳明白我的意思。」
謝我的淺笑很溫暖，讓季夏喬覺得，即使她只是坐在KFC，吃着幾塊就能買到的薯格，卻已經很溫馨、很滿足。
飯後，謝我和季夏喬牽着手走路回家，而剛才那頓晚飯，已讓季夏喬忘了歡送會的事。謝我一手拿着季夏喬的單肩包，一手與她十指緊扣着，兩個人的步伐很慢，似是在走一條無盡頭的路。
「下個禮拜妳生日，我們見面好嗎？」
季夏喬才想起歡送會的事，她眨一下眼，用平常語氣說：「那天是孫昊的歡送會，我們不去嗎？」
謝我望望天空才回看季夏喬：「不是不想去，只是那天是我們在一起後妳的第一個生日，我想和妳兩

個人過。」
季夏喬瞇起眼看着謝我，用玩笑的口吻道：「真的不是因為孫昊？」
謝我握着季夏喬的手緊了一下：「現在拉着妳手的人是我，我有甚麼好怕的？」
看着謝我自信滿滿的樣子，季夏喬不禁笑一笑：「有人說過，你充滿自信的樣子很帥嗎？」
謝我搖搖頭，伸手捏一下她的臉：「沒有，妳是第一個。不過，就算只有妳一個懂得欣賞也沒關係。因為，只有妳的稱讚最能讓我感自豪。」
季夏喬燦爛一笑，在謝我的臉頰上吻了一下。謝我輕吻在她的唇上作回應，甜甜的味道悄悄地散發在空氣中。

26。我覺得漂亮好看就可以

每年生日季夏喬都會和家人一起吃晚飯慶祝，今年卻因為約了謝我，與家人的慶祝飯提前在中午吃。
季春曉看着蛋糕上用巧克力醬寫成的「17」，一臉驚訝道：「大家姐，原來妳才17歲，我以為妳不只呢！」
季夏喬瞟了她一眼：「季春曉妳甚麼意思，現在是在說我顯老嗎？」
季春曉睜着雙眼，連忙耍手道：「不是啦！我的意思是，平日妳講話和行為舉止都不像是個未成年人，太老成了！」
「那是因為我有個幼稚到不得了的妹妹，我要成熟點把她的幼稚拉平均。」說完，季夏喬便伸手推一推季春曉的額頭。
季春曉摸摸額頭，欠揍地轉頭向坐在旁邊的季冬恩說：「老四，大家姐在說妳幼稚啊！」季冬恩索性看也不看她，雙手橫抱胸前繼續看着電視。
「喂季冬恩，妳很沒禮貌啊！妳爸媽這樣教妳的嗎？」
季春曉的話最終得到了回覆，季冬恩淡淡地看她一眼，道：「反正我爸媽就是妳爸媽，他們有這樣教妳嗎？」
季夏喬笑了笑，走進廚房看有甚麼需要幫忙的。此時，季秋怡剛好向她迎面走出來：「不用進去！爸媽嫌我礙手礙腳，把我趕出來了。」
「他們嫌棄妳而已，沒說嫌棄我。」季夏喬開玩笑說。
季秋怡假裝生氣瞟她一眼：「出去！妳今日是壽星，不許勞動！」
季秋怡推着季夏喬到客廳坐下，見季冬恩和季春曉坐在飯廳，距離不近，她便小聲問：「妳今晚約了他嗎？」
季夏喬轉轉眼珠，輕輕點了頭。
季秋怡淡笑一笑：「真好！家姐妳要一直幸福下去啊！」
季夏喬撫一撫季秋怡的頭：「總有天，妳也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季秋怡忍不住，便伸手抱着季夏喬：「家姐，我愛妳。」
「我也愛妳呀！」在季夏喬心中，季秋怡永遠都是她最乖巧可愛的二妹，不管再過多少年都是。

———————

江林帶着江淼進了K房，裏頭除了有5A的同學，還有其他班的人。個個都跟江林、孫昊和楊凱明一樣，是有家庭背景的紈絝子弟，出名愛玩愛鬧。江林跟他們打了招呼，便在楊凱明旁邊坐下。
唐榮見江林帶了個小妹妹，便起哄道：「哎喲！二木哥還帶了小女友喔！」
江林隨手拿起面紙盒擲向唐榮：「女友你個頭！這是我妹妹江淼。」
江淼看起來才十二、三歲，純品可愛，與江林長得沒有一點相似，唐榮找死地說：「別騙人，人家長得這麼可愛漂亮，與你哪裏像？不是親生的吧！」
「你閉嘴！你才不是你媽親生的！」江林罵了唐榮後也懶得再理他，示意江淼坐自己和楊凱明中間。
此時，服務員進來與江林核對點餐，卻因為房裏太吵聽不清對方在說甚麼，江林索性親自去了遍服務台，唐榮趁江林不在就拿着酒去搭訕江淼。
「小妹妹，我是妳哥的朋友，請妳喝一杯如何？」
江淼沒有接下，卻也不知該如何回應他。楊凱明一下手快搶過酒杯，瞟了唐榮一眼：「人家才十三歲，你別亂來好嗎？」
唐榮嘖了一聲：「這麼關心人家，她也是你妹嗎？」
「二木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你少廢話！」唐榮有點無趣，便滾回去和喬依他們玩。
楊凱明放下酒杯看看江淼，用哥哥教訓妹妹的口吻道：「妳為甚麼跟着妳哥來？這班人個個都不正常，小心被他們吃了。」
因為江林的緣故，楊凱明和孫昊早就認識江淼。在他們印象中，這小女生純得像小白兔一樣。
江淼拌一拌耳邊髮碎，說：「媽媽去加拿大看外婆，爸爸有事回公司了，哥不放心留我一個人在家便帶我來。」

江林雖然貪玩頑皮，卻是個妹控，十分疼愛江淼。楊凱明邊聽着，邊在口袋裏拿了根香煙放到嘴邊，江淼卻伸手拿掉香煙。在一邊和唐榮玩撲克牌的孫昊把這一切看在眼中，期待楊凱明的反應。
「抽煙對身體不好，我逼我哥戒了，你也不要抽。」
楊凱明看着江淼，語氣淡然的：「他是妳哥，我不是。別管我。」
江淼還是不肯把煙還給他：「不可以！你自己剛剛說的，二木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所以我也是你妹妹啊！」
楊凱明煩躁地翻了個白眼，拿起酒杯乾了。江淼看着他笑了笑，故意說：「酒傷身體，也別喝太多。」
楊凱明頓了頓手，蹙着眉不情不願地放下酒杯。孫昊搖搖頭笑了，恐怕只有江淼才能讓楊凱明壓住脾氣地乖乖聽話。

季夏喬出門前，謝我給她發了條訊息，讓她今晚穿裙子。平日裏，季夏喬習慣穿T恤、九分褲，喜歡它方便，衣櫥裏根本沒有裙子，便向季秋怡借了條深藍色綿質連身裙穿，配雙Nike運動鞋才出門。
季夏喬正納悶，謝我刻意讓她穿裙子是為甚麼？直至見到謝我，她就更加搞不明白。
謝我穿的正是上次在文化中心外，二人遇見的那套衣服，那一次的謝我讓季夏喬眼前一亮。
「我們穿成這樣要去那裏？」
謝我牽起季夏喬的手就走：「去了你就知道。」
果然，謝我還是沒有想象中般浪漫，他帶了季夏喬去看謝景笙的樂團演出。
季夏喬從來沒看過這麼正式的演出。看到大會堂裏的觀眾都以正裝出席，她不禁自覺有點失禮。謝我跟會場外幾個西裝筆挺的人打過招呼後，便牽着季夏喬進了會場坐下。季夏喬看看四周的人，拉了拉謝我：「看這些演出不是很貴嗎？為甚麼費這些錢？」
樂團演出自然是不便宜，更何況他們坐的是前排正中的位置。季夏喬家裏的條件雖不差，卻因為父母要養活4個女兒，難免有點吃力。從小到大，季夏喬都知道該花則花，能省則省。看樂團演出這種奢侈消費，她沒想過，也沒看過。
「不用錢的，這是我爸的樂團。」
「你爸的樂團？你爸爸是指揮家？」季夏喬瞬間想起甚麼來，她緊張地看着謝我：「那你爸待會兒在台上不就能看見我嗎？」
謝我若無其事地點點頭。這不就是變相的見家長嗎？季夏喬瞪着雙眼，差點就叫了出來：「你為甚麼不早點說？好讓我有心理準備呀！」
她趕忙拿出手機，對着螢幕整理儀容。謝我覺得好笑，便按按她雙手：「我就是知道妳會這樣慌失失的，所以沒告訴妳。」
「可是你總不能不說一聲吧！我也好打扮打扮，努力表現一下，爭取好印象。」
如今季夏喬心中只覺得忐忑加委屈，謝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她，忍不住就笑了出來。他握緊季夏喬的手：「不用爭取好印象。反正不管我爸喜不喜歡妳那都是他的事，不影響我們在一起。」謝我在說「我們」的時候刻意加意了語氣，他要告訴季夏喬他們是一致的，永遠都是。
季夏喬沒有放鬆下來，低着頭看看自己的運動鞋說：「但是我這樣穿很失禮。」
「不會！我覺得漂亮好看就可以。」
謝我看着季夏喬的眼神帶着一種溺寵，令季夏喬看得心臟噗通作響。有時候，心動不需要很多理由。一個微笑、一個眼神，足以令你為之動心。

江林和楊凱明在玩大話骰，江淼被幾個女生拉去唱歌。江林趁江淼不為意喝了口酒，說：「覺不覺得我家小淼越長越好看了？」
「長得好看也不關你事，你是她哥！」楊凱明看看自己搖到的點數：「3個4。」
「我知道不關我事，我是怕那些渣男一個個盯上我家小淼。我妹這麼純，我怕她被騙。」江林也看看自己的骰子：「出手這麼低，不像你喔！5個3。」
楊凱明想了想：「6個4。」
江林自信滿滿道：「開你。」

結果，江林是1&4各一，楊凱明是一顆4，兩顆1。江林得瑟聳地肩：「說到講大話，你還是不太在行。」
楊凱明呼了口氣，拿起酒杯把輸的懲罰一飲而清。江林笑一笑：「想一想，你若跟我妹在一起我倒是能放心。」
楊凱明愣了一下：「亂說甚麼？我還比你大一年，你妹妹13，我20。」
「大7年而已，男大女小有甚麼問題？」
楊凱明重重地放下酒杯，語氣十分凝重：「你別忘了我家裏是甚麼背景，我是甚麼的人。你妹若是跟我在一起，有你煩心的。」
江林才想起眼前這傢夥的來歷。富二代私生子，母親是個小明星，從出生那刻起就是個不能為人知的孩子，這個人注定不平凡。

27。中了一種叫季夏喬的病毒

在另一邊玩啤牌的喬依已經輸了好幾次，一杯又一杯喝下去的酒使她開始看不清手中的牌，接下來又輸了一局。唐榮就是不肯放過她，不停為她添酒。孫昊看不過眼，道：「她未成年，別再讓她喝了！」
唐榮不肯，說：「願賭服輸，這是遊戲規則。」
喬依用力搖搖頭，醉意湧上：「我沒醉！我喝。」
孫昊見她的頭搖得像抽風似的，就知道她醉了，便替她頂了一杯。劉展宣隨口問：「陳星為甚麼不來？來了能替妳頂呀！」
聽到自己又被人與陳星湊在一塊說，喬依頓時心煩起來：「我的事關他甚麼事？我是義氣當頭才被逼當煙幕。」
「煙幕？甚麼煙幕？」劉展宣和唐榮滿頭問號。
喬依全然不覺自己醉了，口一張就藏不起祕密：「就是謝我和」
「和陳星！謝我和陳星的煙幕！」孫昊急中生智，隨口把陳星和謝我拉成了一對，為的就是不讓其他人知道大喬和謝我的事。
孫昊衝口而出的聲音震撼了整個房間，裏頭十數個人都傻了眼，鴉雀無聲地看着孫昊。
唐榮嚥了嚥口水：「陳星和謝我？他們兩個那個？」
喝醉的人果然都是豬隊友，見喬依又要開口，孫昊快快站了起來，理直氣壯地說：「是又怎樣？大家都是新世代的年輕人，思想要開放點，男男戀有甚麼問題？」
「甚麼陳星？明明就是」孫昊一手蓋住喬依的口，狠狠瞪了她一眼。他說：「妳醉了！出去透透風。」孫昊順手拿了杯冰水，拉着喬依的手臂便往外走，房裏的人卻還未反應過來。
喬依被孫昊拉得不耐煩，在走廊一下甩開他的手喝道：「別拉着我！衣服被你拉皺了！」
孫昊的忍耐力到了極點，一下把冰水淋在喬依的頭上，喬依冷得顫抖，一手推向孫昊：「你神經病嗎？」
「妳才神經病！不懂喝酒就別喝，妳剛才差點把大喬的事說了出來。要不是怕妳闖禍連累她，我才懶得理妳。」孫昊知道于朗和季秋怡的事，自然也明白季夏喬和謝我隱瞞關係的原因。他雖得不到季夏喬，卻不忍心看到她傷心。
被冰水淋過後，喬依好像清醒了點，她自知理虧，不敢說甚麼。孫昊又瞪了她一眼：「唐榮那隻色狼分明是故意把妳灌醉，妳沒看出來嗎？」
喬依哪有想這麼多，她只知道喝了酒就能忘了許多東西，包括嚴一龍和喬一風。對！就是那兩個在喬依心中，簡稱為「煩二」的人。
「我不知道妳發甚麼瘋，也不想知道妳為何追酒喝。我只想妳謹記，不要連累到大喬。」
喬依就知道，這個癡情種心中塞滿的都是季夏喬。她頂着醉意搖搖頭：「人家都不要你，你這麼痴情是在裝給誰看呀？你中毒了，中了一種叫季夏喬的病毒。」
孫昊不甘示弱，回駁一句：「妳也中毒了！中了一種叫嚴一龍的毒。」
喬依頓時像崩潰似的，用力把孫昊一推，咬牙切齒叫道：「別跟我提嚴一龍！」
孫昊被喝罵後還未反應過來，喬依就一下蹲在地上放聲哭着。孫昊只能在心裏後悔着：是我錯了！我不該提嚴一龍的。

———————

看完演出後，謝我沒去後台看謝景笙便與季夏喬走了。季夏喬覺得不太禮貌，卻因為謝我嫌煩，不想被樂團的人問東問西而打消念頭。
「剛剛有沒有覺得悶？」
季夏喬搖搖頭回答：「還好，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看你和四妹打球賽！」
謝我靜一下，問：「我和妳四妹，妳比較喜歡看誰？」
「你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小心眼的？」季夏喬瞇眼看着謝我道。
謝我是一臉認真：「從認識妳之後呀！我只對與妳有關的事小心眼。」

季夏喬笑一笑，伸打了他一下：「怪我囉！」
二人步出大會堂，季夏喬正好餓了。謝我便牽着她往商場去吃東西，季夏喬卻停了下來：「我們不去餐廳，去別的地方吃。」
謝我不明她的意思，問：「到底是去哪裏？」
季夏喬笑了笑：「我們今天來次時光倒流好嗎？」
謝我想了一下，終於明白她的意思。他心中醞釀着一句：可以說不好嗎？
謝我和季夏喬坐在花圃上。眼前是同樣的夜晚、同樣的花圃、同樣的兩盒飯。季夏喬打開盒飯遞給謝我：「放心！不是宮保雞丁，是蝦仁炒蛋，你最喜歡的海鮮。」
謝我接過盒飯，拿起勺子拌了幾下，又放下勺子。季夏喬見他不吃不說，便道：「怎麼了？因為我說要來這裏吃盒飯，所以生氣了？」
謝我嘆了口氣：「我不是生氣。我只是不明白，今日是妳生日，怎麼就不能好好地坐下吃頓飯呢？妳是覺得，我沒錢讓妳吃頓好的嗎？」
季夏喬就知道謝我是生氣。她左手拉起謝我的右手：「當然不是！你這身行頭，哪裏像是沒錢的？但比起坐在那些漂亮的餐廳裏，我更想要的是追回回憶。」
她打開自己的飯盒遞給謝我看。謝我頓時怔了怔：「宮保雞丁？」
季夏喬笑了笑：「是雙併！還有辣炒薯絲。我覺得我們的回憶裏，不能少了宮保雞丁。」
想起那天自己打開盒飯時，見到宮保雞丁的樣子，謝我也不禁笑了笑。季夏喬摟着他的右臂，倚在謝我的右肩上：「我們認識快一年了。這一年我們一起吃過好多頓飯，但除了宮保雞丁那次，其餘的我都差不多忘記吃了甚麼。不過我卻沒有忘記，因為有你在，每一口飯都變得份外好吃。是貴是便宜根本不重要，有你在就已經是一頓最好的飯。」
季夏喬從來沒跟謝我說過這種話，謝我聽到是特別的意外。季夏喬說過他很好，但謝我卻覺得她更好，這個女生真的很好。
謝我發自內心地暖暖一笑，輕輕一吻落在季夏喬的額上。他認真地看着季夏喬：「有句話我想跟妳說。」季夏喬點點頭，示意他說。
「妳要不要喝甚麼？我口渴，想去買。」
剛剛還以為他要說甚麼感動的話，季夏喬瞬間就覺得自己太看得起這個人了。季夏喬咳了一下，忍住笑說：「隨便，你買你作主。」
謝我點點頭，又吻了她額頭一下就起身走了，季夏喬才把剛剛忍住的笑出去，冰塊終究是冷塊，還是不要期待太高。
謝我比預期中去得久，季夏喬也沒想催他，便自己先吃起來，手機卻在此時進了兩條訊息，傳來訊息的人正是余偉麟。
【祝妳17歲生日快樂】
【也祝妳永遠幸福】
自從那通電話後，季夏喬沒再和他講過話。偶爾在學校見到，季夏喬總是會主動打招呼，余偉麟往往是尷尬地點點頭就走。季夏喬不知道他是否未曾放下，卻也不想去考究，因為從前的事已經過去了，再想也只是一場徒勞。
她回了一句【謝謝你[微笑表情]】就鎖了屏。
「飲品沒買到，這個可以嗎？」
謝我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季夏喬回頭一看，一道燭光出現在她眼前。
「生日快樂！」
季夏喬先是微愣一下才站了起來，拿着手機的手微微垂下，與謝我相視而笑：「這是蛋糕是你親手做的？」
謝我搖搖頭：「買的，我嘗試過自己做，但失敗了。妳介意嗎？」
季夏喬也搖搖頭，說：「不介意，我很喜歡。」
蛋糕上的蠟燭即將燒盡，謝我他拿出一支新的點滅起來，燭火再次把季夏喬迷住。
「妳說過煙花很美，卻又很短暫，總覺得可惜。但其實它可以像這支蠟燭，燒盡了再燃點新的一支，只要我們有心，任何事都可以一直走下去。」

季夏喬沒想過謝我會記得她說過的話。雖然眼前的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蛋糕，沒有朱古力牌、沒有卡通圖案，卻是季夏喬見過最美的蛋糕，她一生難忘。
「謝我，謝謝你。我愛你。」
一句我愛你、一個長久的吻，為季夏喬編了一段最美好的回憶。這個夏天，令季夏喬畢生難忘。
這一晚的星夜特別璀璨，季夏喬倚在謝我的肩上，看着這個夏天裏的夜空，有一種不想分開的感覺。
此時手機震動，季夏喬下意識地以為是爸媽的來電，便坐直了身子，急急接電話。
「喂！是我孫昊。小喬她醉了，過來接她吧！」
聽到是孫昊的聲音時，季夏喬首先呆了呆，卻又聽見喬依醉了，整個人馬上就緊張起來。
季夏喬和謝我下了計程車便往K房直奔去。季夏喬打開房門那刻，整個房間的人都靜了，往她身後的謝我看去。不是因為他的一身正裝，而是在好奇陳星有沒有來。季夏喬沒心思去理會他們的目光，只尋着喬依的身影。
半躺在沙發上的喬依醉哭着，看得季夏喬着急。她直瞪旁邊的孫昊：「她還未滿十八歲，她不懂喝酒，你為甚麼讓她喝？」
孫昊只覺得莫名其妙，自己明明還替她頂了一杯，怎麼就成了個反派角色？
江林替孫昊開口：「不關昊哥的事，是唐榮那臭小子。大喬妳別怪昊哥。」
季夏喬已經顧不上他的話，也不想管正站在一邊內疚的唐榮，與謝我一起把喬依扶起來。見她說着喃喃夢話，季夏喬用紙買替她擦了淚痕，輕聲道：「我們現在回家。」
「要是真的這麼擔心着緊，就不要只顧着陪別人，把好姊妹一個人丟到這裏來。」孫昊的聲音很小，是故意只說給季夏喬一個人聽的。
季夏喬看看喝着酒的孫昊，心中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未成年就喝酒的人很幼稚。」
房裏的人都因季夏喬的話嚇了一跳，她竟敢說孫昊幼稚？孫昊喝酒的動作停了下來，「幼稚」兩個字不停在他耳朵中回旋。原來他努力了這麼多，到頭來在季夏喬眼中，自己還是一個幼稚的人。
房門再次關上，季夏喬已經走了。孫昊看着掩上的門，心中有種莫名的痛。他把酒瓶用力擲在桌上，哐啷聲與碎片一起散落着。四散彈起的碎片擦過孫昊的手掌，鮮血緩緩滴下，他卻彷彿麻木了，沒有一絲感覺。

28。被一個愛字亂了一切

季夏喬從未見過這樣的喬依，躺在自己懷中的她，彷彿已滿身傷痕，痛得可憐大哭。
謝我站在一旁靜了許久：「要送她回家嗎？」
季夏喬邊輕拍喬依的背，邊說：「不行！她和家裏關係本就不好，要是醉成這樣回去，肯定會家變。」
「那怎麼辦？」謝我問。
季夏喬想了一下，去她家裏是肯定不可能的。唯一的選擇就是去賓館，但她不想。季夏喬帶點心虛地看看謝我，他也看了季夏喬一下，道：「去我家吧！」
「但是你爸也在呀！」
「公演後我爸都會和團員去聚餐，現在還未到十二點，應該還未到家。」
季夏喬點點頭，二人便抬着喬依攔了輛計程車去謝我家。
喬依吐了好幾次，季夏喬見她好像吐清了才扶她進屋，進門那刻卻看見謝景笙坐在客廳沙發上。除了喬依外，其餘三個人的目光都呆住了，謝景笙更是目定口呆。
「爸，你今晚好早呀！」謝我快快定過神來道。
謝景笙咳了一下掩蓋尷尬：「喔！不早了，快十二點了。」
季夏喬連忙站直身，向他微微躬禮：「叔叔你好！我是季夏喬，有個同學醉了，不方便回家，謝我好心收留她。」
謝景笙看看季夏喬，又看看她懷中醉得喃喃自語的喬依，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只乾笑一下：「阿我心腸好，像他媽媽。啊你們自便，不用管我。」
「謝謝叔叔。」
季夏喬和謝我合力把喬依扛進屋，把她安頓在謝我的房間裏。喬依醉得滿臉通紅，手不停打在床單上，口中不斷喃喃自語，沒有人聽得見她在說甚麼。
見季夏喬好像要轉身離開房間，謝我趕忙拉住她：「妳不是要走吧？我是個男生，留她一個在我家過夜，妳不介意我介意。」
季夏喬抿嘴道：「我不是要走，我是去拿毛巾幫她擦臉。」
謝我才放心點：「我去拿！只留我一個在這兒看她，我心裏煩。」
季夏喬笑了笑：「你煩甚麼？」
「不想和其他女的獨處，覺得煩。」謝我特別認真地說完後，便出了房間。季夏喬腦海裏重複一下他剛講的話，覺得裏頭有種莫名而生的溺寵感。
謝我拿兩條新毛巾去洗，卻在浴室外被謝景笙攔下了。謝景笙倚在門框，語氣隨意平常：「她們是你同學？」
謝我也是依舊不改，點點頭嗯了一聲。
謝景笙記得，剛剛在樂團表演時見過季夏喬，便問：「那個藍色裙子的女生，就是你女朋友？」
「是，有問題嗎？」
謝景笙聳聳肩：「沒問題，不過長得還蠻高的。」他又皺一下眉，摸摸下巴道：「那個喝醉酒的，該不會也是你女朋友吧！」
「爸，你也喝醉了？」謝我一下向他怒吼。
「開玩笑罷了！別太認真！」謝景笙笑了笑，又拍拍謝我的肩，帶點認真道：「不過你要好好勸勸那個女生，高中生還是別喝酒。」
謝我點點頭，示意他明白。
「明天醒了就送她們回家，一個女生在外頭過夜，家裏會擔心的。」謝景笙又凝重地看看謝我：「還有，今晚你過來我房間睡。」
謝我瞬間就明白他的意思，他也特別認真地說：「你放心，我不會亂來的。我睡客廳，她們兩個睡我房間。」
謝景笙搭一下謝我的肩，點點頭就走了。

季夏喬給唐倩打了通電話，說今晚喬依家裏沒人，想留下過夜陪她。本來唐倩就以為季夏喬是去了喬依家開生日會，想了想就答應了。掛線那一刻，季夏喬的心跳得特別快，因為一個謊言又誕生了。
謝我拿來了兩條濕毛巾，一條給喬依的，另一條是給季夏喬的。「妳媽媽怎麼說？」
季夏喬坐在喬依身邊，用毛巾輕力替她擦臉，內疚地說：「反正她是信我，也沒說甚麼。」
「我發現妳媽媽特別信任妳。」謝我拉了把桌子與季夏喬對着坐。
季夏喬點點頭：「是呀！從小到大，我爸媽特別放心我。很多事他們不准我三個妹妹做，卻唯獨准許我。他們很相信我，很相信我。」
謝我靜了靜，輕輕拉過季夏喬的手：「找個日子，我親自去妳家見見他們。」
季夏喬輕力拍一拍他的手：「以後再說吧！」
謝我想開口再說甚麼，卻被霍然坐起的喬依嚇倒。
「嚴一龍，你在這裏幹嘛？」
季夏喬和謝我對看一下，哪兒來的嚴一龍？
喬依一手指着謝我便大罵起來：「這裏是我房間，你馬上給我滾！我說過不想再見到你的！」
季夏喬按按她的手：「他不是嚴一龍，他是謝我。妳看清楚點！」
「不是！他就是嚴一龍，天天纏我的嚴一龍。妳讓他走，離開我的房間！」
季夏喬明白了，在喝醉的喬依眼中，所有男人已被她潛移默化變成了嚴一龍，不管眼前的是誰也會被她看成嚴一龍。
謝我覺得莫名其妙，這明明是他的房間，怎麼就成了喬依的？還說他是嚴一龍？
「看清楚點。這裏是我房」
謝我沒說完話，就被喬依用枕頭擲了：「嚴一龍你出去！」
謝我從來都不是個好脾氣的人，見他沉了面，季夏喬趕忙拉他出房外。
「小喬她醉了，你別跟她計較！」
謝我才抬起頭，忍住心中的氣，說：「要不是因為妳，我早就把她踢出去了。」
季夏喬笑了笑：「我就知道你對我最好。」她一下輕吻在謝我的臉頰上，轉身就回了房間。謝我回過神時，房門已經被關上。謝我呼了口氣，算了吧！反正在答應讓喬依留下過夜時，他就已決定今晚要睡客廳。

喬依坐在床上，呆着往房門處看，令季夏喬搞不清她到底清醒了沒。她坐在喬依旁邊，喬依一個轉頭看着她，問：「嚴一龍走了嗎？」
還在說嚴一龍！那明顯就是未清醒過來。季夏喬順着她的心意，道：「他走了，不會再來煩妳的。別擔心！」
喬依頓時哭鬧起來，打着床單哭訴着：「他走了！他真的走了！他說過會站在那邊等我，直到我答應他的。他走了！他騙我！」
喬大小姐！那妳到底是想不想見他呀？季夏喬她搞得腦仁子痛，差點就把心中的話衝口而出，但她知道不可以。季夏喬抱了抱她，輕聲說：「好了！是他不好，都是他的錯。咱們別想他就行了！別哭。」
喬依的哭聲和喘氣聲夾雜在一起，季夏喬輕力拍着喬依的背安撫她。終於，喬依哭累了，靜靜地睡了過去。季夏喬才鬆了口氣，輕輕扶她躺好在床上，為她蓋了被子。
季夏喬正要下床去關燈時，卻看到床邊地下躺了一台手機。她伸手撿起一看，是喬依的。屏幕顯示有五條未看訊息和六個未接來電，全都來自一個叫「煩二風」的聯絡人。
這是甚麼怪名？季夏喬正看得傻眼，那煩二風卻又在此時來電。煩二風？喬依的弟弟好像是叫喬一風，會是他嗎？
電話響了很久都未斷，季夏喬才決定按鍵接了。
「姐，妳去哪裏了？為甚麼不回覆我？爸媽都很擔心呢！」
季夏喬認不清電話對面的是否喬一風，便問：「是一風嗎？我是大喬。小喬留在我家過夜了，她沒告訴你們嗎？」

喬一風認識大喬，知道她和自己姐是好姊妹，卻也是呆了呆才回過神：「是大喬姐！姐她沒有說過這件事。」
「她在我家睡着了，你不用擔心。她明天會回去的。」
「那就好！」喬一風才放心點，卻又想起些事來，支支吾吾地問：「大喬姐，最近姐奇奇怪怪的，比以前還冷漠，她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喬依當然是為了嚴一龍的事而煩。但想深一層，喬依會沒膽接受嚴一龍，就是因為家裏對她造成的陰影，而喬一風就是其中一個問題根源。季夏喬很清楚，喬一風是個好弟弟，喬依也不是真的討厭他，一切也不過是個未能解開的心結。如今連嚴一龍都改變不了喬依，或許喬一風就是最後的希望。
季夏喬看看熟睡中的喬依，她的臉上還沾着幾道未擦去的淚痕。季夏喬認真想了想，決定把一切告訴喬一風。
「有些事，我覺得你有必要知道。也許只有你能幫她了。」
如果嚴一龍不出現，這一切就不會發生。也許到了最後，季夏喬都不會察覺到，喬依有必要認真地面對喬一風和家裏的問題。本來喬依是可以自欺欺人，快快樂樂地過此一生，卻偏偏被一個愛字亂了一切。因為真的愛上了，喬依才會這樣矛盾、這樣痛。

29。妳為何就是不肯放過自己？

叩門聲把季夏喬從睡夢中叫醒過來。她坐了起來，看看睡在身旁的喬依，又看看房間四周，才想起這是謝我的房間。
叩門聲又響了幾下，謝我的聲音從房外傳來：「醒了嗎？早餐做好了，快出來吃。」
「還有，今早我去買了新牙刷，已放在澡室。妳們拿去用吧！」
季夏喬朦朦朧朧地喊了聲「知道了」回應他。
喬依似是被季夏喬吵醒了，緩緩張開眼往房中四周瞧，一副不知就裡的表情正掛在她的臉上。
「我怎麼會在這裏？妳怎麼會在這裏？」喬依邊搔着頭髮，邊坐起來問季夏喬。
季夏喬真心服了她，認真地問：「妳真的一絲印象都沒有？」
喬依只覺得頭重重的，全身肌肉都累得發軟，她點頭回應。
「妳昨天在K房喝醉了，是我和謝我把妳扛回來的！」
喬依眨眨眼，指指房間：「這裏是」她很清楚這裏一定不是季夏喬家。
「這裏是謝我家，妳正躺着謝我的床。」
喬依的眼瞪得大大的。她做夢都沒想過，自己會在謝我房間睡覺。她不是犯花痴，只是覺得謝我這個人不太可能會讓允許這種事發生吧！
季夏喬知道喬依被嚇到了，又想了個壞主意。她聳起眉，一面嚴肅道：「妳真的甚麼都忘了？妳昨晚還用枕頭擲他，趕他出房間。謝我很生氣啊！」
喬依向來天不怕、地不怕，連老張的話都只當成是耳邊風。平日裏，孫昊若是不鬧脾氣，喬依也是沒在怕他，只管盡情跟他鬧着玩，有多大玩多大。她只怕兩個人，喬一風和嚴一龍，如今又多了一個謝我。對喬依而言，一個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冰着臉，講話永遠沒表情的人很難相處，完全讓人摸不著邊。若不是因為季夏喬，喬依是絕不會和謝我混熟。
聽了自己昨晚的偉績，喬依完全呆住了。季夏喬壓住笑意，把她拉起來出去梳洗。
「我不要！他一個狠盯就能殺了我！我不想死！」
————
季夏喬萬萬沒想到，除了昨晚在大會堂的變相見家長外，還會有同枱吃早餐這一齣。謝景笙一貫地與謝我面對而坐，季夏喬則坐在謝我旁邊。雖然謝景笙很友善，但季夏喬還是少不免會緊張。謝我見氣氛不太對，便問：「小喬呢？不吃嗎？」
想起喬依被嚇壞的樣子，季夏喬不禁笑了笑：「她怕會被滅口，不敢出來吃。」
謝我自然就想起昨晚被枕頭擲的事，他聳聳肩：「不想吃就別吃。」謝景笙沒有管年青人的事，一句也沒問，低頭吃着自己的皮蛋瘦肉粥。
謝我特意為季夏喬留了碗白粥，他指指桌上的一瓶東西，道：「我今早出去買的辣泡菜，加點配粥不用太清淡。」
季夏喬最喜歡的就是泡菜粥，她拿起瓶子看了看，開心地說：「這個牌子的泡菜是最好吃的！」謝我點點頭，繼續吃着皮蛋瘦肉粥。
謝景笙看看季夏喬便說：「妳很能吃辣嗎？」
「是，我很喜歡吃辣的！」季夏喬一邊說着，一邊不停地舀着泡菜，整碗白粥頓時成了一片紅通通。
謝我一手搶回瓶子，靜靜地看了她一眼：「別加太多，待會兒又要胃痛了。」
季夏喬抿嘴說：「那剩下的怎麼辦？」
「留着下次妳來吃。」謝我把蓋子扭好便把瓶子拿回廚房。
留着下次我來吃？季夏喬尷尬地看看謝景笙，他卻帶笑說：「是呀！下次來吃。叔叔再給妳煮幾道辣的菜，讓阿我坐着看，沒得吃。」
季夏喬呆了呆，下秒又笑一笑。哪有這樣坑兒子的？
謝景笙見她只吃白粥加泡菜，便問：「妳不吃肉嗎？」
季夏喬喝下一口粥便回答：「我不太喜歡吃肉，但也不抗拒。」
「難怪這麼瘦！女生太瘦不好，要小心身體。」謝景笙向來健談友善，與平輩和後輩的溝通方式沒有

區分。季夏喬覺得，這個叔叔挺好相處，怎麼就跟謝我差這麼遠？
謝我剛好回到飯廳聽到謝景笙的話。謝我看看他：「爸，你別嚇到人家。」
季夏喬連忙擺擺手：「沒有呀！叔叔人很好，沒有嚇到我。」又不忘補一刀：「不像你，句句話都帶刀。」謝景笙當下就笑了，給了她一個讚好手勢，這個女生挺有趣的。
謝我轉臉瞇眼看她，又看看自己老爸：「你們甚麼時候這麼友好的？」
季夏喬轉轉眼珠，開了豁出去不要命模式的：「就你剛剛放泡菜的時候呀！我們還組了隊友，你不知道嗎？」謝景笙索性坐着看戲，期待着兒子的回答。
對着自己老爸和女朋友，謝我只能認命了。他蹙一下嘴角，道：「不知道！別講話，吃粥。」
這下謝我後悔了！他就應該死也不讓這兩個人見面。看！現在當災的不就是自己嗎？
———————
季夏喬本就不放心讓喬依一個人回家，卻因喬依堅持不用送，季夏喬只好目送她上計程車。
謝我牽着季夏喬送她回家，見她皺着眉，謝我便問：「還在擔心小喬？」
季夏喬點點頭示意。謝我聽她說過喬依和嚴一龍的事，大概知道這兩個人之間在搞甚麼。他抿嘴道：「她和嚴一龍怎麼就這麼複雜？」
季夏喬嘆口氣：「她家裏很複雜，所以她人也複雜。別看她總是大大咧咧、大情大性的，她心中是藏着數之不盡的心事，把自己收得很密。」重組家庭自然是複雜，謝我聽了也沒說甚麼。
一路上，季夏喬想起昨日發生過的事，只覺得一切來得又緊湊又快。
「你爸爸應該不會反對我們吧！」
謝我一臉毫不在乎：「反不反對也都一樣，不會對我們有任何影響。」
季夏喬笑一笑：「你和你爸的感情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你們的感情更好，還組隊呢！」謝我一臉不滿地看着她。
季夏喬就知道，這傢夥又在吃醋。她只覺得好笑，說：「開玩笑而已，別這麼小氣可以嗎？」
謝我抿嘴道：「我爸就是個長不大的人，妳別被他帶壞。」
得了！先是爸爸坑兒子，現在是兒子黑老爸。這兩個人真的不得了！
季夏喬輕輕一笑：「謝我，我是說真的，能有這樣的爸爸是你的福氣，你要好好珍惜。」
謝我搖搖頭，拉起季夏喬的雙手：「能有妳，才是我的福氣。」
又被撩到的季夏喬紅了臉頰，她呼了口氣才緩一緩過來，伸手拍拍雙臂道：「夠了！別再撩我，都起雞皮疙瘩了！」
謝我淺淺一笑，掐了季夏喬的臉一下：「妳這是在害羞嗎？」
「誰害羞了？我倒是要說你講話不知羞呢！」季夏喬抓住謝我掐着自己臉的手，用力咬了一下，又做了個鬼臉就轉身逃。
謝我張開自己的手掌，大母指對下的位置正印了一個牙印。他雖然感到痛，卻更覺得痛中帶甜。謝我心裏疑惑起來，自己是不是神經失常了。
———————
喬依看看時間，早上十一點多這個時間爸媽應該都不在家，她才拿出鑰匙打開家門，喬一風卻聞聲從廚房走了出來。
看到喬一風，喬依二話不說就直上樓梯回房間，喬一風卻叫住了她：「家姐，我買了解酒湯，喝點吧！」
喬依頓時停下腳步，轉身質問對方：「誰告訴你我喝了酒？」
「昨晚我打給妳，大喬姐接了電話，是她告訴我的。」
喬依的雙手緊緊握着拳，一臉冷淡地開口：「我若是要喝自己會買，不用你瞎操心。」
喬一風知道她下秒就會轉身走，他便快一步走上去攔住喬依：「家姐，我們星期六去海洋公園玩好嗎？」
喬依的心揪了一下，她微微抬起頭，雙手橫抱胸口：「你知道我要考DSE的，別做這種無聊事可以嗎？」
「那也可以偶爾放鬆一下吧！我們」
喬依一下叫住他：「喬一風你聽清楚！你是你，我是我，沒有我們。不要以為我改與你爸一樣姓喬就

會有不同。」
「家姐，妳到底要到何時才肯放過自己？」
喬依欲要繼續向前的腳步停卻了，她的雙眼直看着喬一風。這個小子到底想說甚麼？
「八年了，妳一直對我不瞅不睬，把我當仇人看，但我卻從未恨過妳。因為我知道，妳並不是真的討厭我，妳只是心中住了隻固執鬼。妳讓自己恨我、無視我，表面上是在向我報復，妳覺得我搶走了媽媽。但其實，被傷得最深的人是妳自己，妳為何就是不肯放過自己？」
喬依咬咬牙，道：「到底是我不放過自己，還是你不肯放過我？八年了！你都懂說八年了！你還要幻想自己有個好家姐到甚麼時候？」
喬一風知道喬依本不是個無情的人。小時候他剛出生，生母就去世了。喬依的媽媽黃麗娟，與喬一風父母本是相識多年的好友。黃麗娟可憐喬一風自小就沒了母親，便份外疼愛他。那時候，比他大五年的喬依很喜歡喬一風，覺得他是個很討人喜愛的小弟弟。從小，兩個人的感情就好得像對親姐弟。直到喬一風兩歲那年，喬依生父搞外遇，雙親離婚，她的性格就開始變得很奇怪。即使看起來如舊開朗活潑，但內心卻堆滿着一切不為人知的負面情緒。
後來喬一風四歲時，黃麗娟和喬永平決定再婚，他自然開心地贊同，喬依卻開始對喬一風生了一種仇敵的感覺。喬依覺得，喬一風擁有的幸福快樂，都是從自己身上搶走的。有了他，黃麗娟就再不是她一個人的母親，而是別人的母親。她不但失去了生父，失去了何依這個名字，更失去了唯一僅有的母親。
喬一風搖搖頭：「我不是要妳當個好家姐，我只想妳好好對自己。放不下從前的回憶，就永遠沒手去擁抱幸福。放過自己吧！不要再執著了。」
「我不是執著，更不是放不下，我只要已經沒勇敢去相信任何承諾了。不曾有承諾就不會有失望，不會失望就不會有絕望。你沒試過絕望，你永遠都不會知道那是種怎樣的滋味。喬一風，不要裝作很了解我，這只會令我更討厭你。」
喬依不想再與喬一風爭吵，便繞過他一步步走上樓梯，喬一風卻追上去：「一直在裝的人是妳自己。濫情、貪慕虛榮、玩弄感情通通都不是真正的妳，妳好不容易才決定回頭，為甚麼就不能再勇敢一點，學懂放下執著？」
喬一風伸手拉住喬依，喬依用力想把他的手掙開，卻因一下無情力，令喬一風失了重心滾下樓梯。這一跌，令喬依想起五年前，自己錯手將喬一風推下樓梯的那天。那一次，她很自責、很內疚，卻絲毫沒有表現出來。這一次，她又該如何？

30。妳到底有沒有喜歡過我？

看着喬一風從樓梯滾了下去，喬依緊張得二話不說就走上去蹲下扶他。她知道，如果喬一風真的出了事，自己肯定會內疚一輩子。
喬依堅持把喬一風帶到醫院檢查，當知道喬一風只是左手臂脫臼，她才放心了少許。
「我弟弟是打籃球的，脫臼對他以後有影響嗎？」
醫生見喬依這樣緊張，便從容回答：「不用緊張！脫臼只是小事，只要耐心等待傷癒，加上好好休息，對以後是不會有影響的。」喬依懸着的心才放鬆了不少。
回家的的士上，喬依一直往車外看，姐弟倆沒有半句對話。喬一風靜靜看着喬依，他想起五年前喬依錯手把自己推下樓梯的事。
那天爸媽都在家，媽媽二話不說就直罵喬依，對喬一風緊張得很。喬依的眼神瞬間從擔心內疚轉成嫉妒，更把欲要開口說出的歉話吞回去，留下一眼怒視就轉身走了。
然而次日早上，喬一風房外放了一瓶去瘀傷藥膏，他知道那是喬依悄悄放在那裏的。從那時開始他就更肯定喬依並不討厭自己，她還是以前那個疼愛自己的姐姐。
「姐，謝謝妳。」
一直往車外看的喬依愣住了，她緩緩回頭，皺著眉頭說：「你摔壞了腦袋嗎？是我令你摔下樓梯的，你還謝謝我？」
「我知道妳不是故意的，五年前那次也是。謝謝妳這麼緊張我，謝謝妳的藥膏。」
喬依頓時說不出半句話來，她很想恨他，卻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關心他。那種忐忑難定的複雜感覺很不好受。
———————
暑假接近尾聲，謝我和季夏喬經常約回校自習。每次回家時，謝我都會送季夏喬到家樓下，再遠遠地目送她，直到看見季夏喬走進大廈門才離開，今天也不例外。這日回家時正下着大雨，幸好謝我有帶傘才不用被淋濕。季夏喬才剛回到家，便收到了電話，她以為是謝我，二話不說便進房間接了。
「我到家了，快回去吧！還下着雨呢！」
對面卻傳來一把沒料想到會出現的聲音：「我很想見妳，可以下來見一面嗎？」季夏喬愣住了，她不知道該給甚麼反應。
電話裏靜了許久，孫昊以為對方掛線了，再三確認不是後才說：「我明早就要走了，真的很想再見妳一次。可以嗎？」
季夏喬吸了口氣：「外裏在下雨不方便，有甚麼就在電話裏說吧！」
「我明早九點飛，我會一直等妳出現，等到司機來接我去機場。」
孫昊的聲音很堅定，卻不及季夏喬堅決。她咬咬牙：「不要等我，我不會下來的。」
孫昊那頭傳來雨滴的聲音，他的話伴隨着嘩啦嘩啦水聲走進季夏喬的耳朵：「我會等，我知道妳會心軟的。」
季夏喬握着手機的手緊了緊，丟下最後一句話就掛了線：「不用再等我了，我不會心軟的。」季夏喬知道，自己的心軟只會為謝我帶來假希望，所以她堅持不去見他。反正都要離開了，又何必再執著？
看着窗外久久不減弱的雨勢，季夏喬頓了頓、想了想，孫昊有帶傘嗎？
「吃飯了，出來吧！」此時，季冬恩叩了一下門進來，季夏喬便放下手機跟她出去。
鐘點玉姐因外頭下着雨，也留了下來一塊吃飯，一桌七人便吃着聊着。新聞正播放着天氣消息，全國南方一帶都受大雨影響，錄得入夏以來最高記錄的下雨量。
季四海為四個女兒和唐倩夾着菜，道：「這場雨好像越下越大，都沒有要停的意思。」
「夏天就是這樣，大妹出生那時不也下了場很大的雨嗎？」唐倩說着，又舀了一塊豆腐給季夏喬：「妳最近讀書辛苦，我讓玉姐燉了冰糖木瓜銀耳，待會兒多吃點。」
季夏喬點點頭示意，卻因天氣報導，和屋外的嘩啦嘩啦雨聲分了神，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飯後洗過澡已是十點多，季夏喬擦着濕髮，坐在書桌前看着政治課的講義，卻被忽然而來的打雷聲嚇一跳。季秋怡見狀便把窗關上，問：「我可以放音樂嗎？」

季夏喬說好，房間裏就開始播着五月天的歌。季秋怡很喜歡五月天，特別是這首〈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季夏喬不知道原因，只知道二妹已把這首歌放過上千遍。
外頭閃電雷打，大雨拍打在窗上的聲音令季夏喬擔心起來。這樣風雨飄搖、雷電交加，孫昊應該走了吧！是！這樣的天氣，正常人都會走。只不過孫昊他不正常呀！
「我有事下樓一遍，爸媽若問起就說同學來拿東西。」季夏喬隨便穿了件外套，拿了兩把雨傘便往外走，她擔心孫昊那個傻瓜。
———————
早在謝我送季夏喬回家前，孫昊已經站在這裏等着。他一直鼓不起勇氣打給季夏喬，直到親眼看見謝我和季夏喬擁別，孫昊的心像是被掏空了。手中的手機被他狠狠地握着，他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撥了通電話給季夏喬，卻只換來她一句：「不用再等我了，我不會心軟的。」
孫昊不信！他不信季夏喬會是個絕情的人，孫昊知道她一定會心軟。他一直等，等到雨越下越大，雷電更盛，卻依然等不到季夏喬。難道他這次真的賭錯了？
此時大廈正門被推開，走出來的人頂着傘左顧右盼。看見孫昊正在大樹下避雨的季夏喬走上前：「這樣大風大雨的，為甚麼還不走？」
孫昊一下站直了身子，從心底笑了出來：「我說過的，我會一直等妳出現。我等到了！」
季夏喬嘆了口氣，把手中另一把雨傘遞給孫昊：「拿去吧！快點回家泡個熱水澡，好好睡一覺，你明天還要上飛機。」
孫昊笑得很燦爛，卻沒有接下雨傘，讓雨水繼續沖刷自己的臉：「雨這麼大，難保會一直下到明天，飛機會取消。」
他向季夏喬走前一步，又說：「要不我們打個賭。要是明天我真的飛不了，我就留下來不去美國，妳要給我一個機會，好嗎？」
雷雨打落的聲音沒有掩蓋孫昊的話，季夏喬雙手一緊，直向孫昊看去：「我不會跟你打賭的，你也不要用自己的人生和前途當賭注。孫昊，學懂當一個成熟的人好嗎？」
這次孫昊沒有生氣，只是苦笑道：「到底我要怎樣才能成為妳眼中成熟的人？到底我要做甚麼才能讓妳對我改觀？謝我真的有那麼好嗎？」
季夏喬聽着雨點打在傘上的滴答聲，心房像被悄悄揪緊了。季夏喬很清楚若真要比較，謝我的確是比孫昊好很多，可她一直不想拿這二人作比較。她覺得人與人之間不一定要分高下，特別是這兩個對自己都很好的男生。只可惜，孫昊一而再再而三地逼季夏喬，令她把一直不想說的話講了出口。
「是！他很好。謝我從來都不會問我想他怎麼樣，因為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也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不會為了迎合我而活。一個成熟的人就該是這樣，而我很清楚，這一點你根本沒可能做到。」
孫昊搖搖頭，有點激動起來：「這跟我喜歡妳有甚麼關係？妳知道我對妳是真心的不就行了嗎？」
「我知道你很喜歡我，你也一直對我很好，但兩個人在一起不能只看這些。要是兩個人在一起沒有將來，那只會為雙方帶來傷害。你很好，但我們真的不可能。」
孫昊還是沉不住氣，帶怒道：「妳都沒試過又怎麼能這麼肯定？」
「至少現在我看不見我們會有將來。與其待以後懊惱、後悔，我情願我們不要開始。你就當是我自私吧！」
孫昊早已被雨淋得渾身濕透，他伸手撥去臉上的水，冒着滂沱大雨抬起頭看季夏喬。他很疑惑，很想知道季夏喬到底有沒有喜歡過自己。哪怕是只有一丁點感覺也好，孫昊也想弄個清楚。
「妳到底有沒有喜歡過我？」
季夏喬知道她對孫昊有過感覺，卻不知到底能否說得上是喜歡。她低下頭想了許久，不自覺地把雨傘握得很緊：「有又怎樣？沒有又怎樣？反正都已經不重要了，不是嗎？」
季夏喬抬頭對上孫昊的目光，把手中開着的雨傘遞給他。孫昊不肯接，季夏喬便拉起他的手，把雨傘塞進他的掌心：「回去吧！雨會停的。到了明天，一切都會回復正常，甚麼都不會有改變。我祝你一路順風。」
季夏喬打開另一把傘緩緩轉身離開，孫昊卻把手中雨傘用力一扔，追了上前一下從後抱住季夏喬：「那怕妳不曾有半點喜歡我也好，我還是要告訴妳，我真的很喜歡妳，非常非常喜歡妳。」
「對不起。」季夏喬拉開孫昊抱着自己的手，頭也不回就頂着傘向前走。她告訴自己，就算再不忍心

也好，都一定不能回頭。一回頭就等於給了孫昊假象，她寧願對孫昊殘忍到底。
孫昊站在原地，一直注視着季夏喬的背影。那背影漸行漸遠，他卻沒有資格追上去挽留她，這種感覺很無奈、很痛苦。
那年的中一迎新晚會，季夏喬看着煙花的背影也是如此美麗。那個夏天，那場煙花使孫昊和嚴一龍都相信這世上真的有一見鍾情。然而，他們各自的愛情都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

31。為她做的還有許多許多

中六開學後的6A增添了幾分書卷氣息，班上從前那群愛玩愛鬧的都開始用功起來。每天晨讀和晚修總是座無虛席，個個都為DSE拼了命似的。
趙媛向來不愛管束孩子們，便由着他們自由選座位。謝我、陳星與大小喬自然是湊一塊坐，四人選了班房中間後排的位置，也間接組成了學霸群，賺了不少回頭率。只是時間久了，他們開始覺得那些目光有點怪異，彷彿一直徘徊在謝我和陳星身上。謝我自然不在意別人的眼光，陳星和季夏喬倒是疑惑滿分，至於唯一的知情者喬依，選擇了裝作不知。因為她清楚，這個誤會她是有份兒搞出來的，她怕挑明了會被陳星滅口，現實卻往往與她對着幹。
這日歷史科發派測驗卷，謝我和陳星的成績依舊並列第一，陳綺又是一番讚賞。班上愛玩的男生們貧嘴起來：「愛情學業兩得意，羨煞旁人呀！」
陳星終於忍不住開口說：「胡說甚麼？再亂說我就去跟地中海討公道。」
地中海向來作風鐵腕，又偏愛成績好的學生，陳星若是向他告狀，那些男生肯定會被重罰，所以一聽見陳星的話便連忙閉嘴。但季夏喬始終很疑惑，到底是誰在亂傳謠言？
午飯時間，四人仍舊結伴到飯堂，剛進門口就碰見唐榮那群紈絝子弟。唐榮看見他們便露出曖昧的笑容，走上去一手搭着陳星，一手搭着謝我：「大家都是好兄弟，互相愛護是必須的。放心去愛，有我唐榮在沒人敢戴有色眼鏡看你們。」
陳星馬上撇開唐榮的手激動地說：「愛甚麼愛？愛你個頭！你胡說甚麼？」
季夏喬一面恍然大悟：「原來一直亂傳謠言的人是你，唐榮你是太閑沒事做嗎？天天說些亂七八糟的話。」
此時唐榮的右手仍搭在謝我的肩上，他用左手拍一拍謝我另一邊的肩：「謝同學你看看，你的兄弟姊妹們都這麼忌憚，思想真是迂腐。我們作為新世代青少」
「知不知道你很煩？」
謝我的怒哮聲把飯堂裏所有人嚇得目定口呆，整個空間瞬間靜了下來。唐榮向來是個欺善怕惡的人，從前孫昊在學校時，唐榮就是一昧地討好他，借此狐假虎威，但事實上他既不如孫昊無所畏懼，也沒有半分眉眼通透的能力，只是隻披着狼的豬。面對謝我怒目而視，唐榮呆住了不懂得反應。
坐在飯堂裏目睹一切的楊凱明和江林見狀便走過去，楊凱明的臉上依舊掛着笑容：「大家雖然不至於是兄弟，但畢竟同學一場，男生之間打打罵罵很正常，不要放在心上。」
江林把唐榮拉開，稍稍用力賞了他一巴掌：「你是女人嗎？天天像個街市裏的師奶說別人的八卦，嘴賤！從前昊哥也罵過你好多遍，叫你管好自己的嘴巴，昊哥剛走你就忘了？」江林看一看楊凱明，伸腳踢向唐榮的屁股：「走！我有事找你。」
江林拉住唐榮離開飯堂，四周的氣氛才慢慢緩和。楊凱明雙手插着褲袋說：「別怪唐榮，他就是個白痴。從小被寵壞了，說話不知分寸。他沒有惡意的，我代他向你們道歉。」
這件事上楊凱明本來就沒有錯，加上他代唐榮欠身致歉，謝我也不好再擺臉色，便別過臉沒有說話。
陳星嘆氣說：「他是白痴也好，是智障也好。我只是想知道，好端端的唐榮為甚麼要說我和謝我搞那個？」
楊凱明沉默一下才說：「不關唐榮的事，造謠者不是他，是昊哥。」
陳星忍不住「吓」了出聲；謝我霍然抬頭看着楊凱明，眼神銳利如刀刃；季夏喬一面難以置信，話裏帶怒氣：「孫昊他瘋了嗎？為甚麼他總是要做些幼稚的事？」
楊凱明不甘孫昊被誤解，說：「昊哥不是幼稚，他是為了保護妳。」
季夏喬一面愕然：「保護我？我有甚麼要他保護的？」
「是我不好，孫昊沒有錯，你們要怪責就怪責我吧！」
一直沉默的喬依終於開口說話。她清楚知道，孫昊會把謝我和陳星說成是一對，根本是情急下的權宜之計。孫昊知道季夏喬不想戀情暴光，唯有編造戀情才能把喬依的醉話圓過去。喬依一直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說出來，但眼見眾人對孫昊的怪責，她的心中終究是過意不去。
———————

午休時間留在班房裏的人寥寥可數，楊凱明用力叩着黑板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們出去，班房內只剩下楊凱明他們五人。喬依在自己的座位站着，季夏喬、謝我和楊凱明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喬依，唯獨謝我早已藏不住臉色，雙臂抱胸前依着班房大門，眼神直逼向喬依。
「那天我喝醉酒，差點把大喬和謝我的事說出口，孫昊為了把我的話圓過去才會亂編緋聞。這件事的確是因為我而發生的，對不起。」
喬依一直低着頭，她知道季夏喬和陳星不會記恨，但唯獨害怕謝我的凶狠眼神，不說半句話的怒憤最是懾人心魄。
陳星用眼瞟着喬依說：「妳才多大？喝酒是成年人的事，妳是成年人嗎？妳做事前能不能用用腦袋，別總是做些沒意義的事。」
喬依沉不住氣駁斥他：「陳星你夠了！這次我的確是有錯，你要我說多少次對不起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借着機會來教訓我，你以為自己是誰呀？」
陳星的怒氣一下子衝上頭，說：「自己做錯事連累了別人，妳還好意思向我發脾氣？」
「明明是你借題發揮。」
「明明是妳有錯在先。」
「你仗勢欺人。」
「妳死不悔改。」
場面頓時變成陳星和喬依的對罵，季夏喬終於忍不住，用力拍着桌面喊叫：「夠了！」
二人被季夏喬的喝止下來，心裏依然裝着大字的不滿。季夏喬透了口氣，說：「我們是為了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和解決問題，不是要追究過錯，更不是要互相攻擊，你們一直吵下去能解決問題嗎？」
陳星和喬依靜了下來，不哼一聲。季夏喬問喬依：「那天在K房裏，除了我們班的同學和唐榮，還有甚麼人？」
喬依回想着，說：「都是平日裏跟孫昊走得近的男生。」
季夏喬想了想，回頭望向楊凱明：「你能幫個忙嗎？」
楊凱明托着腮點點頭：「反正最多口的就是唐榮那小子，剛剛被教訓完應該不敢再亂說話。至於其他人，待會兒我跟他們說幾句，叫他們管好自己的嘴巴。昊哥雖然不在，但我還是有幾分狐假虎威的餘力的。」
季夏喬心裏知道楊凱明絕不是狐假虎威，他明明有資格當另一隻老虎，他只是不願意蹚渾水。
「謝謝。」季夏喬說。
楊凱明點點頭示意。他一邊站起來一邊對喬依說：「陳星說得沒錯，妳以後多用用腦袋吧！別再和唐榮那群富二代走近了。昊哥不在，不會再有人幫妳防着那群色狼，更不會再有人給妳面子。」
陳星昂首看過去，一臉得意洋洋，喬依狠狠地瞄了他一眼作回敬，卻沒有半句話能反駁楊凱明。因為喬依知道，自己能無後顧之憂地在學校裏玩愛情遊戲，完全是因為孫昊。像何毅那種富家子弟，若非看在孫昊的面子份上，根本不可能忍受被喬依玩弄。這些年來，孫昊明裏暗裏地替喬依收拾了不少殘局，喬依雖然嘴上沒說，卻是心中有數。
喬依微垂頭，語氣帶淡淡的感傷：「行了，別說了。他人又不在，你總提着他幹甚麼？說得好像我們不能沒有他似的。」
喬依的話彷彿在空氣中漫盪着，課室裏頓時靜了下來，唯獨剩下只有他們自己能聽到的心底話。
謝我的奪門而出打破了這場內心戲，季夏喬起身就想追出去，卻被楊凱明快步上前攔住。
「先別走，我有事跟妳說。」楊凱明從褲袋裏掏出一把鎖匙，他把鎖匙扔在季夏喬的桌上：「這是昊哥儲物櫃的鎖匙，給妳的。」
季夏喬沒有伸手拿起鎖匙，只低頭看了看：「甚麼意思？」
「就是讓妳去打開的意思呀！」
季夏喬「吓」了一聲，說：「他走了這麼久，你早不提晚不提，偏偏挑這個節骨眼上拿出來？」
楊凱明坐在身後的桌子上，帶笑說：「對呀！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等妳知道昊哥對妳有多好，等妳後悔才把它拿出來。」
季夏喬轉身就走，楊凱明卻繼續說：「妳和謝我的事，昊哥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連我和江林都不知道，是小喬那天酒後吐真言我才猜到。為了妳，昊哥做盡了一切能做的事。我認識他這麼久，從來

沒見過他認真做任何事。為了妳，他每天沒日沒夜地溫習，每日早上天還沒亮就去練跑，但到頭來換來的只有妳一聲『幼稚』。我不知道妳有多成熟，有多懂事，我只想問妳一句，為何妳總能將昊哥對妳的好視而不見？」
季夏喬停下腳步轉過身來：「從他開始追我的第一天我便已經說過，我不喜歡他，叫他不要對我好。是他自己不肯放手，我能怎樣？」
「知道為甚麼那天妳在眾目睽睽下打了一巴掌余偉麟後，居然沒有任何人說起那日之事嗎？知道為甚麼方昕語被余偉麟甩了之後，絲毫沒有提起過妳與那件事有關？妳以為方昕語是善類嗎？妳以為她很大方嗎？換作是任何一個女人這樣被甩了，就算再善良大方都不可能忍受。」
楊凱明說出口的一字一句有若是一扇又一扇的耳光，把季夏喬打得無話可說。楊凱明伸手指着喬依，對季夏喬說：「如果不是因為妳，昊哥怎麼會一次又一次地幫小喬收拾爛攤子？妳覺得昊哥是個愛管閒事的人嗎？還是妳覺得昊哥喜歡日行一善？」
季夏喬呆站在那裏，腦海中一片混沌。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季夏喬知道孫昊為她做了很多很多，卻不知道孫昊為她做的還有許多許多，多得令她於心有愧。
上課鐘聲響起，謝我一直沒有回來。季夏喬找遍學校裏所有能去的地方都遍尋無著，待她回到班房，謝我的書包已被校工拿走。沒人知道謝我因為甚麼事而早退，只知道下午的數學課很難捱。沒有孫昊，沒有謝我，郭陽的數學題無人能解，季夏喬的心結更難解。
下課後的季夏喬沒有回家，她在喬依的宿舍房間呆坐了很久。直到手機響起，她以為是謝我打來，接通了才知道是媽媽。她想了一百個不回家的理由，卻一個都沒有說出口，只是說了一句：「我現在回來。」
回家的路上，季夏喬背着書包，一步一步踏着回家。左手是一部等待來電的手機，右手是一把等待開鎖的鎖匙。

32。我想做我自己

因為左手受傷，謝我沒有踏單車上學，大清早他包紮好傷口便出門。他想了很久，到底該不該去找季夏喬。他想着想着，雙腳已不知不覺地走到季夏喬家樓下。
季夏喬才踏出大廈門口便看見謝我，她下意識地止住腳步，下一秒就想逃走。謝我猜到季夏喬的心思，快步追上前把她拉住。季夏喬的力氣不夠，用盡力都掙不開謝我的手，卻在使力間撞到對方受傷的左手。
見謝我頓時鬆開手咬牙忍痛，季夏喬才發現他受傷了：「你的手受傷了？為甚麼會受傷的？」
謝我沒有回答她，只把憋屈在心底裏的話一次過說出來：「為甚麼見到我就走？為甚麼不找我？是不是我不找妳，妳便永遠不會來找我？」
季夏喬沒有看着謝我，側着面，眼神散亂失焦：「我有打電話給你，是你不肯接。」
昨晚季夏喬的確打了很多遍電話給謝我，但謝我一直不肯聽，他心裏恨。他恨楊凱明把孫昊重新拉回他們的世界，他恨孫昊一直住在每個人的心裏，他更恨自己無法擦去孫昊在季夏喬心中的份量，他恨自己甚麼都做不到。即使他樣樣都勝過孫昊，卻還是輸給了他，謝我接受不了這樣的自己。謝我以為自己可以很大方，但原來他很在意。
「妳知道我家在哪裏，為甚麼不來找我？」
面對謝我的質問，季夏喬慌亂不已，連聲音都帶點沙啞：「不知道，我不知道。」
季夏喬的確有想過去謝我家找他，但她沒有勇氣。從前，季夏喬對孫昊只存着一點點的好感，所以她能輕易地把這份感覺壓止住。但如今，季夏喬知道孫昊為她所做的一切，這一切比她想像中的更多更多。季夏喬無法再壓抑自己的感覺，更無法面對謝我，她唯一能說出口的只有「不知道」三個字，而揮之不去的愧疚填滿了她的內心。

———————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距離中六級惜別日只剩下兩個月。十二月中天氣漸寒，學生們早已換上冬季校服，穿上厚重的外套。季夏喬穿的仍是那件白色綿襖，坐在前面踏單車的仍是謝我，往返學校的路依然沒變，變的只有二人的關係。
「剛剛開始你便一直微笑着，在想甚麼？」季夏喬問。
謝我專注地看着前路，邊踏單車邊說：「想起那天送妳回家，我問妳『喜歡我嗎』。那天也是寒冷的天氣，很早便入黑，妳也是穿着這件綿襖，昏黃的街燈也是這樣映照在妳身上。妳一身白花花的，很乾淨。」
季夏喬沒有忘記那天的事，卻不自覺把那天孫昊打人的事連帶勾起。這段日子裏，季夏喬與謝我沒有吵架，沒有刻意疏遠對方，卻總是若即若離，彼此都不願意多說幾句話。陳星和喬依當然看出二人有異樣，每天都擔當起緩解尷尬氣氛的角色，喬依更成為了戀愛輔導員，隔三岔五地關愛起季夏喬的感情事。後來，主動往前走一步的是謝我。倔強倨傲如他，為了季夏喬摒棄掉驕傲，溫順如此。所以這段日子以來，季夏喬很努力地把從前的事忘掉，她以為自己做得很好，但當謝我的話說出口那刻，她便知道自己是個失敗者。她忘不了情，忘不了心中的愧疚。
「怎麼了？為甚麼不說話？」
謝我見季夏喬一直不說話，便稍稍回頭看她。季夏喬回過神，說：「在想大學選科的事，一時之間入了神。」
「以妳現在的成績，只要再努力點，考入中大應該是可以的。別擔心，還有時間。」
季夏喬還是沒有說話，只是用力抱緊謝我，把頭依在他的膊頭上。也許喬依說得對，過去的都過去了，當下和未來才是值得的。

———————

十二月二十五日，這是季夏喬與謝和第一個共渡的聖誕節，謝和帶着季夏喬參加他爸爸樂團舉辦的聖誕音樂酒會。季夏喬從未出席過這種場合，心裏抗拒得很，又因為不想拒絕謝我而答應了。
季夏喬向喬依借了一條水藍色吊帶裙，喬依又幫她配了個白色手拿包，一條白水晶頸鏈和一雙淺灰色復古圓頭粗跟鞋，與謝我的藏藍色西裝十分相襯。酒會上，謝我忙於陪謝景笙招待來賓，而季夏喬則

一直被他牽着手，站在他身旁。面對每一個賓客，謝我都能對答如流，應對自如，季夏喬也配合他展現出剛好的微笑，合宜得體，內心卻是五味雜陳。她才知道，謝我與自己有着如此大的距離。
宴會結束後，季夏喬到喬依家換回自己的衣服，喬依見她臉色怪怪的便問了起來。季夏喬想了想，把整個宴會上發生的事都說了一遍，喬依卻不感到意外。
「有錢人就是這樣，口裏說着漂亮話，心裏卻是另一套，所以我從來都不喜歡跟我媽去聚會。個個都穿金戴銀，手裏拿着個名牌，狗眼看人低。」
季夏喬瞄她一眼：「妳光說別人也不懂說說自己？把我全身上下都掛滿名牌，被別人問起我才知道自己變成了土豪。」
喬依一如既往的理直氣壯：「不然的話妳以為這是A貨還是廉價貨？我喬依是個買A貨的人嗎？我是個借廉價貨給好姊妹用的人嗎？」又沒心沒肺地補上了一句：「不過，幸好妳沒有和孫昊在一起，否則以他家裏的人脈背景，妳要面對的場合更多、更煩。」
季夏喬回頭看着喬依，眼神裏夾雜着怨氣。喬依馬上用手捂住口，說：「我剛才甚麼都沒有說。妳快點回家吧！十一點多了。」
季夏喬站了一晚上已經很累，沒力氣跟喬依爭論，她只想盡快回家休息。她更知道，再不回家媽媽一定會起疑心。
「我走了，生日快樂。」
季夏喬拋下一句「生日快樂」便走了，喬依卻是有點措手不及。自從親生父母離異，她就不再願意提起自己生日，有時候她情願自己不曾降生於世。
晚上十一點半，謝和依舊把季夏喬送到家樓下。路上謝我問：「剛剛有沒有把妳悶到？」
季夏喬如實說：「有一點，畢竟我是第一次去那種地方，那些人我又不認識。」
「我也不喜歡去那種場合，但這是我爸的樂團第一次舉辦音樂酒會，我不想他這個主人家一個人孤零零的。」
季夏喬從未聽謝和提起過他的母親，只在他家裏看見過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她便猜到謝我的母親應該已去世。喬夏喬知道謝和不想提起，所以不曾問及此事，她微微一笑：「以後你陪着叔叔，我陪着你，我們都不會孤零零的。」
「好。」
季夏喬很高興，因為她依舊覺得謝我的笑容是最好看的。
———————
打開家門那刻，滿屋燈火通明使季夏喬很不自在。平日這個時間大家都各自回到房間休息，大廳不可能還亮着。她小心翼翼走進屋內，卻見爸媽正坐在沙發上，面如鐵色。
「對不起爸爸媽媽我晚了回家，下次一定不會。」
唐倩叫季夏喬走上前，問：「這麼晚回家，去哪裏了？」
季四海靜靜地看着她，像是在示意着些甚麼。季夏喬回答：「去喬依家開聖誕派對，玩得太開心才忘了時間。對不起媽媽，絕對不會有下次。」
唐倩頓時怒火沖天，一下站了起來指着季夏喬斥罵：「到了這個時候妳還要說謊！」
唐倩從季四海手裏拿過手機，遞到季夏喬面前，季四海說：「你霍叔叔說，在酒會看到一個與妳長得很相似的女生，還牽着謝博士兒子的手，問我是不是妳。我和妳媽媽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
季夏喬看着手機裏的照片當下就崩潰了，這一切終究是瞞不住了。
「我還是那句，中學畢業前不准拍拖。我給妳一天時間把這件事處理好，只要妳肯聽我的話，我可以當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唐倩的說話在季夏喬的心理關口徘徊着。她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姐姐，要為妹妹們當個好榜樣，她不能令任何人失望。在父母眼中，季夏喬就是個完美的孩子。然而這一次，她令父母徹底地失望，她不再是完美的季夏喬。她很想開口答應唐倩，但她說不出口。因為孫昊，季夏喬已經有愧於謝我，剛剛她才說過要陪在謝我的身邊，不會讓他孤零零，她絕不能再一次有負於謝我。
「對不起媽媽，對不起爸爸。我錯了，但我不可以聽你們的話。」
季夏喬的話剛出口，唐倩便一巴掌打了過去。她沒有想到，十七年來一直聽話懂事的季夏喬竟然會跟自己對抗。

「我說過多少次學業為重，妳還記不記得自己要考大學？談戀愛會拖累妳的成績，妳二妹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唐倩那一巴掌沒有讓季夏喬變得軟弱，反而令她勇敢起來：「二妹是二妹，我是我。我與謝和在一起後，成績不但沒有退步還一直進步，這些都是妳有目共睹的。」
唐倩氣得瞪着眼：「這次有進步不代表下次不會退步。妳還有四個月便要考DSE，沒有任何事情能比這個重要。」
「四個月，也就是說我還有不到半年便會畢業，為甚麼妳偏要執著我有沒有談戀愛？」
季四海輕拍唐倩的背讓她別生氣，又對季夏喬說：「妳媽媽也是關心者亂，別用這種態度跟媽媽說話。」
季夏喬意識到自己說話的話氣太重，便調整了情緒：「我知道你們都是為我好，所以從小到大我都按照你們的話去做。現在我長大了，就讓我自己做一次主吧！可以嗎？」
唐倩搖搖頭，怒氣再次湧上：「妳才多大？妳知道甚麼是愛情嗎？妳知道甚麼才是對妳最好嗎？妳根本甚麼都不懂！我容許妳選文科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不會再有第二次，妳還想怎樣？」
「我要尊重！我想妳可以尊重我，而不是一直命令我！我想做我自己！」
「我是妳媽媽，妳是我十月懷胎辛辛苦苦生出來的。光是這一點，妳便只能是我的女兒，沒有自己！」
「妳真的很自私！很自私！」
唐倩的第二巴掌摑了下來，季夏喬的眼淚一湧而出，不是因為面被打痛，而是因為委屈。十七年來，季夏喬一直逼自己做唐倩心目中的好孩子，她以為這樣就能得到認同。但唐倩的要求從來沒有停過，即使季夏喬已經是個滿分的好孩子，唐倩還會要求她更上一層樓，成為滿分孩子中的第一。季夏喬從來沒有得到唐倩的認同，她所做的一切都被視作為理所當然，只要稍有不合乎唐倩的心意，她就是罪該萬死。這樣的日子令季夏喬很辛苦，她不想再這樣了，她只想為自己而活，為自己選擇最想要的一切。

33。愛情是自私的

喬依從來沒有想過，季夏喬會有離家出走的一天，而且收留她的就是自己。
聖誕節的晚上喬依沒有約人，她整天一直打開着Instagram小帳，期待那個粉紅兔子頭像能出現在限時動態列。她一直等，直到季夏喬從酒會回來了，那個頭像還是沒有出現。季夏喬那句「生日快樂」莫名戳中了她的淚點，原來喬依還是很在意自己有沒有被記住。
後來，季夏喬哭着跑回來，除了錢包和手機，身上甚麼都沒有帶，穿的還是一雙左右調轉的鴛鴦鞋。喬依甚麼都沒有問，心裏已經猜到發生了何事。喬依把季夏喬帶回房間，靜靜地坐在她身旁看她哭，直到啜泣聲停了下來，喬依把紙巾盒遞給她，說：「其他我不問，我只是想知道妳是要時租？日租？還是長租？」
季夏喬呆住看着喬依，完全聽不懂她在問甚麼。喬依笑了笑，說：「算了！妳這種乖乖女怎麼會離家出走，我計妳時租好了。每小時二百五十元，只收現金。」
「不，我長租。」
這次輪到喬依呆住了，她沒想到平日裏規行矩步的季夏喬會有離家出走的勇氣。喬依點點頭：「好啊！住多久都可以。反正家裏的大人總是不在，這裏我作主。以後包住包吃包水電煤，衫褲鞋襪手袋隨便拿去用，一律全免。」
季夏喬忍不住笑了：「妳這是要包養我嗎？」
「我養得起。」
季夏喬的內心溫暖得很，由心而發地說了聲謝謝。喬依拍一拍季夏喬的額頭：「妳傻了？跟我說甚麼謝謝。」
季夏喬伸手捏着喬依的面，說：「謝謝妳，謝謝。」
喬依也伸手回敬季夏喬：「妳果然是個大傻瓜。」
兩個人就這樣互相捏着對方的面，誰都不肯放手，一個動力勝過千言萬語。
———————
剛躺下的季夏喬很快就睡了。喬依看看鬧鐘——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零時零六分，十二月二十五日過去了。她馬上拿起手機打開Instagram小帳，他終於出現了。那個粉紅兔子頭像終於帶着紫紅色的幻彩圈圈出現在喬依的眼前，此刻的喬依卻遲疑了，她鼓起勇氣才按下去——六分鐘前發的限時動態，全黑的版面，只寫了一行白色字：
再見了 我的12月25日
喬依用姆指按住手機屏幕把限時動態停下來。明明只有短短十一個字，喬依卻看了一遍又一遍，彷彿看不清，看不懂。不知隔了多久，喬依忽然笑了，她無聲地笑：「就應該是這樣，早就應該說再見。」
一切早就完結了，只是當初他們都不想說再見。喬依等了很久，終於，她等到他的一聲「再見」，他終於肯放手了。可笑的是，喬依居然有點不甘心，她終究親手把真心愛着自己的人送走了。
———————
早上十一點半，喬依梳洗完就給謝我發了條訊息，把昨晚的事告知予他。沒過多久門鐘便響起來，喬依打開門，謝我二話不說便衝進來，焦急地四周張望：「夏喬呢？她在哪裏？」
喬依看着謝我一雙腳上的鞋，心裏煩躁起來：「你進門都不脫鞋嗎？知不知道骯髒兩個字怎麼寫？」
謝我顧不了那麼多，連忙脫下鞋把它們扔到玄關位置，邊說：「夏喬呢？夏喬在哪裏？」
「她在一樓睡房」喬依還未說完，謝我已奔向樓梯，喬依把他叫住：「大喬還未睡醒，別上去吵醒她！」
謝我才停下腳，整個人冷靜下來。喬依嘆了口氣，說：「坐吧！喝口茶冷靜一下。」
客廳裏，謝我與喬依面對而坐。喬依看着對面的謝我，她從未見過如此坐立不安的謝我。在喬依的記憶中，謝我永遠都是自信滿滿，傲視一切的。
喬依倚坐在沙發上，說：「想知道甚麼就問我，不要問大喬，我不想她說起不想提的事。」
謝我不甘示弱，挺直腰，雙臂抱胸，說：「我是她男朋友，我們之間的事我想親口聽她說。」

「你想聽她說，但你有沒有想過她想不想說？」喬依也坐直身子，雙眼盯着謝我繼續說：「昨晚的事，大喬沒有跟我提起一字半句，但我知道，能令她有勇氣離家出走的人只有你，所以我不問，也不用問。既然她沒有跟你說過昨晚的事，那就是她不想提起，為甚麼你還要逼她說？」
謝我覺得喬依在教訓自己，說：「我是她男朋友，她是我女朋友，情侶之間為甚麼不能坦誠相對？」
「情侶之間就必定要坦誠相對嗎？你敢說你沒有任何事隱瞞着大喬嗎？」
謝我遲疑了，他的眼神很不自在。喬依把這一切看在眼中，心裏忖摸着對方的心思：「世上不會有人沒有秘密。好多事都是這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為甚麼一定要打爛沙盤問到底？」
喬依見謝我沒有說話，便說：「記住我今日說的話，我不是因為昨晚的事才這樣說的。」
比起謝我，喬依更清楚季夏喬的心。她早就知道季夏喬的心裏有孫昊，她更清楚謝我知道季夏喬的心思。倘若孫昊還在，她一定會勸季夏喬分手。但如今孫昊不在了，喬依只能支持季夏喬的選擇，用盡全力把謝我穩住，不能讓他多心。畢竟，喬依心目中的愛情是自私的，她只想謝我能全心全意地對季夏喬好，其他的通通都不重要。

季夏喬離家出走的那個晚上，唐倩打了接近一百通電話給她，奈何季夏喬只發了條報平安的訊息給季秋怡便關上電話。這次，她是鐵了心要與父母對抗到底。
自從季夏喬住在喬依家，喬依的生活作息時間被安排得井井有條，不曾被管束過的她每天叫苦不迭，喬依的弟弟喬一風卻十分佩服季夏喬。在他記憶中，從來沒有人能逼喬依做她不想做的事，季夏喬是第一個。喬一風很羨慕季夏喬，他也很想能夠成為喬依的好朋友。
十二月三十一日。往年的這天，季夏喬都會和家人守在電視機前等待倒數。而今年，謝我約了她到海旁看煙花倒數，喬家又只剩下喬依和喬一風。
晚上十一時多，外傭姐姐早已回房休息，喬依坐在沙發上按着搖控，不停換台。喬一風猶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氣走過去：「姐，我有件事想問妳。」
喬依沒有看他，眼睛依舊看着電視：「有話就說，別吞吞吐吐的。」
喬一風在喬依身旁坐下，說話小心翼翼的：「妳還會回學校宿舍嗎？」
「之前不是說過我學校規定中六生必須在聖誕假前退宿嗎？你在明知故問當有趣？」喬依瞟了他一眼。
喬一風尷尬地笑一笑，又說：「昨天我不小心聽到妳和大喬說的話，妳真的要去外國讀書？」
喬依放下搖控器，站了起來：「喬一風，你是從甚麼時候變了偷聽狂？」
「我沒有偷聽，我真的是不小心聽到。」
喬一風急忙解釋，喬依卻不想理他。喬一風說：「妳真的要走？」
喬依翻白眼道：「你真的很多管閒事。」
「是因為我嗎？妳想避開我。」喬一風問。
喬依乾笑：「你以為自己是誰？」
「所以，是因為他？」
喬一風這句話徹底觸及喬依的底線，喬依的眼光瞬間變得凶狠，她瞪眼看着喬一風：「你閉嘴！」
喬一風沒有懼怕，說：「能夠找到一個妳喜歡他，他又喜歡妳的人很難，更何況妳很喜歡他，非常、非常喜歡他。」
喬一風把喬依心中的防波提全然擊倒，她的傷痛頓時決堤而出，毫無挽回的餘地。喬依一手揪住喬一風的衣領，聲音沙啞起來：「我叫你閉嘴！」
「我知道我為妳帶來了很多痛苦，是我分走了媽媽的愛，所以一直以來妳都很恨我。但我求妳不要因為我而畏懼幸福，逃避愛妳的人，每個人都值得有幸福、值得被愛。我值得，妳也值得。」
一直以來喬依都覺得季夏喬是最了解她的人，但原來最明白她的人一直與她住在同一屋簷下，那個人竟是她一直視如仇敵的喬一風。季夏喬若是倔強，喬依便是倔強至極，至少季夏喬從不會掩飾自己的悲傷和軟弱；喬依總是把一切收在心裏，從不讓別人看到自己軟弱的一面，最真實的她從未為人所知。
喬依的怒氣莫名地湧上來，她隨手拿起茶几上的搖控器用力向喬一風擲過去。喬一風沒有擋，也沒有避。

呯——喬依的衝動隨着硬物墮地的聲音而消散，她慌了：「你傻了嗎？為甚麼不躲開？」
喬一風摸摸被擲到的額頭，說：「我知道妳討厭我，妳盡管地恨我吧！妳拿我出氣沒問題，我只想妳心裏好過，別因為我對自己不好。」
喬依沉默起來，她忽然無法對喬一風狠起來：「喬一風，不要擺出一副對我好的模樣，不要對我好，不值得。」
喬一風笑了笑：「家姐，我不是妳那些男朋友，不用在我面前說妳的渣女語錄，妳是甚麼人我很清楚。」
喬一風的話闖進了喬依的心，裏頭的恨不知從何時開始消失了。

34。自己的人生路

元旦假期結束後就是中六畢業考試，季夏喬早已有心理準備，父母必定會到學校找她。她不怕面對父母，只怕事情會鬧到學校，連累了謝我和喬依。然而過了兩個星期，唐倩和季四海都沒有出現，直到最後一科考試完結後，季夏喬終於在學校門口看見父母。
考試週比平日的放學時間早，街上人影稀疏。季四海把車停在學校附近的公園外，三人在涼亭坐下。見唐倩和季夏喬都不說話，季四海便開口：「這幾天妳去哪裏了？有沒有好好睡覺，好好吃飯？」
季夏喬點點頭：「有，都有，你們不用擔心。」
唐倩看看季夏喬身上的校服，問：「校服是誰借給妳的？」
季夏喬離開家時甚麼都沒帶，身上穿的都是喬依借給她的，校服也是。季夏喬沒有多說，只回答：「同學借給我的。」
唐倩一直看着季夏喬的眼睛，她很想知道季夏喬是否還有所欺瞞：「哪個同學？我認識嗎？」
季夏喬已經猜到唐倩的意思，只搖搖頭。看見季夏喬的反應，唐倩便知道自己不可能套出任何話。她抽了口氣，問：「考試如何？有沒有信心？」
季夏喬點點頭，依然不說話。唐倩端直腰背，語重心長地說：「我和妳爸爸不想影響妳的情緒，特意等妳考完試才來找妳。都這麼多天了，該任性夠了，跟我回家吧！」
「原來在妳的心目中，我做的一切都是因為任性。到底妳有沒有聽到那天我說的話？」
季夏喬知道，唐倩由始至終只想從她口中套話，也只在乎她的成績，但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唐倩把她視作為任性，因為這代表着唐倩根本不曾把季夏喬那天的說話聽進耳朵。
唐倩怒氣微現，道：「我聽到，我當然聽到！妳要我尊重妳，所以我任由妳離家出走。妳不肯說去了哪裏，我尊重妳，不逼妳說。我已經很尊重妳了，妳是否也該尊重一下我這個媽媽？」
季四海拍一下唐倩，說：「夏喬不是不尊重妳，她只是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妳冷靜點，我跟妳說過的，有話慢慢說。」
季四海看着季夏喬：「爸爸明白妳的想法。妳要尊重，妳想做自己喜歡的事，這都是年輕人會有的想法，爸爸年輕時都是這樣。但妳要求我和媽媽尊重妳的同時，是否也該考慮別人的感受？妳一聲不響就離家出走，不讓我們知道妳在哪裏，不接電話也不回訊息，妳知道我們有多擔心嗎？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錯，但這也並非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的藉口。」
季夏喬靜了下來，想着季四海話。季四海又說：「這樣吧我來作主。如果妳覺得回家有壓力，可以去嫲嫲家暫住，直到妳願意回家為止。這樣一來不用打擾妳朋友，二來有嫲嫲照顧妳，我和妳媽媽也知道妳在哪裏，能放心得下。」
唐倩馬上就想反對，但季四海難得地堅持了，說：「我說了，這件事我作主。」
唐倩氣得不想說話，便別過臉去。季夏喬看了看唐倩，又看看季四海，向他點點頭。畢竟，季夏喬還是很在乎家人，她總不能與父母吵一輩子架。季四海的讓步是一級很大的下台階，季夏喬必須走下這一步。為今之計，必須如此。

DSE最後一科完卷那刻，季夏喬覺得很空虛。也許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溫習一直填滿了她的每分每秒，她不用去想家裏的事，任何煩惱都被拋諸溫習以外。直到完卷那一瞬間，思緒被抽空了，一切終於都結束了。
離開試場後，季夏喬收到余偉麟的電話。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說話了，即使在學校裏碰見，也只是尷尬地點點頭，不會多看對方一眼。余偉麟忽然之間的來電，令季夏喬有點始料不及。
「恭喜妳，終於坐上脫離苦海的尾班車。」
季夏喬笑了笑：「我不算是尾班車，你忘了讀地理的人？」
余偉麟也笑了笑，說：「我沒有朋友讀地理，沒放在心上。」
季夏喬點點頭，問：「所以我的朋友余偉麟打來到底是有甚麼事？」
余偉麟靜了一下才說：「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的約定？」
「甚麼約定？」

「烘燻面包呀！」
季夏喬「吓」了一聲，不知道余偉麟在想甚麼。余偉麟說：「我在這裏等妳，我知道妳一定會記得。」說完便掛了線。
季夏喬站在原地想了很久，同一考場的喬依從洗手間出來，看到季夏喬想事情想得皺起眉頭便說：「妳該不會是在對答案吧！」
「烘燻面包。」季夏喬繼續唸着，努力地回想。
喬依聽到她的喃喃自語，問：「甚麼面包？妳肚餓？」
「不是！是烘燻面包。」
喬依不明白，便問：「誰烘燻了面包？」
「烘燻面包！烘燻面包啊！」
這樣一來喬依更不明白，便用google查「烘燻面包」：「是這隻黑炭一樣的東西嗎？」
「是它，但他在哪裏跟它有甚麼關係？」
喬依覺得季夏喬語無倫次，說：「一個公仔而已，妳犯不着想到神經失常。要不我給妳買一個，甚或我們去冒險樂園，妳任選一個，我掟回來給妳都可以，我是掟彩虹高手。」
季夏喬忽然大叫：「掟彩虹！冒險樂園！我想起來了，謝謝妳。」
喬依被她的尖叫嚇得丟了魂魄，顧不上反應。
「我有事，先走了！」
季夏喬攔下一輛的士便上了車，喬依看着駛遠的的士，完全不知道季夏喬發生了甚麼事。
———————
小時候，余偉麟和季夏喬家裏的外傭姐姐是同鄉，常常在放學後帶他們到九龍城買餸，九龍城廣場的冒險樂園滿載了他們的回憶。小學生年代的他們沒有錢，只能站在一旁看別人掟彩虹。那時候，季夏喬很喜歡獎品櫃上的烘燻面包公仔，余偉麟便承諾將來長大了會親手把它贏回來送給季夏喬。這麼多年過去了，季夏喬早已不再喜歡烘燻面包，更把這個承諾忘得一乾二淨，她沒想到余偉麟竟然會記得。
季夏喬趕到來的時候余偉麟正在夾公仔。她叫了余偉麟的全名，對方卻全神貫注地凝視着夾公仔機。只見鐵抓將Hello Kitty小吊飾夾落在出口位，季夏喬比余偉麟更興奮、更激動。
余偉麟將Hello Kitty遞給她，說：「送給妳。」
「不用了，我不喜歡Hello Kitty。」
余偉麟隨手把Hello Kitty塞進斜孭袋，他看看掟彩虹區的獎品櫃，說：「怎麼辦？烘燻面包早就不在了。」
「沒關係啦！反正我已經不喜歡烘燻面包了。」
余偉麟倚着夾公仔機，說：「妳猜那些烘燻面包是不是全都被贏走了？」
季夏喬想了想：「應該是吧！」
余偉麟不同意，說：「我覺得不是。掟彩虹哪有這麼容易掟中？那個工作人員動不動就說擲界，根本不可能中。我覺得是因為烘燻面包不紅，沒有小朋友喜歡，不夠吸引力，所以被換了下來。」余偉麟看着季夏喬繼續說：「其實當初妳為甚麼會喜歡它？」
「我不知道，我也說不出原因。」季夏喬道。
余偉麟盯着地板，道：「人是不是都這樣？不知道自己為甚麼喜歡，自己喜歡了也不知道。」
季夏喬答不出來，二人靜了很久。樂園裏充斥着遊戲機的聲音，歡笑聲此起彼落，與沉默的二人形成了很大對比。
余偉麟用力透了口氣，說：「還有些金幣，妳要掟彩虹嗎？」
季夏喬點點頭接過金幣袋，她數一數，道：「剛好有十八個，我們每人九個，看看誰中更多。」
余偉麟帶笑說：「好呀！反正我贏定了。」
「這麼有自信？你要是輸了怎麼辦？」
「我是不會輸給妳的，掟彩虹可以用科學原理來解構的。」
季夏喬瞟他一眼：「你現在是要欺負文科人？」
余偉麟搖搖頭：「我只是在欺負數學差的妳。」

「Excuse me，我的數學已經進步了很多。」
掟彩虹的戰場上，季夏喬被殺個片甲不留，余偉麟中了兩個紅色和一個黃色。余偉麟果然是贏了季夏喬，卻不知道是否真的與數學頭腦有關。
九龍城廣場外的25M在他們的小學時代擔當了來回接送的角色。
季夏喬和余偉麟坐在小巴上等待開車，二人又再次靜了下來。
余偉麟一直看着車窗外，良久他說：「我要走了。」
余偉麟的聲音很細，季夏喬沒有留意到他說的話。余偉麟回過頭看着季夏喬再說一次：「我要走了。」
季夏喬頓時呆住了，靜了許久才開口：「甚麼走？走甚麼？走去哪裏？」
余偉麟的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說別人的事：「去英國。妳忘了嗎？我一直想去英國讀書。」
季夏喬才點點頭平靜地說：「還是想讀精算？」
「嗯。」余偉麟回答。
小巴終於開出，車速一直徘徊在八十之間，限速器不停在響，車外的景色如走馬燈般飛快走過，翻起了季夏喬的回憶。
「小時候，你以為牛津大學在牛津道，你還特別自豪地跟別人說牛津大學在你家附近，後來你才知道牛津大學在英國，你便說：『總有一日我會去真正的牛津，成為牛津的學生。』。後來你發現，劍橋大學精算的排名比牛津高，你又說：『要麼就不努力，要麼便一定要努力到底，成為眾人中最出色的那個。』。從小到大你都是這麼好勝，不喜歡輸，而我一直追在你身後看着你的身影，卻怎麼追都是望塵莫及，我和你的距離越來越遠。追着你走的日子真的好累，最後我還是放棄了。如果你不是那麼的出眾、那麼優秀，那該有多好！」
「對不起。」
季夏喬看着余偉麟，說：「為甚麼要說對不起？你又沒有錯。」
余偉麟一直搖頭：「我有很多話想說，卻又不知該如何說出口，我唯一能說的就是對不起。」
「余偉麟你記住，從今以後只要你知道自己沒有做錯，那便是死都不要說對不起。」
季夏喬的眼神很堅定，余偉麟笑了笑：「季夏喬果然是季夏喬，自我、倔強，這麼多年都沒有變。」
「人怎麼可能不變？是你沒有發現而已。」
小巴經過科發道，沒有人叫停，余偉麟連忙說：「妳到站了，快叫有落。」
季夏喬按住他：「我最近不在家裏住，待會兒我在總站下車，轉東鐵去嫲嫲家。」
余偉麟有點驚訝，問：「和爸媽吵架了？」
「嗯。」
「因為謝我？」
季夏喬反問他：「你為甚麼都能猜到？」
余偉麟眨單眼一下，得意地說：「因為我是妳的青梅竹馬。」季夏喬被他逗樂得哈哈大笑。
小巴開得很快，轉眼便駛過大大小小的街道。
「蘭開夏道有落。」
季夏喬聞聲才注意到車外的街景。
「你該下車了。」她說。
「對，我是時候下車了。」余偉麟說。
季夏喬低着頭，沒有看他：「你走那天我就不來送你了。你自己一個人要好好的，我祝你幸福。」
余偉麟泛起微笑，道：「妳也是，妳一定要比我更幸福。」
小巴煞停下來，余偉麟站起身，甚麼都沒有說便下車。
從來先下車的都是季夏喬，但這次她的終點變了，一切都變了。季夏喬看着路壆上的余偉麟，他站在那裏目送她，誰都沒有把「再見」說出口。因為他們都知道，到站了就該下車，緣份盡了就該放手。
———————
五月，校園裏開滿了白玉色的七里香，操場旁邊花圃裏的七里香尤其茂盛。喬依蹲在那裏一直看着，直到季夏喬上前找她。
「在看甚麼？」季夏喬問。

喬依只說：「七里香。」目光沒有離開過它們。
季夏喬也看了看花兒們：「以前種的好像不是這種花。」
「知道七里香的涵義嗎？」喬依問。
季夏喬搖搖頭，喬依便說：「我是你的俘虜，心甘情願地成為愛的囚犯，直至愛情逝去。」喬依輕笑一聲，那卻更像是自嘲。
此時，陳星跑了過來：「快輪到我們班拍畢業照了，趙媛叫妳們快點回禮堂。」
季夏喬回頭看看他，喬依依舊蹲在那裏一動不動。陳星和季夏喬對望一下，誰都不願意再催趕喬依，彷彿多說半句都是一種打擾。過了好一會兒，喬依終於站了起來，她抬頭看着天空，靜默許久才笑了笑：「這樣的藍天白雲真好，滿地的七里香真好，穿着校服的大家真好，十七歲的大家真好。」
自從看見莊雅清挽着嚴一龍的手，喬依便很少說話。明明那天她很想走上前告訴嚴一龍，沒有他十二月二十五日再無意義；明明她想向他坦白，她忘不了他；明明她終於下定決心擁抱屬於自己的幸福；明明他們都深愛着對方。
儘管喬依的臉上掛着燦爛的笑容，季夏喬卻只看到她眼角那顆淚珠。季夏喬不知道應該說甚麼，她只知道記憶中的喬依從不流淚。
————————
九月一日，新學年開學日。大學尚未開學，謝我和陳星以優異畢業生的身份回母校與學弟妹分享，季夏喬也一同回去，順道探望老師們。講台上的謝我依舊從容自若，說的一字一句都充滿自信，身上彷彿散發着光芒，季夏喬看着他不自覺地入了神。
站在她身旁的趙媛說：「妳看謝我的眼神依然沒變，還是專心專意，眼裏有光的。」
季夏喬難掩驚訝，更有點慌張。趙媛淺笑道：「我早就看穿了，只是裝作不知道。」
季夏喬噓聲示意趙媛保守秘密，趙媛卻說：「現在你們都畢業了，都要踏進屬於自己的人生路，好多事都不用再受規範，包括愛情。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自己掌握、自己負責。」
季夏喬說不出自己領悟到甚麼，卻又覺得明白了甚麼。季夏喬笑一笑，心裏有種莫名的滿足感。她不知道原因，或許在未來的路上她會找到答案。

————————正文完————————

番外・回憶·時光

DSE放榜日，瑪嘉烈中學誕生了史上第二位DSE狀元，余偉麟終於超越謝我，重回第一名的寶座。謝我和陳星也成績優異，分別取得四十七與四十六分。相比之下，季夏喬的四十一分顯得毫不顯眼。喬依雖然有二十二分，卻因英文只有二而達不到入讀大學的資格。眾人都以為她會到外國升學，她卻選擇留在香港讀設計。喬依沒有說，但季夏喬知道她捨不得喬一風。
後來，喬依在江林的送別party中才知道，嚴一龍和莊雅清早已分手，二人在一起的日子只有短短一個月，提出分手的是嚴一龍。但一切都太遲了，就在喬依得知這件事的前兩天，嚴一龍已經離開香港到美國留學。喬依沒有怨天意弄人，因為她知道上天早已給予她一次又一次的機會。自己親手推開的幸福，怨不了任何人。

九月炎熱天，新聞與傳播學院外站着一個如冰塊般男生，路過的人都忍不住瞧一眼。照理說，謝我這種既高大，長相又不差的男生應該很受女生歡迎。大一新生營的時候，人人都說中文系來了個一米八的帥哥，然而謝我冷皓的眼神把慕名而來的女生一下子全嚇跑了。
季夏喬背着背包衝出書院門口，看見謝我連忙道歉：「對不起，和同學聊久了，要你久等。」
謝我端正站姿，一臉從容：「沒關係，等女朋友多久都是應該的。」
季夏喬被甜得止不住笑容，向謝我遞了手。謝我自然懂她的意思，伸手便拖着她。
中大的落山路說短不短，說長不長。謝我習慣在校內以單車代步，而校外就用電單車。季夏喬坐在後位，雙手環抱着謝我，二人彷彿回到在瑪嘉烈上學的時光。

能讓謝我緊張的事寥寥可數，與季夏喬的父母見面是其中之一。為此，他在超級市場裏逛了很久，考慮着到底該買甚麼作見面禮。送水果沒新意，朱古力沒誠意，曲奇餅太敷衍謝我從未想過，自己會為了這種事而傷腦筋。他寧願面前的是條數學題，又或者是歷史人物功過評價，畢竟對他而言，與學習有關的事都不是事。
最後，季夏喬替他拿主意買了盒花菇，謝我才知道在送禮學問中，海味是最穩當的選擇，他只恨學校和老師們沒有教他這些實用的知識。
唐倩收到見面禮就猜到，花菇是季夏喬拿主意買的，但她沒有說穿，客氣地送了一盒蝦米作回禮，謝我的心裏只想了一句：這次該送甚麼作回禮才對？
整頓晚餐很是和諧。季家一家六口和謝我，七人八個菜一個湯，白飯任裝。季四海作為季家唯一的男性，便擔負起對外溝通的工作。學習情況、家庭關係、人生志向季四海通通都與謝我交流一遍，謝我的回答也很是很體，直到唐倩開口，謝我便開始碰上釘子。
「你覺得自己憑甚麼能讓我接受你當我女兒的男朋友？」
唐倩的語氣不輕不重，不是質問，像是忽然想起隨口一問。謝我也沒有慌，徐徐道：「就憑她喜歡我。」
謝我的答案令面前的一家六口都呆住了，招架不住。誰又能料到謝我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後來季四海與唐倩說起謝我，季四海都會說：「這個小子挺有趣的。」
唐倩也會說一句：「我們女兒的眼光還算可以。」
彷彿誰都忘記了，當初因為「戀愛」二字，季家上下被鬧得人仰馬翻。

十一月，謝我、季夏喬、陳星和喬依相約結伴回瑪嘉烈出席校友重聚日。珊珊來遲的陳星跑出鐵路站，上氣不接下氣的。喬依拿出手機把他拍下，對季夏喬說：「『港大法律生遲到30分鐘
狼狽飛奔搶閘而出』，有圖有標題，妳可以拿去交功課了。」
季夏喬笑着說：「這樣無聊的報道，誰會感興趣？」
陳星瞟喬依一眼：「這裏是九龍塘，港大在薄扶林，路程很遙遠。我剛下課便趕過來，體諒一下我好嗎？」
喬依做個鬼臉，說：「不好。」

「妳真的很討厭。當日妳為甚麼沒有去外國讀書？這樣我就不用見到妳了。」陳星說。
喬依得意地笑：「我留下來就是為了讓你看不順眼，你越不快活我越開心。」
站在一旁看着二人鬥嘴吵架的季夏喬笑了笑，她忽然很想念從前的時光。
校友聚會後，謝我和陳星因為應屆優異畢業生的身份被校監請到禮堂拍照留念，其餘的舊生和老師們都在操場聊天。在聚會上遲到的楊凱明靠坐在籃球架，季夏喬見他獨自一人便走上前。
「沒想到你會來。」季夏喬說。
楊凱明看看她：「也對，校友聚會都是成功者的舞台，我這種失敗者怎麼好意思硬着臉皮來湊熱鬧？」
「你明明能考上大學，是你自己選擇不讀而已。更何況成功失敗只是一種說法，誰有資格定義別人是否成功？」
楊凱明笑說：「幾個月沒見，季夏喬學會講大道理了。」
季夏喬懶得理他是讚是諷，反正她早已習慣了。她問：「江林在加拿大過得還好嗎？」
「天天吃喝玩樂，能不好嗎？」楊凱明又喃喃道：「他自己倒是過得開心，把妹妹留下來讓我看顧。」
「人家有父母，用得着你照顧嗎？」季夏喬反問。
楊凱明開口想說甚麼，卻又停住了，想了想才說：「不說了，說了妳也不會明。」
季夏喬沒有問下去。她環顧操場上的舊生，說：「我們這屆畢業生不知不覺地走了一個又一個，嚴一龍、余偉麟、江林，不知道他們是否都過得好好的？」
「昊哥呢？妳不想知道他過得好不好嗎？」楊凱明的問題讓季夏喬靜默許久。
「我希望他能過得好。」
楊凱明又問：「那把鎖匙呢？妳把儲物櫃打開了嗎？」
季夏喬搖搖頭：「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
那些回憶、那些事，既已鎖上，又何必回頭？

————————全文完————————